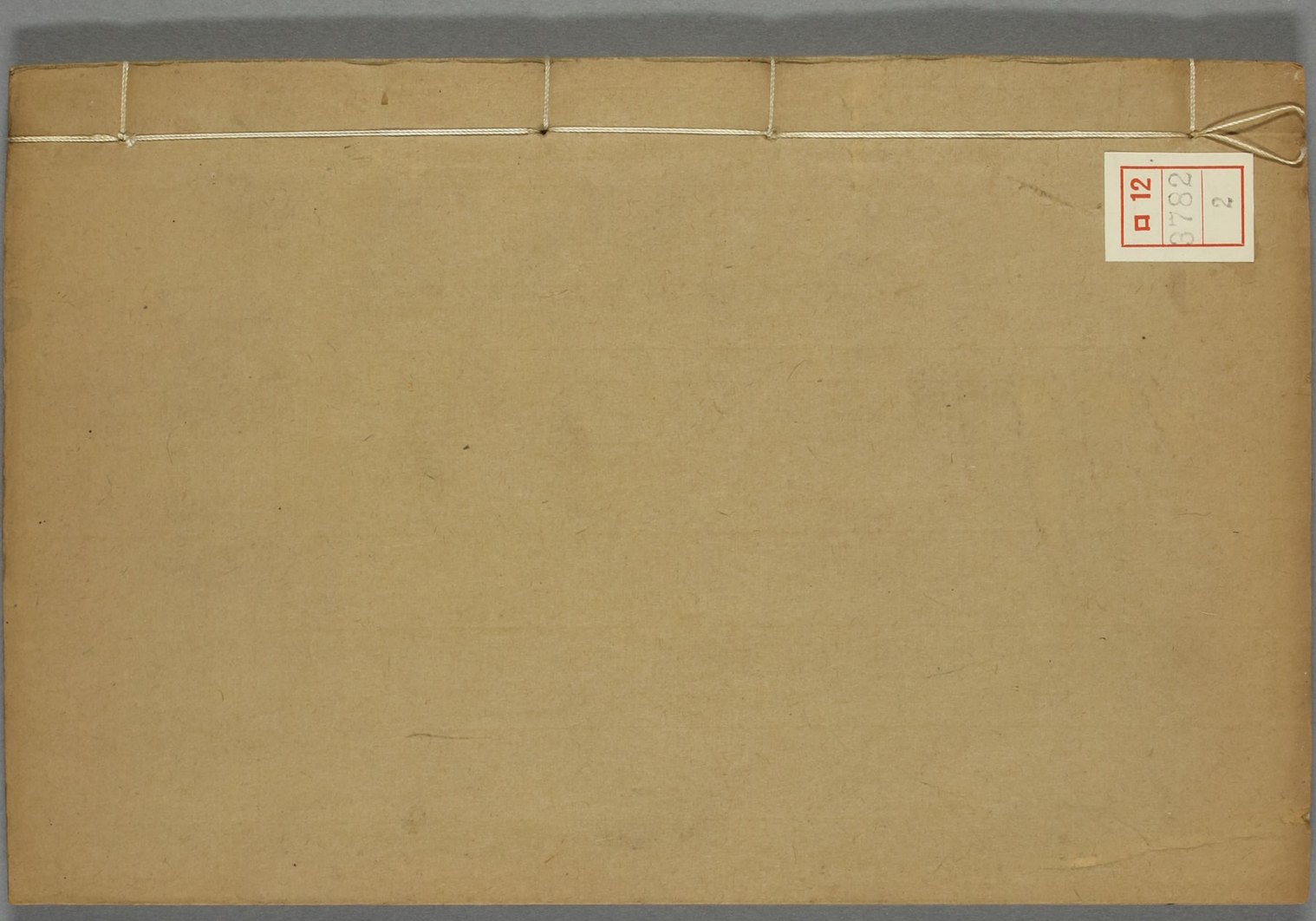
12
2878
2

H12
3782
2.

儀禮正義卷三

鄭氏注

受業江寧楊大堉補

士昏禮第二

鄭目錄云士娶妻之禮以昏爲期因而名焉必以昏者取其陽往而陰來日入三商爲昏昏禮於五禮屬嘉禮第二

疏正義曰昏嚴本作昏唐石經作昏說文日冥也从日氏氏者下也段氏玉裁注字从氏省爲會意絶非从民聲爲形聲也唐人作五經文字乃云緣廟諱偏旁隼式省从氏凡泯昏之類皆从氏以昏類泯其亦偪矣今案據此當以作昏爲正从民作昏非也或加女旁作婚亦俗體耳娶釋文作取陽上釋文有取其二字羣書拾補云三禮考注同今據增臧目錄本陽上有取字昏禮昏下無禮字○鄭云士二十而冠冠而後娶故昏次於冠也故氏曰此篇主言士之適子娶妻之禮儀禮釋官云案此篇主言士之昏禮亦兼已仕未仕者言大夫無冠禮而有昏禮鄭氏謂大夫或時改娶也士取妻之禮者鄭以此篇主言士禮亦有其禮今皆亾耳云以昏爲期因而名焉者下經云期初昏陳三鼎

<99-868>

于寢門外又記云凡行事必用昏昕注用昕使者用昏
婿也案昏禮有六一曰納采二曰問名三曰納吉四曰
納徵五曰請期六曰親迎自納采至請期五禮皆遣使
者行之必用昕者賈疏謂昕即明之始君子舉事尚早
是也壻之親迎則用昏故注云用昏壻之隆殺不同而
因名其禮爲昏禮自天子以下禮也殺親迎用昏名
昏則同故禮記哀公問言天子諸侯親迎之禮曰大昏
周禮大司徒言聚萬民之攷曰多昏是上下皆名昏也
云必以昏者取其陽往而陰來者三禮札記云晝爲陽
夜爲陰昏是陰陽交接之時故云取其陽往而陰來也
白虎通云所以昏時行禮何示陽下陰也昏亦陰陽交
時也云日入三商爲昏者賈疏云商謂商量是漏刻之
名故三光靈曜亦日入三刻爲昏不盡爲明案馬氏云
日未出日娖後皆云二刻半前後共五刻今云三商者
據整數而言其實二刻半也惠氏棟云三光靈曜當作
考靈曜今案周禮司寤疏云日入三刻爲昏不盡三刻
爲明則不盡下當有三刻二字禮經釋例云王氏應麟
曰詩正義云尚書緯謂刻爲商夏文莊蓮蓉漏銘五夜
持宵三商定夕蓋取此蘇子美亦云三商而眠高春而
起義與賈疏同皆作商量之商讀如式羊切阮侍郎元

云三商日入後計刻漏之數商算至三次也今籌算法
有初商再商三商之制古法或與之同考士昏記凡行
事必用昏昕昏昕者即今之曚影限也以時憲術考之
大陽未出之先已入之後距地平一十八度皆有光以
一十八度爲曚影限然北極出地有高下大陽距赤道
有南北故曚影刻分隨時隨地不同其隨時不同者二
分之刻分少二至之刻分多也隨地不同者北則刻分
愈多愈南則刻分愈少也若北極出地五十度則夏至
之夜半猶有光參南至赤道下則二分之刻分極少而
二至之刻分相等赤道以南則反是占人推步之術甚
疎不論何地何時皆以二刻半爲昏昕之僕其說今不
可復用矣云昏禮於五禮屬嘉禮者詳士冠禮目錄下
褚氏寅亮云杜佑謂康成主男必三十二十言其極耳
今案三十二十而嫁娶者周官掌萬民之判眾庶之禮
也左傳十五而生子國君之禮也又鄭氏嫁娶大夫姊
之長殤士大夫之禮也喪服經有爲夫之昆弟之子婦
夫之禮也左傳十五而生子國君之禮也又鄭氏嫁娶
必以仲春王肅以爲秋冬嫁娶之時孫卿曰霜降逆女
冰泮殺止家語霜降而婦功成嫁娶者行焉冰泮而農
桑起昏禮殺於此束晳云春秋二百四十年天王娶后

魯女出嫁夫人來歸大夫逆女自正月至十二月卷不
以得時失時爲衰貶何限於仲春季秋以相非哉士昏
禮請期辭曰惟是三族之不虞卜得吉日便相配合先
賢以時月爲限恐非至當說似圓通然三十娶二十嫁
之文不特見于周官即曲禮內則諸文亦彰彰可據白
虎通云男三十筋骨堅強任爲人父女二十肌膚充滿
任爲人母合爲五十應大衍之數生萬物也是也自春
秋時風俗媮薄有不待年而即恣欲者于是不得已乃
遷就爲早昏之禮以杜其漁色之端禮之本義豈若是
乎又嫁娶必以春者白虎通曰天地交通萬物始生陰
陽交接之時故仲春之月令會男女其文見於周官二
月綏多士女其文見於大戴禮夏小正士如歸妻迨冰
未泮其文見於邶風今舍經不從而信荀卿王肅等言
祇見其惑已又曰娶妻不先告廟者示不必安也蓋因
昏禮篇無告廟之文耳然左傳楚公子圍娶于鄭之辭
曰圍布几筵告于莊共之廟而來明言告廟矣陳氏禮
書謂既納采問名然後歸十於禰既十然後納吉當在
告廟之日遂引卜以爲十昏之命還乃卜以爲十昏之
云禮逆婦必先告祖廟而後行鄭忽先逆婦而後告廟

故曰先配而後祖正義引鄭司農以配爲同牢合也先
合而後祭祖無敬神之心故曰誣其祖孔氏詆鄭而從
杜其實告廟而後行與同牢禮皆無其文毛氏奇齡云
昏義壻至主人几筵于廟而拜迎于門外入廟行事則
婦至可知矣又納采禮婦家俱告廟行事歷載士禮婦
家行事皆不載矣而白虎通天子禮各不同恐亦周旋
之說耳吳氏廷華云篇內器服之屬無一定之等如用鳩爲大夫之摯墨車爲大夫
之車其餘如爵弁與禁又俱爲士禮注以墨車爲攝盛疏以女從顓褕爲假盛謂若以攝盛言則車服等俱
應從大夫禮胡又有攝不攝之分則攝盛特說經者不得已之辭耳又云器服等不過鐙舉士大夫禮以爲之
準俾行禮者得六禮大節所在奉而行之餘則各引其分而爲之具聖人制禮大略如此方氏苞云親迎其
義大昏以爲期蓋必已成夫婦而後可見于舅姑若早至而不見所尊則嫌于慢故必近夜爲宜案納徵疏云大夫
無冠禮而有昏禮若試爲大夫及幼爲大夫者依士禮改娶者大夫昏禮玄纁及鹿皮則同于士若五十而爵改娶者

餘有異者無文以言也記云無大夫冠禮而有其昏禮此篇是也疏以爲試爲大夫及幼爲大夫者依士禮恐非周禮疏亦有改娶之說大抵皆因曲禮三十壯有室五十命爲大夫服官政故作此周旋耳萬氏充宗云先王之制仕者世祿不世官以思卿之子孫卽食卿之祿大夫之祿卽食卿大夫之祿既食卿大夫也大夫之有昏禮曷爲此不祥之目哉其說頗爲近之卽大夫氏尚未攷此篇之卽大夫昏禮耳

昏禮下達納采用鴈達通達也將欲與彼合昏姻必先使媒氏下通其言女氏許之乃後使人納采而用鴈爲摯者取其順陰陽往來詩云取妻如之何匪媒不得昏必由媒交接設紹介皆所以養廉恥疏正義曰徐本通典集釋要義楊氏注無達字及納采而三字○褚氏寧亮云朱子謂下達二字爲用鴈而發言士庶皆得用鴈攝盛之意也如此則宜云納采用鴈下達文義與三年之喪而啟口卽云下達古人立言恐不若是仍當主使媒下通自天子達同方順今無上事其言之說至用鴈之文注與六摯絕不相涉若云士許用大夫之摯以攝盛則天子諸侯大昏合二姓之好以爲宗廟社稷之主何反降用大夫之所執乎又案白虎通云用鴈者取其隨時南北不失其節明不奪女子之時也又取飛成行止成列明嫁娶之禮長幼有序不相踰越也沈氏形曰下達下字當去聲讀如尚易男下女之下蓋自請期以上皆壻父下女父之事故文在家壻父未有不爲之下者故使媒氏下達乃壻父自下之始也注云將欲與彼合昏姻必先使媒氏下通其言女氏許之乃後使人納采擇之禮者周禮地官有媒氏職諸侯之國亦有媒氏傳通男女使成昏姻也云用鴈爲摯取其順陰陽往來者江氏筠讀儀禮私記云方氏苞疑指爲舒鴈夫鴈不再偶是以取之蓋郊特牲所謂一與之齊終身不改之義也舒鴈則無所取矣盛氏世佐云士昏事當用雉而雉不可生致故舍雉而用鴈記云摯不用死是也引詩者證須媒氏下達之義也云昏必由媒交接設紹介者五禮自納采以下皆使往是交接設紹介也云昏所以養廉恥者孟子曰不待父母之命媒妁之言則父母國人皆賤之曲禮曰男女非有行媒不相知名坊記曰男女無媒不交說文云媒謀也謀合二姓也妁酌二姓之稱凡此皆所以備禮通情養成男女使係其廉恥也主人筵于戶西

西上右几 主人女父也西上右設几神不統於人席有首尾（疏）正義曰女家將受納采之禮先設神坐乃受之韋氏協夢云設筵者雖非主人而主人必親莅之故以主人立文也褚氏寅亮云女父在故以主人若父祖俱叙則有事於宗子之廟而以宗子爲主人孔氏穎達訓女家每事告廟則男氏將行六禮必皆告廟不徒卜而已其說似女氏可不問卜者然攷左傳懿氏卜妻敬仲其妻占之曰吉又晉獻公筮嫁伯姬于秦遇歸妹之睽則卜筮皆用矣堉家亦惟納吉請期有卜他禮則否士用漆凡是時主人及擯者立位與冠禮同吳氏廷華云戶西即牖之東蓋堂之中也賓戶室戶也至南鄉牖在西戶在東戶也　注云右設几者几神所憑也人道東上而左几此神道也東上而右也帝有首尾者上其首也西上取地道尊右之義西方金大夫記浦筵萑席皆卷自末是也

使者玄端至 使者夫家之屬若羣吏使往來者玄端（疏）正義曰玄端禮服使者以贋往來者玄端士莫夕之服又服以事其廟有司緇裳（疏）正義曰玄端禮服士莫夕之服吳氏廷華云此使者當是周禮媒氏男父使來納采故曰使至奉男父命至門外也莫夕之說非已見士冠禮又冠禮止言贊者與贊冠而不言其爲何如人其以贊冠爲降主人一等者特注說耳此疏竟以彼注爲經謬矣至云主人是下士屬是不命之士尤謬據周禮典命公侯伯之士一命子男之士不命如賈說是大國上中下士之外又有不命之士小國不命之士不顯與典命經文悖乎據下記士士以上又有上中下士之受皮疏云此不命府史之等與子男不命者別又以既夕禮士受馬爲胥徒不知何據要之使者是媒氏不可以屬吏言也且下賓升疏以此爲賓主敵則又何屬之可言盛氏世佐云使者亦士也故玄端服士冠禮擯者及贊者皆服玄端是也云有司緇裳者賈疏云士惟有三等之裳玄緇裳黃裳裼裳此云緇裳即玄裳矣

擯者出請事入告 猶問也（疏）正義曰敖氏云賓之將命者入告擯者告主人之所戒速而來者則有請事之禮凡請事而不必事雖知猶問之重愼也　注云禮不必事雖知猶問之賓非主人告東面大夫士之禮也擯者當是私臣將命者前已有媒氏通言今使者在門當知有昏事而猶問之故曰重愼也

主人如賓服迎于門外再拜賓不荅拜門外大門外不荅拜者奉使不敢當其盛(疏)正義曰張氏爾岐云當亦如士冠禮主人迎賓主人西面賓東面此時賓自執鴈凌氏廷堪云凡迎賓主人敵者則迎于大門外士冠禮賓立于外門之外主人迎出門左其賓注謂主人之僚友其主人注謂將冠者之父兄士相見禮主人出迎于門外此賓主人皆士士昏禮納采使者至主人迎于門外注門外大門外又親迎壻至于門外注婦家大門之外又云主人玄端迎于門外以賓客接主人注謂女父也此主人尊者而迎于大門外以賓客接之故盛其禮也又士昏記不親迎壻見主人出門左西面壻入門東面注出門出門者異於賓客也此又殺於親迎成主人之尊也注云大夫士惟有兩門寢門大門而已門外大門外者賈疏云大夫士惟有兩門寢門大門外可知廟在寢門外之東此下有至于廟門明此是大門外可知也云不荅拜者奉使不敢當其盛禮者吳氏廷華疑義云主人再拜者亦西面拜辱使者爲男氏納采不敢當賓禮故不荅拜非卑之謂也賈疏謂士卑無君臣之禮故不荅拜非也揖入至于廟門揖入三揖至于階三讓入三揖者至內霤將曲揖既曲北面揖當碑揖(疏)正義曰注云入三揖者至內霤門內霤也霤屋檐滴處云將曲揖既曲北面揖當碑揖者賈疏云凡入門三揖以其入門賓主各至當塗北面相見故亦須揖至將欲相背故須揖賓主各至當塗北面相見故亦須揖敖碑碑在堂下三分庭之一在北是庭中之節故亦須揖敖氏云與賓揖先入也揖入之後亦每曲揖不著之者此與上篇皆士禮其同可知庭一在北賈疏本下記言之不知彼原非中庭此注明言當碑不當取以爲證主人以賓升西面賓升西階當阿東面致命主人阼階上北面再拜阿棟也入堂深示親親今文阿爲庪(疏)正義曰褚氏寅亮云賓降等者一等大夫升面卿大夫與客讓登主人先登客從之皆賓主敵而主先升之證先升者道之也道之故曰君命也燕禮大射禮宰夫爲主人以辭正主故賓先升考之禮無賓主俱升法賈疏似失之注云阿棟也者胡氏承珙云考工記門阿之制五雉注阿棟也鄉射記云制五架之屋正中曰棟次曰楹前曰庪鄭以棟訓阿者非謂棟

有阿名謂屋之中脊其當棟處名阿耳阿之訓義爲曲說文阿一曰曲阜也其在宮室則凡屋之中脊其上穹然而曲其曲處則謂之阿棟隨中脊之勢亦起其下必卷然而曲其有卷然穹然之形故易於棟言隆禮卽以棟爲阿考工記般人四阿重屋注四阿若今四柱屋又王宮門阿之制五雉疏云謂門之屋兩下爲之其脊高五丈夫屋有四柱兩下必皆於中脊分之則阿爲中脊卷曲之處明矣中脊者棟之所承故鄭以當阿爲當棟也此經云賓當阿東面致命主人阼階上北面再拜程氏易田云主人在阼階上接賓賓乃獨入堂深而至於棟賓主不相對於授受行禮不便故知阿當在楣而不在棟按古人所稱東階上西階上者必非僅指階前數尺之地焦氏循謂兩楹在楣棟之間東楹之東面楹之東面自階至房戶之前通可謂之階上引燕禮小臣設公席于阼階上面鄉而其下又云樂正由楹內東楹之東告于公以此爲自階至房戶前皆名階上之證其說甚確然則此納采之賓當阿東面主人阼階上北面本不甚縣絕況賓致命之後主人再拜之時賓必還辭不荅拜淩氏廷堪云凡爲人使者不荅拜士昏禮納采授則此賓致命後退至楹間主人拜後亦從阼階上至楹間則此賓則鴈略用聘享授玉授璧之例拜時使者當亦三退負序然

故經云授于楹間南面無嫌於授受不順也今文阿爲庪者卽說文之𠂤字厂部𠂤仰也从人在厂上一曰屋棳也秦謂之榱齊謂之𠂤楚謂之梠然則𠂤與檐一物庪卽𠂤亦屋檐之名鄭於聘禮公側襲受玉于中堂與東楹之間注入堂深尊賓事也及此經皆取入堂深爲義故不從今文蚳按主人授于楹間明爲合好其節同也南面竝授也

疏正義曰程氏易田云云楹間著東西之節案公食大夫禮若不親食使大夫致之豆實實于簋實于簋陳于楹外簋實于簋陳于楹內兩楹間者總謂簋簋益楹內楹外著南北之節楹間著東西之節不知者乃謂楹內楹外楹間是三處其故在誤解楹間爲南北之節謂其處必正當兩楹案聘禮階上授受東面之節有四法一爲賓主雖敵體在兩楹間賓面卿受幣于楹間是也一爲賓主雖敵體而所趨者君命則在堂中西鄉歸饔餼于聘賓受幣堂中西面賓問卿堂中面是也一爲賓臣主君則直趨君位當東楹公禮賓受幣當東楹是也一爲賓主雖君臣而所執者君之器則在中堂與東楹之間聘賓致命公側襲受玉于中堂與東楹之間是也以上四事若

以楹爲南北之節則必不能出而在楹南矣于楹間堂東堂面三者非可言而於所謂堂東楹者亦謂其不在楹南乎此可決授受之節當楹間也朱大韶云疏以經云南面不辨賓主故知南面並授也聘禮歸饔餼節大夫東面致命賓降階再拜稽首大夫辭升成拜受幣堂中西北面賓大夫東面賓致幣大夫對北面當楹再拜稽首受幣于楹間南面注賓北面授尊君之使又賓問卿節大夫受幣于中西北面賓面卿節大夫受幣堂中西北面注於楹間南面注賓亦振幣進北面授經三云楹間南面注於聘禮則以爲訝受疏通之曰雖是敵者于賓云並授於聘禮則以爲訝受疏通之曰雖是敵者于兩楹之間或有訝受者皆是相尊敬之法此大夫南面賓北面雖是敵體尊大夫故訝受案聘禮注是也曲禮記雖云卿與客並然後受而禮經固無並授受法惟聘禮宰執圭同面坐繅以受命既述使者執圭垂繅北面上介執璋屈命同面授上介聘畢歸使者受圭同面坐繅以受命既述使者執圭垂繅北面上介執璋屈繅自公左授使者執圭垂繅北面上介執璋屈繅立于其左宰自公左受玉此同面相授受也蓋於君前皆北面故授由其右受由其左其餘無同面者公食大夫禮公授宰夫束帛以侑賓賓受束帛當東楹北面賓北面受則公南面授可知聘禮賓覿振幣進授當東楹北面賓北面受則公南面授可知歸饔餼與問卿皆奉其君之命而致

公幣也故受於堂中之西而北面與受於公所同賓使者與面卿私幣也故受於兩楹之間而南面賓與卿體敵不南面授者禮固無並授受法也此使者奉其主人之命來納采不南面授者嫌於君使於大夫同也言受者南面則授者北面可知授當爲受字之誤也文承主人再拜下自然言主人受不當言使者授聘禮諸條皆主受者言其例自明鄭不審授爲受之譌故以南面屬之使者解爲並授與聘禮注異耳又案禮於授受之節或東面面或南北面賓主相對經並不言訝惟聘禮醴賓公東南鄉外拂几三卒進西鄉賓進訝受几也又賓執故賓前迎受几于筵前進猶前也訝迎也公前就賓訝受馬公會大夫禮從者訝受士蔥出從者前迎受之故於上介言受獨於從者言訝受士蔥從者在上介之後賓禮下篇若無器則梧受之蓋賓東面主人面宰在主人之北由此而西南必稍前受之故亦言訝惟此四處言訝則訝受與對面相授受者義亦別但相傳以爲訝受耳

注云南面並授也者盛氏世佐云凡堂上授受摯幣之法主人尊則近東楹賓尊則近西楹賓也此使者卑於主人而用之禮也敵禮者以其奉壻父之命故也

賓降出主人降授老膺 老羣

吏之尊者疏正義曰注云老羣吏之尊者吳氏廷華云老卽家臣之長注以老爲羣吏之尊者蓋
卽上文屬吏說似未確又士冠禮賓出主人送于廟門外
此亦當然也案授老賓後不見有還賓之儀疑主人旣授
老賓老卽以授賓將命者下文賓執賓卽前所執之賓也
經不言還賓文不具耳敖氏云授賓於階下旣則進立於
中庭

右納采

擯者出請不必賓之事可知故出請也賓執賓請問
名主人許賓入授如初禮問名者將歸卜其吉凶古文禮爲醴疏正義曰諸氏寅亮云
記面面對注云對賓以女名則孔穎達以爲問母姓者然矣問名而以誰氏問不敢斥言也主人則直對以三月之名此亦與卜得吉日而先請期於女氏之意同所謂小讓如僞吳氏廷華云據內則三月之名合男女言則女固有名女何氏則父之氏耳但未有已納采而猶不知其氏者疏云婦人不以名行明本不問三月名其說較勝敖氏云

初禮三揖以下之儀也此雖侯於中庭亦有三揖與聘禮同

右問名

擯者出請賓告事畢入告出請醴賓此醴亦當爲禮疏正義曰此下至送于門外主人禮賓之事又請者不敢必賓事則可以出矣不出者其擯者留之之無敬之至賓告事畢則可以致殷勤也敖蔡氏德晉云凡行重禮者事畢必醴之以其降等也若敵氏云醴與醴子之醴同擯者請醴賓亦以禮擯者則主人自請之注云此醴亦當爲禮禮賓者欲厚之者賈疏云士冠禮賓爲醴字彼已破從禮故云亦此以醴酒醴賓不從醴者以大行人上公再祼而酢侯伯一祼而酢子男一祼不酢及以酒禮之用齊禮之皆不依酒醴爲名皆取相禮故知此醴亦當爲禮之義也吳氏廷華云注因司儀王用罍禮賓不言罍而言禮是亦理之可通者若賈疏謂凡言禮者皆是上下之辭且與儐字別則卿大夫所謂以禮禮賓之又何說耶據士冠禮主人戒賓注以賓爲主人之僚友冠畢則禮賓是敵者亦曰禮不得以上下爲說至謂聘禮卿亦云無擯者案彼

經聘享之後賓朝服問卿受幣無擯彼注以辭君爲訓蓋賓與卿名位相敵所謂無擯正敵者曰擯之謂也但彼經問卿只言擯未嘗言禮則賈疏得有擯禮兩名之說又未可信矣賓禮辭許禮辭一辭疏正義曰不言擯入告可知賓亦就次云一辭而許者醴賓之常法案賓禮辭許者亦謂其爲使而醴之與平時饗之事不同也

主人徹几改筵東上側尊甒醴于房中

徹几改筵者鄉爲神今爲人側尊於房中亦有筵有籩豆如冠禮之設疏正義曰校勘記云陸氏云鄉本又作鄉案鄉正字鄉今之向字注云鄉爲神坐易他席而布之徹几亦易他几云改筵改西上而東上也爲人設於後授賓也張氏爾岐云側尊亦言無玄酒者醴象大古則東上者統於主人也云側尊亦言無玄酒也云亦有筵有籩豆如冠禮之設者此下云又云贊者薦脯醢則有籩之等皆無玄酒也云贊者酌醴加角柶明有筵盛之籩豆可知但冠禮尊在服北南上故云側尊與筵亦南上故云如冠禮之設也韋氏協夢云徹則此尊與改皆有司爲之云主人者亦謂主人親涖其事耳

主人迎賓于庿門外揖讓如初升主人北面再拜賓西階上北面荅拜主人拂几授校拜送賓以几辟北面設于坐左之西階上荅拜拂拭也拭几者尊賓新之作枝○賈疏云如初升者如納采時三揖三讓也主人拂几者案有司徹主人西面左手執几縮之以右手推拂几三二手橫執几進授于尸者則內拂之凡授几之法卑者以兩手於几閒執之授受皆然受時或受其足或受於手以兩手橫受之及其設之皆旋几縱執乃設之於坐南北面陳之位爲神則右之爲人則左之不坐設之者几輕故也敖氏云復迎之禮更端也主人拜至賓荅拜爲己也凡所以安體賓雖不隱几主人猶進之崇優厚也凡校未詳以有司徹執几之法推之則校者其謂左廉歟云以几辟者嫌辟時或釋几也凡自敵以下其於拜者皆辟經不盡見之也左之在席上之東也設几於左便其右也授几於筵前

面面拜送亦於阼階上北面吳氏廷華云賈疏謂昏禮有相親之義案拜至特主人敬賓之意並無相親義若云相親則聘禮何嘗不是親睦聘禮私覿拜至則醴賓亦當拜至文省耳若云不相親故不拜則豈有不親於醴而又獨親於賓主不敵之禮又此疏賓主不敵而其言拂几也則曰敵且尸尊主卑既以有司徹爲外拂又據聘禮謂卑於尊者內拂前後矛盾經明言授校其爲兩手執之可知乃又轉一說曰昏禮異於餘禮豈不支離又云此言先授後拜則主人既授而拜几方在客手不能荅拜故必設几後乃荅至受醴時主方執醴故賓先拜受賓受後主人始拜送情理不過如是賈疏忽如是經賓本卑乎鳥得傳會其說則注云校几足古文校爲枝者胡氏承珙云校蓋骸之俗字說文骸脛也與既夕禮注校脛也訓同祭統夫人執校注校豆中央直者也豆有足故士昏注以校爲几足也古文作枝者四體謂之四肢說文肢或作肢格也几之有足猶人之有四肢故校亦謂之枝歟鄭以肢兼手足骸則專於足脛故不從古文

贊者酌醴加角柶面葉出于房

贊佐也佐主人酌事也贊者亦洗酌加角柶覆之如冠禮矣出正義曰迎受釋文房南面待主人迎受古文葉作揲疏引釋文从手各本注疏聘禮公食大夫禮从木既夕禮从手未知孰是說文無捂字有牾字訓逆也既夕疏云捂還也牾之俗體而捂又其段借通用也還逆二義相近疑捂卽牾之或體古文作枝者四體謂之四肢說文骸脛也與既夕注校脛也訓同祭統夫人執校注校豆中央直者也豆有足故士昏注以校爲几足也古文作枝者胡氏承珙云校蓋骸之俗字說文骸脛也與既夕注校脛也訓同祭統夫人執校注校豆中央直者也豆有足故士昏注以校爲几足也古文作枝者四體謂之四肢說文肢或作肢格也几之有足猶人之有四肢故校亦謂之枝歟鄭以肢兼手足骸則專於足脛故不從古文

贊者酌醴加角柶面葉出于房

贊佐也佐主人酌事也贊者亦洗酌加角柶覆之如冠禮矣出正義曰迎受釋文房南面待主人迎受古文葉作揲疏引釋文从手各本注疏聘禮公食大夫禮从木既夕禮从手未知孰是說文無捂字有牾字訓逆也既夕疏云捂還也牾之俗體而捂又其段借通用也還逆二義相近疑捂卽牾之或體古文作枝者也盧文弨曰陸捂授二字誤今案公食大夫禮及既夕經既有捂受之言張氏引既夕乃作捂授又引玉篇捂受也捂授謂授其所受也鄭於既夕注云謂對相授不委地則經似當作授則張說不爲無據而此處釋文授字亦未必譌也○淩氏釋例云士冠側酌醴加柶覆之面葉又賓醴冠者賓禮冠者贊者洗于房中西拜受觶士昏禮女父醴婿于戶東加柶面枋冠者筵西拜受醴使者贊者酌醴加角面葉出于房主人受醴面枋筵前北面葉以授醴者所以然者醴者尊不自酌必由酌醴者授之凡訝受皆對面相授受酌醴者面葉以授醴者則醴者始得面枋以授受醴者受之乃得前其葉以扱醴而祭也士昏禮舅姑醴婿贊者酌醴加柶面枋出房席前北面婦東面拜受此則酌者徑授受醴者所以然者舅姑益

尊不自酌併不自授徑由酌者授之故面枋以便受醴面葉而祭也注云酌加角柶者洗于房中側酌醴加柶覆之此與之同故知如冠禮吳氏廷華云贊者私臣之屬酌醴酌醴尊以實觶也主

人受醴面枋筵前西北面賓拜受醴復位主人阼階上拜送主人西北面疑立待賓即筵也賓復位於西階上北面明相尊敬此筵不主爲飲食起疏正義曰敖氏云西北面以賓在西階上不可背之也醴婦皆北面者以其立於席西也賓拜亦於西階上復位俟毓薦乃升席於賓之拜也主人拜送賓亦如之張氏爾岐云主人執醴筵前西北面以待賓賓拜於西階上乃進筵前受醴受訖復西階北面之位主人受爵送爵相拜之法大率如此注云主人西北面疑立者吳氏廷華云疑立者無事而立此經主人方在受醴獻賓之時何暇疑立又鄉飲酒禮言賓西階上拜主人少退賓進受爵此賓拜主人亦當少退又鳥能疑立云此筵不主爲飲食起者賈疏云此筵爲行禮故拜及啐皆於西階不知凡筵皆爲行禮焉有素爲飲食而設者若以拜啐必於西階始爲行禮之筵則士冠禮醮子曰冠者筵末坐啐醴降筵坐奠觶拜是拜啐皆於筵前彼何嘗非行禮之筵而拜啐皆不在西階賈說尚可信哉要之拜啐於西階上皆是敬主之義啐於西階蓋有不敢當此筵之義**贊者薦脯醢**薦進疏正義曰此贊氏寅亮云凡祭於脯醢之豆即疑即擯者褚爲竹豆故脯雖籩實亦得名豆**籩豆**間籩**賓即筵坐左執觶祭脯醢以柶祭醴三西階上北面坐啐醴建柶興坐奠觶遂拜主人荅拜**即就也左執觶則祭以右手也凡祭於脯醢之豆間者賈疏謂祭脯之者成主人意建猶正義扱也興起也奠停也疏多者謙敬示有所先也啐嘗也嘗豆之間也張氏爾岐云賓即筵坐而祭祭於上豆之間知凡祭皆於醴則西階北面之位奠觶遂坐奠不起而遂拜也吳氏廷華云既言興復言坐者坐如曲禮坐而遷之之坐賈疏所謂跪也興而跪跪而奠觶遂拜亦於西階遂拜者因事曰遂以拜也啐於西階不敢以賓禮自居也注云凡祭於脯醢之豆間者賈疏謂祭脯醢置之皆於豆間此及冠禮鄉飲酒鄉射燕禮大射皆有脯醢則在籩豆之間此注不言籩者文省耳云成主人意者主人設饌望賓美之今客

嘗之告旨是成主人意也賓卽筵奠于薦左降筵北面坐取脯主人辭

薦左籩豆之東降下也自取脯者尊主(疏)正義曰卽筵奠人之賜將歸執以反命辭者辭其親徹(疏)解者以取脯當北面禮貴相變也主人辭以不腆辭之賈疏云此奠于薦東注奠于薦東升席南面奠之也又祭酒亦皆南面並因奠酒之面奠之則冠禮禮子亦南面奠之聘禮禮賓賓北面奠者以公親執束帛待賜已不敢稽留故由便疾北面奠之也鄉飲酒鄉射酬酒不祭不舉不得因祭而奠於薦東也燕禮大射重君物君祭酬酒故亦北面奠注云執以反命者下記賓右取脯左奉之乃歸執以反命是也賓降授人脯出主人送于門外再拜人謂使者從者授於階(疏)正義曰盛氏世佐云上云主人辭此下面面然後出去不言賓對者文省耳張氏爾岐云前迎於門外是大門外此送亦大門外注授於階下面面者以賓位在面授脯文在出上故知面階下面面

右醴使者

納吉用鴈如納采禮歸卜於廟得吉兆復使使(疏)正義曰往告婚姻之事於是定徐本婚作昏案昏嫁宜作昏婚姻經注作婚者石經徐本俱作昏○郝氏云問名而後納吉者愼重不迫禮之序也乃昏姻之約自納采問名時定矣故昏辭曰吾子有惠貺室請納采如必問名始卜倘卜不吉可中廢乎故用禮通其意而已張氏爾岐云如納采禮其揖讓升階致命授鴈及主人醴賓取脯出門之節竝皆如之

右納吉

納徵玄纁束帛儷皮如納吉禮徵成也使使者納幣以成也束帛十端也周禮曰凡嫁子取妻入幣純帛無過五兩儷兩也執束帛以致命兩皮爲庭實皮鹿皮今文纁皆作熏(疏)正義曰李氏如圭云五兩玄三纁二也象陽奇陰耦纁用繒者婦人陰也納徵用幣故又謂之納幣何休云玄天也天子加以穀圭庶人則用緇帛無纁取其順天地鹿皮所以重古沈氏形云鄭周禮注云五

或曰凡昏禮無貴賤皆陰陽倫鄭乃謂惟士大夫之幣象之豈庶民獨不當象之乎謂娶禮必用其類而以繒則士大夫何爲而不用其類乎形謂言非一端各有所當專用繒則取象幽陰兼用玄纁則取陰陽之倫皆昏禮之義類庶人取其細而不取其大下士也然不用黑而用繒則以繒之中仍備陰陽之色耳又案士冠禮所陳三服玄端玄裳乃服之下者然在庶人爲上法昏禮攝盛則庶人與其妻皆可服玄而納幣以繒者繒又降於玄也昏禮幽陰故取象北方之色謂象婦人陰者非也蔡氏德晉曰納徵禮最重故特用皮帛而不用鴈

右納徵

請期用鴈主人辭賓許告期如納徵禮主人辭者陽倡陰來也夫家必先卜之得吉乃使使者往辭卽告之以告女家而必請之者示聽命於女家尊之也案此遞言三禮同節皆如納采惟鴈與皮帛爲異耳

右請期

侯氏廷掌 卷三

兩十端也必言兩者欲得其配合之名禮記云納幣一束則每端二丈彼疏云古者二端相向卷束五兩兩五尋然則每端也又案鄭禮記注云十箇爲束之共爲一兩五兩故十端也又案鄭禮記注云十箇爲束貴成數兩兩者合其卷是謂五兩八尺曰尋五兩五尋則每卷二尺也合之則四十丈今謂之匹猶匹偶之云歟彼疏云一束謂十箇兩箇合爲一卷是束五兩也天之正色蒼而玄地之正色黃而纁聖人法天地以制衣裳而別其色故禮服繒與玄恆互用而康成又以繒爲陽象不等諸專象北方之黑也蓋專象北方之黑不以青赤黃諸色爲裏

幣莫不上玄而下纁記云皮帛必可制納幣以玄纁重昏禮使制爲盛服也又鄭周禮媒氏注純實繒字古繒以才爲聲納幣以繒婦人陰也凡取禮必用其類士大夫乃以玄纁束帛此經注用玄纁象陰陽倫也然則玄爲陽而繒爲陰矣又鄭注此經纁裳繒袘云繒緣者象陽氣下施是繒亦陽也案考工記畫繪之事禮五色東方謂之青南方謂之赤西方謂之白北方謂之黑天謂之玄地謂之黃凡五而有六者玄與黑同而異也五方之色乃全乎五方之色玄入黑而爲繒則諸色潛藏獨見其方之色而已故說文但訓繒爲黑而康成以爲陰類也然所見者雖獨北方之色而天之色實含諸其中

期初昏陳三鼎于寢門外東方北面北上其實特豚合升去蹄舉肺脊二祭肺二魚十有四腊一肫髀不升皆飪設扃鼏

期取妻之日鼎三者升豚魚腊也寢壻之室也北面鄉內也特猶一也合升合左右胖升於鼎也去蹄蹄甲不用也舉肺脊者俎時所先舉也肺者氣之主也周人尚气脊者體之正也俎時則祭之飯必舉之貴之也每皆二者夫婦各一耳凡魚之正十五而鼎減一爲十四者欲其敵偶也腊兔腊也肫或作純純全也凡腊用全髀不升者近竅賤也飪熟也扃所以扛鼎鼏覆之古文純爲鈞髀爲脾今文扃作鉉鼏皆作密　疏　正義曰注俱作孰熟孰諸本鐫出後不悉校徐本作杠釋文集釋通解俱作扛依注例鼏上當有古文二字案儀禮扃鼏屢見恐經注俱有誤說文鼏耳舉之則鼏即扃耳不得爲兩字又金部鉉字注易謂之鉉禮謂之鼏是鉉字惟易有之禮經安得有鉉今本儀禮覆尊則爲冪覆鼏或强爲分別曰冪字从巾覆尊鼎則爲鼏釋文則多作鼏或以巾則稱冪覆鼎以茅故不得稱冪然則扃字從戶何以得施於鼎賈氏云鄭兼下綏冪總覆之故云皆可見覆鼎

覆尊皆作冪矣又士喪及既夕冪用疏布古文皆作密是古文無分尊鼎尤其明證也案扃鼏二字古文當爲扃密古文當爲冪幎鄭於上字從古下字從今當注云今文扃爲鼏古文幎爲密鼏之從冂乃諧聲非會意也古葢音冥冥扃幎鉉聲相近故別作鉉○此又下盡合巹一節論夫家欲迎婦之時預陳同牢之饌也賈疏云東方北面是禮之正但數鼎故云北面北上則此及少牢是也特牲陳鼎于門外北面北上當門而不在東方者爲大夫故也今此亦東方不辭大夫者重昏禮攝盛也鼎不言北上直云北面北面士冠所云是也凡鼎陳于外者北面爲正阼階下面面爲正士喪禮小斂陳一鼎于門外面面者葢禮少變在東方者未忍異於生時於大斂奠及朔月奠既夕陳鼎門外皆面面者亦是葢禮變也士虞陳三鼎于門外之右北面北上入設于西階前東面北上不言東者既葬鬼事變吉故也公食陳鼎七當門南面東上者以賓是外人向外統之集釋云肺有二其一舉肺離割之使食時可祭可齊又名離肺齊肺其名祭肺刊切之以祭又名刊肺切肺祭時二肺俱有生人食惟有舉肺此具二肺者鬼向北也北上自北陳而南豚鼎在北也全升全體解折孰

於鼏而升於鼎去蹄去四蹄甲舉猶會手舉會之也肺爲氣之主脊爲體之正會先舉之將會先祭之所會之肺脊與所祭之肺皆升之鼎者也全禽之乾者曰膴一純而鼎是也牲尾骨也當作純一純一雙也少牢云膴一純也全禽之乾者曰膴謂兔也牲尾骨也內則云兔去尻故不升於鼎爲七體而左右胖皆升矣殽亦連於髀脊則分爲二令夫婦各二脊之一而爲八去魚之一而爲十四合偶數也經明云膴一純而殺氏謂用一胖不惟失同牢之義且近凶禮矣吳氏廷華云下婦饋言合升側載者下兩俎分載之此一俎合載之也案肺當兼舉肺祭肺以舉肺亦祭故以祭概之兩者各二則四也豚只一肺此有四者析之父醻子當在此時合有胖升者夫婦各一也若祭則升右下文皆坐祭之薦黍稷肺卽此祭肺贊爾黍稷授肺脊卽此舉肺脊也牲一身前有肩臂正脡橫脊取中央正脊故曰體之正兔膴也者牛羊用糜脂士兔膴可知凡牲體用一胖膴則左右體脊相配共爲一體故得全名特牲少牢亦用全大斂士虞皆用左胖不全者褻禮略注肫作純純全也古文純爲鈞者胡氏承珙曰今文作肫本純之段僭當時蓋別有作純之本故云肫或作純純全也下卽就純字疊之云古文純爲鈞周禮司

几筵司農注純讀爲均服之均鄭於此不從古文作鈞者蓋以少牢之純爲正字鈞音與純稍遠惟肫音與純相近故但取純訓其字則仍從今文作肫耳云髀爲脾者髀正字脾同音段僭字

設洗于阼階東南

洗所以承盥洗者

疏 正義曰設洗之節詳於前篇故此略之吳氏廷華云設洗必兼水水在洗東文省耳

饌于房中醯醬二豆菹醢四豆兼巾之黍稷四敦皆蓋

醯醬者以醯和醬生人尚褻味兼巾也巾爲禦塵蓋爲尚溫周禮曰會齊視春時

疏 正義曰盧弨弓云石經菹各本同○聶氏崇義云舊圖云敦受一斗二升漆赤中大夫飾口以白金案九嬪職云凡祭祀贊玉盞注玉盞玉敦也受黍稷器然則天子八簋之外兼用敦也又少牢禮曰主婦執一金敦黍有蓋凡設四敦皆南首注敦有首者尊器飾也飾象龜形周之禮飾器各以其類又明堂位曰有虞氏之兩敦夏后氏之四璉殷之六瑚周之八簋注皆黍稷器制之異同未聞今依孝經說與簋簋容受斛同上下內外皆圓爲異褚氏寅亮云饌亦兼夫婦言菹醢敖謂葵菹蝸醢以土用饋食之豆籩也聶氏云覆饌巾士大夫以緇布襜裹二者夫婦各一四者夫婦各二

注云醢醬者以醢和醬者李氏如圭云醬以醢和之故名醢醬下經直言醬也惟公食大夫禮及此禮有醢醬吳氏廷華云醬合醢言是用醢醢醢言醢人則曰醬齏菹是蓋有用醢而成者亦則曰齊醢菹鬱醢人則曰有不用醢而成者注所謂和即釀之義蓋以二者相襍之謂也賈疏殊混大羹涪在爨大羹涪肉汁也大古之羹無鹽菜爨竈也周禮疏也二字各本皆譌作汁曰羹齊視夏時今文涪皆作泲火上今從宋本改正○敖氏云此上牲之肉汁也以其重於鉶羹故曰大復曰涪者嫌羹當用肉也注云大古之羹無鹽菜者左傳桓二年傳大羹不致郊特牲云大羹不和和謂不致五味故知不和鹽菜唐虞以上曰大古三王以來更有鉶羹則致以五味故知不和鹽菜也今文涪皆作汁者五經文字云涪從泣下肉大羹也涪從泣下曰幽陰也今禮經相承多作下字段氏玉裁云儀禮泣下曰幽陰也今禮經相承多作下字段氏玉裁云儀禮音義引字林云涪羹汁也玉篇廣韻同然則本無異字肉之津液如幽溼生水也羅氏有高云涪之爲肉汁者古文段借字音入聲讀若液說文液汁也古文借爲液故涪可訓汁今案此二說是也其汁字古人多段和叶字如周禮大行人協

辭命注故書協爲汁鄉士汁日刑殺司農注汁合也和也故鄭於此仍依古文作涪耳尊于室中北墉下有禁玄酒在西綌冪加勺皆南枋墉牆也禁所以庪罍玄酒不忘古也綌粗葛今疏正義曰張淳云釋文冪作羃後徹尊冪綌冪同案今本釋文仍作冪文枋作柄作冪是也然賈氏於前節疏云鄭兼下綌冪總羃之則兩處之文同矣羃則皆羃明無尊鼎之別集釋校云周禮有冪人說文作幎云周禮有幎人是冪即幎之變體粗集釋徐本通解楊敖俱作麤○敖氏云士虞禮云尊于室中北牖下當戶此東面之節宜如之尊不言其器如上篇可知案尊皆用酒此爲夫婦三酳而設下注所謂內尊也玉藻士用禁玄酒在西不用也南枋便於酌也不言篚者爵在外篚此不重設也注云禁所以庪罍者玄酒不忘古也者士冠禮云罍水在坫此亦士禮雖不言罍然尊亦罍云汙尊而抔飲謂神農時也庪承於罍云禁者因爲酒戒也古謂黃帝以前以禮運黍稷未有酒醴以水爲玄酒時雖有玄酒也尊于房戶之東無玄酒篚在南實四爵合巹無玄酒者略之也夫婦酌於內尊其餘外尊合巹破匏也四爵兩巹凡六

爲夫婦各三酳（疏）正義曰敖氏云無玄酒則惟一尊而已無酳一升曰酳玄酒用一尊且不尊於房戶之間又不冪皆遠下尊者也篚實酳爵主酳夫婦也乃設於此者非常禮因有尊而爲之耳凡設此篚於堂者必在尊南鄉飲酒禮云設篚于禁南東肆吳氏廷華曰上二句言外尊蓋贊酌以自酢者初酳再酳自酳亦用此酳案無玄酒者玄酒非當飲之酒特陳之以表不忘古耳故無庸再陳也爵半匏蓋分一匏爲二不用則仍合爲一也一再酳用酳夫婦各二故四三酳用爵不設篚於室者室隘不能容也此有醮子之禮盛氏世佐云此尊爲媵御設也古人房室皆在東南房戶之東則東序也不曰東序而曰房戶之東尊統於戶不統於牆也

右將親迎豫陳饌

主人酳弁纁裳緇袘從者畢玄端乘墨車從車二乘執燭

前馬主人壻也壻爲婦主酳弁而纁裳玄冕之次大夫以上親迎冕服迎者鬼神之者所以重之親之纁裳者衣緇衣不言衣與帶而言袘者室其次明其與袘俱用緇緣袘之言施以緇緣裳象陽氣下施從者有司也乘貳車從行者也畢猶皆也墨車漆車士而乘墨車攝盛也執燭前馬使從役持炬火居前炤道（疏）正義曰敖氏本通解揚敖徐本作徙○自此至俟于門外論親迎之節集釋曰注言冕服迎者鬼神之者言敬此夫婦之道如事鬼神也凡皆各用其上服五冕色俱玄故謂之玄冕爵弁則士之上服也祼記曰士弁而親迎盛氏世佐云士皆用上服以五冕色俱玄故總稱玄以爵弁則天子以下皆用上服以下貳疾亦不過玄冕始誤敖氏云此禮據冕也賈疏云五等諸侯之家而言故以壻爲主人爵弁者以親迎當用上服也此言緇袘不言衣帶韠與前篇互見也從者謂壻車及執燭者也張氏爾岐云一命大夫冕而無旒士變冕爲爵弁故云冕之次大夫乘墨車士乘棧車今親迎乘大夫車故注云攝盛巾車注云棧車不革鞔而漆之則士之棧車亦漆但無革鞔爲異吳氏廷華云士冠禮爵弁服纁裳純衣緇袘者蓋彼此見義也注以言其文明與衣帶同色鑿矣又據士喪禮言貳車白狗攝服是士明有貳車也賈疏謂士無貳車誤案下經女從者畢紗乙注謂從者爲姪娣則此從者亦主人之婦若姪也賈疏謂爲僕隸之屬非是又墨車有革

或取其膠固亦用鴈之義注攝盛之說存參婦車亦如之有蓑

家共之大夫以上嫁女則自以車送之蓑疏正義曰婦車

車蓑幃周禮謂之容車有容則固有蓋墻家往迎婦

之車亦執燭前馬也蓑稽通車衣也吳氏廷華云親迎爲

六禮之一親迎者即鵲巢所謂百兩御之百兩迎之焉有

夫家不共車而自乘其車之理此經壻車婦車竝舉其爲

夫家所共甚明注謂大夫以上自以其車送之非也賈疏

引左氏反馬說注謂禮送女嗇其送馬三

乃反馬此或是途女之人

所乘如下所謂送者或載嫁女

服器之車俱未可知又鵲巢詩所謂迎御亦正夫家其車

之證賈乃以爲自乘其車何其曠曠要之親迎之義謂夫

家自以其車迎之耳若自

氏世佐云如之者如其乘墨車而下之儀也嫁時之車王

后重翟上公夫人厭翟侯伯子男夫人翟車孤卿以下至

士皆與夫同惟有蓑爲異注蓑車蓑幃周禮謂之容車有

容則固有蓋者周禮謂之

以爲車之容飾也幃蓑者

有蓋謂之童容四旁坐而

乘有蓋無蓑婦人坐乘車自蔽故有蓋復有蓑教云以布

爲之想當然耳又云枉上曰蓑幃此惟有蓑而

已以蓑與蓑幃爲二非也鄭注攝盛之說存參

固枉旁不枉上沈氏彤云禮

謂鬣甲邊緣蓑幃圍棺者則

蓑幃以幃障車之旁如蓑

之襜是也且昏禮以有蓑爲

衛風云漸車帷裳則帷蓑

矣既夕記注又云蓑於

配則容是枉上之襜

非枉旁之蓑幃也至于門外婦家大門外也

外者以下有揖入乃枉廟

大門內故知此爲大門外

主人女父也正義曰顧氏炎武曰主人爵弁纁裳緇袘

筵爲神布席疏注主人壻

主人女父也親迎之禮自

家則女父又當爲主人故

當爲賓故曰賓東面荅拜

賓出而婦從則變其文而

主人曰賓曰壻一人而三異其稱

可以見禮時爲大而義之

由內也女次純衣纁袡立于房

中南面次首飾也今時髮也周禮追師掌爲副編次純衣絲衣女從者畢衫玄則此衣亦玄矣褖亦緣也褖之言任也以纁緣其衣象陰氣上任也凡婦人不常施衣盛昏禮爲此服耳

正義曰徐本集釋則此衣亦玄矣無衣字通解有與疏合○不言裳者以婦人尚專一德無所兼連衣裳不異其色是也

彼注云婦人尚專一德無所兼連衣裳不異其色是也注云周禮追師掌爲副編次者彼注云副之言覆所以覆首爲之飾其遺象若今步搖矣編編列髮爲之其遺象若今假紒矣次次第髮長短爲之所謂髮髻謂如少牢主婦髮髮也又云外内命婦衣鞠衣褖衣者服編衣緣衣者服次其副惟於三翟祭祀服之士服爵弁助祭之服以迎則士之妻亦服緣衣助祭之服也玉藻有鞠衣褖衣緣衣注諸侯之臣皆分爲三等其妻以次受此服公之臣孤爲上卿大夫次之士次之其三大夫以下内命婦則三夫人自闕翟而下九嬪伯子男之臣卿爲上大夫次之士等其妻亦得各申上服與祭服同也云以纁緣其衣者褖氏寅亮云内司服注婦人連衣裳不異其色而衣緇裳纁邪吳草廬所云裳下襞與集說同誤注以纁緣衣之解不可易云婦人不常施褖之衣盛昏禮爲此服者此純衣即緣衣是士妻助祭之服褖爲褖今用之故云盛昏禮爲此服引喪大記者證褖爲非常服也**姆纚笄宵衣**

枉其右姆婦人年五十無子出而不復嫁能以婦道教人者苦今時乳母矣纚紒髮笄今時簪也纚亦廣充幅長六尺宵讀爲綃頭因以爲名且相別耳姆枉女右當詔姆亦玄衣以綃爲領

疏○正義曰釋文紒本亦作髻聶氏髮下有纚也二字以婦禮或爲幼時撫育之人更有老而無夫老而無子無所歸母兼優之婦可爲女之師表者或爲乳母矣纚紒髮笄今時簪也纚亦廣充依而德行猶堪導人者可勝斯任　注云姆婦人年五十無子被出非事所常有若專藉此爲依而德行猶堪導人者可勝斯任

無子出不復嫁者夫無子被出非事所常有若專藉此爲保母豈得盡人而有乎褚氏寅亮云此與下婦纚笄紒衣以俟見及特牲主婦纚笄紒衣服並同注謂姆以紒爲領終未安紒衣本枉六服下姆執禮事可以服之郝氏云纚黑繒裹髮也笄加簪以紒髻也宵衣黑色衣女子宵衣猶男子玄端宵小也列采爲夏全黑爲宵猶俗謂青衣爲小衣也盛氏世佐云婦人緣衣因男子之玄端一名緣衣士喪禮陳襲事于房云爵弁服皮弁服緣衣是也男子

之服惟爵弁服用絲餘皆用布則婦人褖衣亦當用布宵衣士妻之正服其上服褖衣次於褖衣其用布可知宵純衣與褖衣制同而用絲乃嫁時盛服非常服也褖衣玄宵衣亦玄而謂之宵者以褖衣是后御於王之服三夫人以下御於王當衣宵衣詩云肅肅宵征以其宵時所衣故名宵衣歟其所以異於褖者少牢饋食禮主婦被錫衣侈袂說者謂侈袂大袖之衣然則宵衣之制其袖狹小爲異餘則同也考士服之玄端袂長二尺二寸祛尺二寸大夫以上侈之蓋半而益一其袂三尺三寸祛尺八寸宵衣與褖之異亦猶是矣云纚縮髮者此纚亦如士冠禮以繒爲之廣充幅長六尺以縮髮而紒之纚兼有次笄則有纚而無次也云宵讀爲詩素衣朱綃之綃者胡氏承珙云鄭於此易經文作綃而特牲禮主婦纚笄宵衣注綃綺屬也此衣染之以土香禮說宵綃良僭已明故素衣朱宵記有玄宵衣蓋以於特牲不妨依經作宵并引詩及記皆轉從禮經作宵以見宵僭作綃爲經典通用之例非疏謂詩及禮記皆本作宵字

被顯繡枉其後 女從者謂姪娣也詩云諸娣從之祁祁如雲彡同也同玄者上下皆玄顯禪也詩云

素衣朱襮爾雅云繡領謂之襮周禮曰白與黑謂之黼天子諸侯后夫人狄衣卿大夫之妻刺黼以爲領如今偃領矣士妻始嫁施禪黼於領上疏正義曰婦人之服未有以假盛飾耳言被明非常服黼爲衣者敖氏謂以黼爲禪衣而被於玄衣之上亦猶婦之加景非也皆禮惟攝盛車服乃有異爾此固從者安得別製異服注黼領之說是也江氏筠曰注謂施顯黼於領上假大夫妻之盛飾據經上云女從者畢衫玄所謂衫者乃無上衣之謂玉藻衫絺綌不入公門是也如別有衣加之則不名爲衫矣然則經之言衫正以示別於加景而立文也案賈疏引郊特牲繡丹朱中衣謂天子諸侯中及言顯之義又案敖氏謂此婦人事華飾故於上衣則有之中衣有黼領上衣則無也此亦是言衫之今此中衣則無也此女從者亦玄衣然據經上從者畢玄端之文知無不實著其名者今此乃異其文當是以被黼之故蓋古人謹於命名卽如一深衣所純者緣則名亦異今此以非常服故不別爲之名而但不使得蒙其上以示別也陳氏祥道曰顯與褧絺通衫玄設飾也說文褧絺也枲屬也枲以爲領而刺黼也盛氏世佐云女從者謂女之從者卽下經所謂婦人送者也詩云諸娣從之乃諸侯禮鄭引以證此誤顯與褧通禪

也繙謂領也纇繙者蓋爲無裏之領而刺繙於其上也詳彼字則此領與凡領不同凡領連於衣此蓋別以絲爲之而加於主人玄端迎于門外面再拜賓東面荅拜 賓 壻 疏 領上歟正義曰敖氏云亦擯者出請入告乃出迎之此時賓齊弁服而主人玄端不嫌於服異者主人不正與賓爲禮特迎而道之入廟耳按賓齊弁服以攝盛故也主人不必攝盛故祇服玄端 主人揖入賓執鴈從至于廟門揖入三揖至于階三讓主人升西面賓升北面

賓鴈再拜稽首降出婦從降自西階主人不降送賓升鴈拜主人不荅明主爲授女耳 疏 正義曰賓贊而拜稽首壻有子主人不降送禮不參 道也案主人揖入之後當有再拜曲揖之節不言者文略主人不降送父無送女之禮也注云禮不參者據凡行禮者言也此壻迎女而女從之是壻女二人爲禮矣故主人不參之沈氏彤云此時女立房中南面俟壻壻當楣北面賓鴈拜所謂執摯以相見也壻婦之相見同此始婦不荅拜者謙不敢當其盛禮也荅稽還避之婦人從夫者也無論夫下之而不敢當卽夫齊視之而亦不敢當故夫有親迎之禮而婦無見夫之儀夫執摯以拜而婦不荅拜也不還其摯者鴈取有常節隨陽義不可不受也婦雖不敢當夫之下之齊之而未嘗不隨者所以明婦順也主人西面于阼階上女房外南面而賓北面賓鴈是許之執贄相見若父母親授之故曰壻親受之於父母也吳氏廷華云婦從者賓鴈時已出堂矣變女言婦已受摯而從之也此有父母戒及送之節記言父西面戒之又言父送女命之此又言不降送者蓋戒在女出房時送則又申命之送當少遠其位但不降耳母亦不降惟庶母降盛氏世佐云書云拜手稽首者始拜至手而於其卒拜中最重臣拜君之拜乃於賓行之者昏義云蓋親受之於其父母也得其旨矣上言女對其夫言也毓從夫而出卽謂之婦此禮經正名之義壻案經言主人不降送記言父送女命之蓋違其位少進耳又疏引何休云周人逆於戶知當在房戶外當阿北面 壻御婦車授綏姆辭不受 壻御者親迎而下之綏所以引升車 疏 正義曰釋楊敖俱無曲禮曰僕人之禮必授人綏 徐本集禮曰僕人三字通解有據疏云曲禮文則注無可知○李氏如圭曰郊特牲曰壻親御授綏親之也親之

也者親之也沈氏彤曰此稱壻而不稱賓者女未授則賓之婦既從則壻之皆對主人而稱也此辭名定分之義敖氏曰曲禮云若僕者降等則受不然則否此壻爲御故如僕人之禮然非降等故姆辭接情有廉恥姆道其志也姆辭不受案婦不親辭者夫婦始則壻當舍綏姆執綏以授女矣

婦乘以几姆加景乃驅

注乘以几者尚安舒也景之制蓋如明衣加之以爲禦塵令衣鮮明也景亦明也驅行也行車輪三周御者乃代

疏正義曰景通典作憬非也古無憬字釋文作憬作憬者記云從者二人坐持几相對坐卽此注但云尚安舒而賈疏知謂登車時者記云壻今文景作憬御集釋無車字

注乘以几者尚安舒也景之制蓋如明衣云案鄭於詩褧衣禮記尙絅及此經纁皆訓禪蓋本玉藻禪爲絅義惟加禪穀其名曰褧爲文之太著也士妻緇衣纁裳不爲文著故外加者爲景轉取鮮明之義熊氏朋來欲改景爲褧詩亦云衣錦褧衣庶人卑不嫌與國君夫人同士妻純衣加明衣非爲其文太著爲禦風塵耳云今文景作憬者胡氏承珙云上文被纁衣注云纁讀爲絅領上假盛飾耳此注云景之衣禮記尙絅及此經纁皆訓禪蓋本玉藻禪爲絅義惟

於此景訓明是意與褧絅纁不同賈疏仍以禪穀釋景非鄭義彼褧爲正字絅纁爲叚借字此景爲正字憬乃借字

壻乘其車先俟于門外

壻車在大門外乘之先者道之也男率女女從男夫婦剛柔之義自此始也俟待也門

疏正義曰敖氏云待者既待止車以俟壻家大門外壻家大門外者案賈疏云命士以上父子異宮故解爲壻家大門外若不命之士父子同宮吳氏廷華云喪服內則雖有異宮說然未聞父子各門之說以理論之父見壻豈得自立爲家又此時門內及席皆有燭

注云壻家大門之外

右親迎

婦至主人揖婦以入及寢門揖入升自西階媵布席于奧夫入于室卽席婦尊西南面媵御沃盥交

升自西階道婦入也媵送也謂女從者也御當爲訝訝迎也謂壻從者也媵沃壻盥於南洗御沃婦盥於北洗夫婦始接情有廉恥媵御交道其志也

疏正義曰釋文媵席中無布字○自此至卒爵明夫導婦入門升階及對席媵御沃盥卽席之儀李氏如圭云詩

云好人提提宛然左辟好人爲容好者左辟辟而左不敢當尊盛壻揖婦入之時也壻爲主先即席婦席未設也吳氏廷華云曰入闈西升自西階西階雖是導婦亦父在不由阼階之義第言夫即席婦俟饌具饌具乃即席也案升自西階謂夫婦竝升西階也竝升之法夫升三等婦少右從之中等竝行夫在左皖立夫婦竝立於西階上俟布席乃入也下經云燭出則夫婦未入之前燭必先入矣不言者文略耳 注云媵沃御盥御沃媵盥爲是盛媵御佐禮當盥以致潔也鄭道志說殊謬且婦人不下堂今媵亦婦人乃下堂而沃壻盥於南洗乎褚氏寅亮云於即席尊西之後而言媵御沃盥交則敖云於北洗者得之但交沃者媵御也盥者夫婦也如敖云媵沃御盥御沃媵盥之說是媵御盥而反遺夫婦矣則非也席東向西向以南方爲上正法也敖乃變爲北上盛因執豆席相變故遷就以文其詞耳江氏筠云盥有不必就洗者特牲禮盤匜之設是也此經沃盥婦即在尊西南面媵執匜云御當爲訝者迎訝字尚禮作訝他之處御奉盤媵執匜云經皆作御鄭曲禮注亦云御當爲訝與此同堉案鄉飲酒禮云主人南面盥沃洗者西北面此當準之 贊者

徹尊冪舉者盥出除冪舉鼎入陳于阼階南西面北上七俎從設 執七者執俎者所以別出牲體也俎所以載也 疏 正義曰鼏通作七下同張淳云釋文杙羊杙豕魚字皆从木少牢長杙古文作七鄭氏亦改爲杙○士喪禮舉鼎右人以右手執七左人以左手執俎舉鼎人兼執七俎者喪禮略也公食執七俎之人入加七於鼎陳俎於鼎南其七與載皆舉鼎者爲之士虞右人載者喪祭少變故在西方長者在左也今皆禮鬼神陰陽當與特牲禮同亦右人七左人載遂執俎而立以待設也盛氏世佐云贊者室老也下經云贊醴婦而勇姑既沒章云老醴婦于房中明是一人矣不云老而云贊者以事命之敖氏云盥北面盥於南洗也除冪者右人也既陳鼎則右人抽局委於鼎北而面於鼎東以俟抽者從鼎而入設之者敖氏云執七者執俎者從鼎入而設於其鼎東枋遂退此三七三俎從設則有司三人各兼執一七一俎歟沈氏彤云上經所陳器饌醯醬二豆菹醢二豆黍稷

四敦及四簋合登皆七俎亦當有六七六不異牲若豚魚腊夫婦各俞其半耳非謂止三俎而共之也又下經婦用特豚饋舅姑注云右胖載之舅俎時舅姑共席猶各有俎豈夫婦異席而顧共俎乎且婦前無俎亦非敵偶之義吳氏廷華云上尊有冪徹之待酌也設七俎待載也亦徹豆巾儀禮大概右人於鼎東西七左人於鼎西俎南北面載士虞禮鼎在西階下故七者東面而載者則仍北面也賈疏以特牲右人鼎北南面左人鼎西俎南北面亦以爲鼎西北面猶與此疏合也但彼注又云加七東柄疏亦云然夫東柄者以七者在鼎東西故東其柄以便其載南面則當南柄不當東柄也堉案賈疏七耳若右人於鼎北南面七左人於鼎西俎南面載考特牲注云右人北面則右人既錯西面俟當是右人西面七非南面也

疏正義曰敖氏云北面載左人也右人則西面七此載以俎盛物之稱士喪禮載豚云載兩髀于兩端兩肩亞兩脅進柢載魚左首進鬐三列腊進柢此腊如豚惟無肺耳俟俟時而升豬

氏寅亮云少牢禮云七皆加于鼎東枋東枋者鼎西面七者在東便也此鼎亦西面則敖氏謂西面七勝疏南面七之說

七者逆退復位于門東北面西上

賤也疏正義曰李氏如圭云逆退後入者先退也敖氏云七七上鼎者在後也言復位見其初位在此門東北面西上逆退者由便私臣之位也特牲記曰私臣門東北面西上逆退者由便也亦便其復位也案左人執俎而俟則退者爲右人明矣此亦舉鼎者謂之七者以事命之且以別於載者也注以是爲執七者恐非又案逆退者西面七畢乃轉南面而退也載者尚立俟故七者先退

贊者設醬于席前薤醢在其北俎入設于豆東魚次腊特于俎北

之疏正義曰醬與俎東疏黍稷故知在薤醢別見魚腊則此俎云者指豚俎也當豚俎北端而云特者明不與豚俎爲列亦橫設之凡俎數奇故於其下者特設之張氏爾岐云魚次者又在俎東也腊特設俎北若復東則鼏不得方故也盛氏世佐云此設俎豆之次皆以南爲

侑而正言之老上者夫席東向便其右也設俎者即載牲體之左人也魚次次豚而東也俎北豚俎北也腊云特則豚魚之並可見矣

贊設黍于醬東稷在其東設湆于醬南

黍在豚南稷在魚南湆不言其器在豆可知少牢禮曰進二豆湆張氏爾岐云二豆並列醬北二敦直列醬東此爲夫設下對設二豆二敦則爲婦三俎共之注云饌要方也彼疏云豆在神也者沈氏彤云特牲注云腊特饌要方也〔疏〕正義曰敖氏云坐前黍設於豆東魚次黍東若腊復在東則饌不得方故特也上經腊特于俎北義同此經設湆于醬南者以醬東黍東稷若稷東復湆則饌仍不得方故亦特設之於醬南兩注皆明特設之義益必有特設者而後饌乃得方也

設對醬于東

對醬婦醬也設之當特俎於特俎爲東北也盛氏世佐云此爲婦設也夫西婦東故云對凡饌皆對獨於醬言之者以其首設也設之於夫饌之東少北惟云東者舉其大判言之耳不言婦前者婦席未設也案以下言婦饌不言俎者同牢者亦同俎曰對者以堉饌爲主也特俎即上所謂腊特于俎北者也沈氏彤敖謨曰下經設黍于腊北之腊謂婦之腊即婦之特俎也敖謨〔疏〕正義曰敖氏云下文云設黍于腊北而此醬宜在黍東則以堉饌不言婦饌東故

以夫婦共三俎乃誤以此腊爲即上所特設者遂謂醬於特俎爲東北二豆當特俎之東無之而不誤矣且如其言則下經對席北去堉席各半夫婦各半夫婦之義邪

湆醢在其南北上設黍于腊北其西稷設湆于醬北御布對席贊啟會卻于敦南

啟會也今文啟作〔疏〕正義曰注本啟發也有會合也謂敦蓋也七字○盛氏世佐云醬二豆二對湆夫婦各者也三俎共者也夫席在室之南隅婦席在其東少北室中迫而饌又在其西偏則二饌蓋相連矣連故得共俎且成其方也又夫婦各有三俎凡經所未之見者經云設對醬于東注謂當特俎北參之當在特俎北之腊非有二也乃放氏以下文設黍于腊北者腊卽上文腊特于俎北之腊而案其設黍之處又不在腊而謂婦饌別有三豚魚一腊在豚北直與經文相背矣褚氏寅亮云夫席之黍在醬東稷在黍東對席之黍宜設北無如設稷之地已有腊于黍西此經所以特著設黍于腊北之文也鄭注所以云對醬當特俎也放氏以對席當設之稍北因有對醬于腊

俎爲東北及北卽醬酒自別安可以彼例此設謂對席亦有俎則是六俎而非三俎且失同牢之義亦非張氏惠言云據禮圖豆徑尺二寸登與豆同敦徑六寸八分俎廣尺二寸長二尺二尺四寸橫設之一俎適當二豆之徑兩席共俎葅醢當席中必相對與豚魚之俎直膴特于其北則醬湆當之故鄭云對醬當特俎經文云設黍于湆北蓋當膴稍北略言之又疑北爲東字之誤疏云設婦湆於醬北當特俎東饌內是也若經爲膴北不應無說又肝俎經不言所在依祭禮當在內面塾章氏協夢云對席必稍北者增席南上婦席雖與增席相向而不敢竝示有尊卑之義也張氏爾岐曰會敦之蓋卻俾各仰置敦右案敦南增敦對敦婦敦又湆本佐食之具飫射等飲而不飯故無湆賈疏說非也少牢又不備是矣至有司徹雖有匕湆肉湆但祭祀之湆在俎奠不祭不嚌彼湆在俎嚌而嘗之蓋賓尸在味與正祭在俎奠者不可同日語也　注今文啟作開

多作啟少作開故古文啟作開者胡氏承珙云古人於啟閉字經城啟陽公羊作開陽此左氏古文公羊今文之別古文俾陽字說文卻節欲也玉篇卻節卻也

玉篇爲是卩所以節進退趙策云進退之謂節蓋進則以節召之退則以節卻之故云節卻說文欲字傳寫誤耳疏云卻仰也謂仰於地也案贊啟會卻于敦南者謂啟其蓋退於敦南卽卻爲却之義

對筵皆坐皆祭祭薦黍稷肺 贊者面面告饌具也增

揖婦使卽席薦菹醢 疏正義曰張氏爾岐云其祭之序由近及遠肺指祭肺非舉肺也盛氏世佐云告具告於主人也揖婦不言主人可知也敖氏以爲贊者揖非也至是云皆坐則贈者夫之卽席猶立也　注云贊者面面告者主人東面故面面告也云薦菹者此也敖氏云祭薦黍肺釋上所謂祭醢而祭也

以湆醬皆祭舉會舉也 爾黍移也移置席上便其會也皆會會黍也以用也用者謂用口啜湆

用指咂醬古文疏合盧文弨云公會大夫疏引此注亦無此四黍作稷　疏正義曰徐本集釋俱無用口用指四字與○敖氏曰惟爾黍者夫婦各有二敦故但取其尊者而會之於席上經特於少牢禮見之授肺脊兼舉而授之也皆受以右手惟飯時則右執之也贊授夫于饌北東面皆訝受之皆會謂一飯

也以湆醬皆謂啐之未食舉故用此安食耳舉謂肺脊以其先食舉之因名之曰舉祭謂振祭嚌之一飯乃祭舉異於饋食禮也食舉謂啗之再飯三飯則皆食舉不復以湆醬矣　注云移置席上便其食也者吳氏廷華云俎不可移置席上故授肺脊而已爾黍注謂便其食則席上之右也餕食無不祭而先飯之理此經雖先言皆食後言祭舉食舉然玩也字義蓋謂其食黍者皆祭舉而後食黍是錯綜之文非先後之序也賈疏謂三飯不須道食疏矣至特牲少牢皆祭禮此合晉禮儀節自是不同不應據一節之異遂斷爲尊卑之大別也云古文黍作稷者胡氏承珙云少牢禮上佐食爾上敦黍于筵上右之注爾近也或曰移也右之便尸食也疏云案特牲云黍稷此及虞皆不云黍稷者此後黍稷連言明幷黍稷食之不虞陳而不食不言爾之者文不具其實亦爾之也案此經云爾黍注皆食食黍也是鄭意此敦惟爾黍而不及稷下文三飯卒食注同牢示親不主爲食起三飯而成禮也可知不必徧食黍稷矣且黍重於稷下文婦饋舅姑有黍無稷故此爾敦不及稷古文作稷鄭所不用　三飯卒食卒已也同牢示親不主爲食起者疏正義曰同牢示親不主爲食起三飯而禮成此少牢十一飯特牲九飯而禮成此

獨三飯也贊洗薦酌酳主人主人拜受贊戶內北面答拜酳婦亦如之皆祭酳漱也酳之言演也安也漱所以潔口且演安其所食酳酌內尊　疏正義曰徐本集釋潔俱作絜案凡絜字嚴徐鍾本竝作絜是正字○賈疏云堪拜當南面少牢蓋荅拜注云在東面席者東面拜在西面席者南面拜故知婦南面拜若贊荅婦拜亦於戶內北面也敖氏云洗薦洗於庭也酳之言繼也其字从酉羞既食之而復繼之以酒取其酒食相續之義也此拜受者皆在席戶內之面也祭謂祭酒凡酳皆坐受薦案注漱以絜口羞頤養之道應爾也　贊以肝從皆振祭嚌肝皆實于菹豆肝炙也飲酒宜有肴以安之疏此从作嚌○敖氏云以肝從俎而進本贊則縮執之振祭者執而振動之以爲祭也此亦以肝擩於鹽乃振祭擩鹽過多振而去之祭而嚌之後或言加或言實其義一耳賈疏因士虞禮言加此言實遂以祭禮言加此不言加爲異不知特牲亦祭禮其舉獸幹及魚也則曰實魚

於俎豆矣卒爵皆拜贊荅拜受爵再酳如初無從三酳用巹亦如之亦無從也〔疏〕正義曰卒爵而拜拜其飯己之賜也爵出奠於篚乃復洗他爵以升盛氏世佐云荅拜各一拜也亦於戶內北面贊荅拜不言婦又拜是不挾拜矣不俟拜者以其禮輕故也褚氏寅亮云儀則同初酳無從則同拜酳再酳洗爵於庭皆有兩番降案禮成乃用巹重之不輕用也贊洗爵酌于戶外奠入戶西北面奠爵拜皆荅拜坐祭卒爵拜皆荅拜興贊酌者自酢也〔疏〕正義曰敖氏繼公云據前尊于北墉下是爲內尊尊于房戶之東是爲外尊注止稱內尊外尊此處疏云乃酌外尊亦無戶今刪正○敖氏云三酳乃自酢變於常禮也自酢之禮代人酢己耳洗爵者象其爲己洗也奠爵拜者象受也夫婦皆荅拜則象同酢之也興謂夫婦也案皆者皆夫婦也始荅拜象拜送也次荅拜象荅卒爵拜也坐贊者坐也祭祭酒也言坐祭則必興而後坐也不言興文省興者夫婦及贊者皆興也洗亦在房入室戶西北面拜兼拜兩席也主人出婦復位復尊西南面之位〔疏〕正義曰敖氏云主人出爲將說服於房也婦復位當說服於室故不出乃徹于房中如設于室尊否室徹惟復其尊西南面之位中之饌設於房中爲媵御餕之徹尊不設有外尊也〔疏〕正義曰乃徹釋文作迺○敖氏云徹之者亦贊也如設于室者謂其饌與席之位也亦皆東面相鄉案媵面御東主人說服于房媵受婦說服于室御受姆授巾今文說皆作稅巾所以自絜清作受作稅上徐本集釋俱有皆字○郝氏曰夫婦皆說禮服也巾帨也姆授授婦也至是與服俱說故姆還以授之使不忘父母之戒云爾也案下記云母施衿結帨帨卽巾吳氏廷華云說服當於隱處其房室之西南隅歟注云隱處其房室之西南隅歟今文說作稅者賈疏云壘今文爲稅不從者稅是追服之言非脫去之義故不從也御衽于奧媵衽良席衽東皆有枕北止衽臥席也婦人稱夫曰良孟子曰將瞷良人之所之止足也古文止作趾〔疏〕正義曰瞷徐本集釋敖氏俱作見與疏合釋文作覘云今本亦作見乃注疏本反作覘此文後人依釋文改之誤此文云今本亦作見乃注疏本反作覘此文後人依釋文改也祭義見以蕭光見覘以俠觭見及見間皆爲覘之誤此

儀禮注當從釋文作覿賈疏作見非也○郝氏曰艮艮人至是始成夫婦焉稱艮蹇之也北止趾向北首向陽也張氏爾岐云設衽曰尊布筵也上文媵受主人服御衽婦席媵皆與媵御沃盥義同　注云古文止作趾者胡氏承珙云說文止下基也象艸木出有趾故以止為足段氏玉裁云此引申段借之法凡以韋為皮韋以朋為朋黨以來為行來之來以面為東西之面以子為人之稱皆是也以止為人足之稱正同許書無趾字止即趾字許同鄭從今文故不錄趾字如從今文名不錄古文銘也　主人入親說婦之纓入者從房還入室也婦人十五許嫁笄而禮之（疏）正義曰賈疏云纓有二曲禮云女子許嫁纓示有從人之端也即此說纓之纓內則云男女未冠笄者總角笄纓此幼時纓也皆與男子冠纓異故注云其制未聞案主人親說之者明此纓為已而繫也亦示親之　燭出（疏）正義曰出於室也媵餕主人之餘御餕婦餘贊酌外尊酳之外尊房戶之間（疏）正義曰經不言媵御餕位據上經云徹于房外之東尊（疏）中如設于室則堂之餘仍在東婦之餘仍在西媵侍于戶外呼則聞為尊者有所徹（疏）正義曰媵初至有求今文侍作待

御亦在焉經文省耳　注云今文侍作待者胡氏承珙云侍待古同聲故二字互用禮記襍記注待或為侍

右婦至成禮

夙興婦沐浴纚笄宵衣以俟見

夙早也昏明日之晨典起門之外古者命士以上年十五父子異宮（疏）正義曰集釋本以作已○敖氏云士妻之纚笄宵衣猶士之玄冠玄端也益事舅姑之常服也盛氏世佐云纚笄宵衣士妻之正服次純衣纁裳為始嫁而加盛飾焉耳事已則服其常也郝氏云降如姆卸靡麗示執役也　注云古者命士以上年十五父子異宮者案內則云由命士以上父子異宮不云年限鄭知十五為限者以其十五成童是以鄭注鬠禮亦云子幼謂年十五以下則不隨母嫁故知十五以後乃異宮也　質明贊見婦于舅姑席于阼舅即席席于房外南面

姑卽席質平也房外房戶外是房戶外之西古文舅皆作咎（疏）正義曰賈疏云鄭知房外在阼阼當房戶之東若舅在房戶之東卽當舅之北南面向之不便又下記云父醴女而俟迎者母南面于戶外女出于母左以母在房戶西亦房戶外之西也故得女出于母左是以知房外也郝氏云見者通言於舅姑使得見也郝氏云舅席在阼阼示爲主也姑席在東房戶外南面爲內主也　注云古文舅皆作咎者案舅是正字咎是僭字婦執笲棗栗自門入升自西階進拜奠于席笲竹器而衣之如今之笲簍簏矣進拜者進東面拜奠之者舅尊不敢授也（疏）釋敖氏俱作蔗蘆巖鍾通解作簀簏案說文口盧飯器或从竹去聲○敖氏曰笲棗栗同一器也門舅姑寢門也始執笲用二手拜時則惟右手執之凡婦人之拜以左掌據地故右手執物而可以拜也內則曰凡女拜尚右手沈氏彤云詩傳曰方曰筐圓曰筥說文筥籠也籠飯器又云笲盧飯器以柳爲之蓋飯器而竹與柳爲之者宜於圓以況笲之圓歟禮器釋文云笲以葦若竹爲之衣以青繒聶圖云笲如筥狀其口微弇而梢淺容一斗敖氏謂聘禮

卷幣實於笲謂笲之制隋方如篋非也實幣之笲蓋隋圜郝氏云笲竹盤盛棗栗爲摯也升自西階不敢由阼也手奉摯進至舅席前東面立拜古文婦人拜不著地故執摯拜而後奠於席賈疏云禮記云婦見舅姑兄弟姊妹皆立於堂下西首是見己注云婦來爲供養也其見主於尊者兄弟以下卑位是爲己見不復特見又云見諸父各就其寢注爲尊也亦爲見時不來今此不言者文略耳　注云笲竹器而衣者下記云笲繒被纁裏加于橋注被表也婦見舅姑以飾爲敬是有衣也云進東面乃拜者自西階上東至阼席前而拜也云舅尊不敢授也者下舅直撫之而已姑則親舉之親舉者若之然故於舅得云尊不敢授也舅坐撫之興答拜婦還又拜還又拜者還於先拜處拜（疏）棗栗笲也撫之者示受也撫撫婦人與丈夫爲禮則俠拜江氏筠云婦人立拜故姑舉股脩必興而後拜男子跽拜乃舅坐撫棗栗經亦云興答拜者曰記云舅答拜宰徹笲可以明其故矣蓋笲須拜後乃徹則答拜時笲固在席也婦之奠笲於席必正當舅前舅之坐撫亦必與笲對則笲未徹之時其坐處之不可稍違其坐處以荅之此舅之所以興也又戴氏震云婦立

拜而舅乃手拜荅之疑未必示與荅拜者所以示舅之亦
肅拜耳案還旋通婦還者盤旋以辟不敢當舅拜也注
云先拜處者謂前東面拜處也云婦人與丈夫爲禮則俠
拜謂若士冠禮冠者見母母拜受子拜送母又拜母于子
尚俠拜不徒此婦於舅姑而已禮經釋例曰婦贄摯舅撫
之猶覲禮侯氏四享王撫玉也敖氏云撫之示受之其說
是也

降階受笲腶脩升進北面拜奠于席姑坐舉以興拜

人有司姑執笲以起荅婦拜〔疏〕正義曰腶石經作腶釋
人授有司徹之舅則宰徹之〔疏〕文作段段段氏玉裁云本
又作腶瞿氏中溶云石本原作段朱梁重刻譌作腶陸氏
作段正與石本原刻同○褚氏寅亮云婦已見舅不必復
出矣故侍御者先執腶脩以俟於下婦旋降階受之以見
姑竝非以門內門外別輕重之差案公羊傳莊二十四年
大夫宗婦覿用幣何注云禮婦人見舅以棗栗爲敬見姑
以腶脩爲敬見夫人至尊兼而用之蓋據此經見舅執棗
栗見姑執腶脩之文也集說謂於舅竝用棗栗見姑惟用
腶脩則是以見夫人之禮見舅也而可乎盛氏世佐曰階
西階也受蓋受于婦氏人腶脩脯也姑不撫之而舉以興
婦於姑之拜也不還不又拜皆下於舅矣氏廷華云北面
還不又拜皆下於舅矣氏廷華云北面

向姑也人女從授女從令宰徹之曰舉以興則視撫有加
禮矣注云舅則宰徹也禮經
釋例曰姑舉摯授人猶聘禮公側授宰玉享公側授宰幣
也皆略如臣見君之禮也不降階拜者婦人禮異於男子
且辟
君也

右婦見舅姑

贊醴婦醴當爲禮贊禮婦者以其婦道新成親厚之〔疏〕正義曰故氏云贊謂舅
者荅其行禮於己也舅姑皆立於席吳氏廷華云猶宰夫爲主
卑之禮也是時舅姑皆不自醴之者於其始至宜示以尊
人之義江氏筠云自來說贊皆用男子蔡敬齋本義則云
以婦女之曉禮儀者爲之醴婦駁舊說云男女不親授受
豈有使男子引新婦見舅姑且酌而醴之之禮然案禮惟
婦人於丈夫乃有俠拜若同爲婦人雖婦之於姑亦不俠
拜此何以受醴啐醴兩見婦又拜文蔡因爲之說曰贊代
舅姑拜送故婦又拜蓋婦與舅行禮當俠拜故也然果如
所說則下文婦饋而姑酳之酳雖止爲姑禮實亦兼達舅
意又何以不俠拜筠謂贊雖代舅而既爲婦人則舉竟婦

人之相與拜也婦與婦行禮而爲俠拜禮未之有欲明男
女之別而創禮所未有之拜未見其說之允也且經惟男
子有奠爵之拜若婦人之拜皆執爵者此經於贊自酢云
贊洗爵酌于戶外尊入戶西北面奠拜果婦人而然乎
席于戶牖閒室戶西牖東南面位疏正義曰賈疏云禮子禮婦禮賓客皆於此尊之至也**側尊**
甒醴于房中婦疑立于席西疑正立自定之貌疏正義曰疑凝通鄭讀爲仡然從
于趙盾之仡疑立者不偏倚不搖動之意玉藻云立容德
是也立於此者俟贊者酌醴而出也立時少久故特著其
容孔氏廣森曰當讀如士相見篇不疑君之疑疑立者斜
向舅姑立也於君以不敢斜向爲敬獻酢則又必向所與
行禮者爲敬若鄉飲酒賓西階上疑立是向主人立也主
人阼階東疑立是向賓立也周禮曰不正其主面亦不背
客此疑立之道乎大抵足有定位而面無定矚隨其所敬
轉向之是之謂疑立今人行禮時亦惟習於此節斯敬賓
之意達矣**贊者酌醴加柶面枋出房席前北面婦東面拜受贊**
西階上北面拜送婦又拜薦脯醢婦東面拜贊北面荅之變於丈夫始冠成人之

禮疏正義曰婦於贊乃俠拜者重其爲舅姑醴己也婦又
拜荅執觶拜也其下二拜亦然注云變於丈夫始
冠成人之禮者賈疏云冠禮禮子與此禮婦俱在賓位彼
禮子南面受醴此則東面不同彼南面者以向賓拜此東
面者以舅姑在東亦東面拜之也**婦升席左執觶右祭脯醢以柶祭醴三**
降席東面坐啐醴建柶興拜贊荅拜婦又拜奠于薦東北
面坐取脯降出授人于門外奠于薦東升席奠之取脯降出授人親徹且榮得禮人謂
婦氏人疏正義曰張氏惠言曰婦升席皆當由序西席則當
如冠禮東上褚氏寅亮云上經注云婦人與丈夫
爲禮則俠拜此婦拜之通例也敖氏何獨於此經云重其
爲舅姑醴己然則他禮不俠拜邪其有不俠拜者惟荅拜
爲然少牢獻侑不俠拜者辟獻尸禮張氏爾岐云祭禮南
面啐醴東面奠觶又南面取脯則北面韋氏協夢云醴子
奠觶拜賓荅拜冠者不又拜此婦又拜者贊者爲舅姑醴
婦婦拜贊者猶拜舅姑也故贊旣荅拜婦又拜敬之至也
降降西階也出出寢門也凡受醴者必取脯以降榮見
禮也案升席下當有坐字授婦氏人則歸示其父母矣

右贊者醴婦

舅姑入于室婦盥饋饋者婦道既成成以孝養疏盥以致其潔饋以致其養於既授脯卽反而行是禮昏義曰明婦順是也案舅姑既醴婦婦卽饋舅姑所以荅舅姑之禮又以執爲婦之道也**特豚合升側載無魚腊無稷竝南上其他如取女禮**側載者右胖載之舅俎左胖載之姑俎異尊卑竝南上者舅姑共席於奧其饌各以南爲上其他謂醬湆葅醢女謂婦也如取婦禮同牢時疏正義曰竝上徐本集釋通解俱有今文竝當作併今文二字案既有今文二字則當字宜衍○盛氏世佐云側載者合左右胖升於鼎而載之俎則獨用右胖也特牲少牢及鄉飲酒禮皆用右胖此亦宜然然則舅姑亦共俎矣不合載者此婦供養之道非盛禮也注疏說恐非右兩胖各載一俎異於同牢之合載也非無魚腊之謂士虞禮烹一胖故曰側烹此各載一胖故曰側載若因無魚腊而言側則彼固有魚腊爨矣脊亦分爲二載諸兩俎士室約淺一丈八尺向東既接設兩席北墉下焉能更橫容

婦席邪當依注其席之說室以奧爲尊故舅居奧而姑居舅北敖氏謂舅北姑南非也賈疏云自側載以下南上以上與取女異彼有魚腊并稷此無魚腊無稷彼男東面女西面別席其醬湆葅醢夫則南上婦則北上今此舅姑共席東面俎及豆等皆南上是其義也雖不言酒既有饋明酒在其中程氏瑤田云凡禮設飯陳簋必黍稷竝進以稷五穀長設之爲敬也昏禮同牢皆食亦黍稷竝設今婦饋舅姑特見無稷明但設黍也黍稷竝設飯必精美不進疏食也注云竝當作併者胡氏承珙云當字疑衍竝併義略同鄭於竝注云竝南上者舅姑其席文作竝不應云竝當作併竝雖皆訓併然多壘併字不用此竝也互相訓竝讀如旁併并竝併義有別許互訓者禮經注云古文竝今文作併併是古二字同也承珙案鄭注此經竝皆訓併是二字義則一概從竝故有司徹注又壘古文作併者不用也**婦贊成祭祭肺**贊成祭之今文無成也疏卽席於奧文略也成者謂既授之又處置之使知當在豆間贊祭則其餘皆贊矣卒食亦三飯矣從者無贊故婦贊之祭祭薦及黍也疏正義曰不言舅姑

從肝席也敖氏云婦洗於北堂酌於室中北墉下之尊西面酳戶西北面拜舅姑荅拜於其席**席于北墉下**墉牆也室中北牆下疏○賈疏云此席南向北向以西方爲上席東上誤正義曰徐本集釋通解俱有首三字今本亮云此席將爲婦餕之位褚氏寅亮云席南向北向以西方爲上席也敖氏謂此席統於主席也**婦徹設席前如初**

西上婦餕舅辭易醬婦餕者即席將餕也疏○盛氏世佐云辭辭其餕也婦將餕姑之饌姑不辭而舅辭易醬者嫌淬污疏正義曰釋文淬本或作染○盛氏世佐云辭辭其餕也易醬示從舅命也沈氏彤曰敖氏謂易醬御爲之非也此蒙上舅辭之文葢舅親易之下經婦餕姑之饌則姑酳之此舅辭婦之餕則爲之易醬猶酳之之義禮必有報且姑之醬非舅不得輒易也自婦見舅姑至舅姑饗婦壻皆不與亦禮不參之義**婦餕姑之饌御贊祭豆黍肺舉肺脊乃食卒姑酳之婦拜受姑拜送坐祭卒齊姑受奠之**奠之於篚疏正義曰徐本集釋通解敖氏俱有首二字○內則子婦佐餕既食恆餕則舅食婦餕其常也此辭者未授使代尙行賓禮也然婦則自率其常禮而已醬爲饌本既經指

帥不易則於尊者爲褻故易之猶燕禮不敢褻君爵之義也舅尊而姑親則易矣故特言餕姑之饌以明之下祭及食則又合兩饌而言也賈疏謂不餕舅餘先儒又謂易醬爲易姑之醬而餕其饌竝與內則之義不符盛氏世佐云餕餘亦祭敬尊者之餘也豆菹醢也上肺祭肺也祭者五詳著之見其無不祭也且與上婦贊成祭之文互備敖氏云婦拜於席南面姑亦拜於西墉下東面之位也卒齊而姑受亦不拜既齊矣餕禮輕簟在房戶之東南案脯醢皆祭言豆以概籩也贊亦授之**婦徹于房中媵御餕姑酳之雖無娣媵先于是與始飯之錯**古者嫁女必姪娣從謂之媵姪兄弟之女弟也娣尊姪卑若或無娣猶先媵客之也始飯謂舅姑錯者媵餕舅餘御餕姑餘也古文始爲姑疏正義曰徐本楊氏俱本文合○案此當媵御徹之曰婦者葢姑親酳婦亦親徹也其設之當略如同牢禮御亦得酳未必甚賤此酳亦酌外尊盛氏世佐云婦人送者皆曰媵娣則妻之女弟從嫁者以士得有一妻者也送者非一人其中容有娣姪從嫁者以士得有一妻一妾故也士妻從嫁者或娣或姪科取其一經惟言娣者舉尊以見卑耳無娣謂無從嫁者也北面之勢不足盡人

骨肉之親雖不以娣姪客也褚氏寅亮云先是婦止餕姑餘不得言鐙至是則有交鐙之義矣而必言始飯者見止餕餘而不食舉也何也姑所舉者婦已餕訖惟餘舅所舉者而已若媵食舅所舉而御無舉可食一食舉一不食舉非交鐙之義故媵亦不餕舉經特著始飯二字以明交鐙而餕止敦黍也古文作姑者胡氏承珙曰姑飯者媵御共餕姑之飯黍而不餕舅飯亦不敢褻之意

右婦饋舅姑

舅姑共饗婦以一獻之禮舅洗于南洗姑洗于北洗奠酬

以酒食勞人曰饗南洗在庭北洗在北堂設兩洗者獻酬酢以潔清爲敬奠酬者明正禮成不復舉凡酬酒皆奠於薦左不舉其燕則更使人舉齊(疏)正義曰更陳本誤作受○賈疏云共饗婦以一獻之禮者案下記云饗婦姑薦焉注云舅姑共饗婦舅獻齊姑薦脯醢但薦脯醢無盥洗之事今設北洗爲婦人不下堂也云姑洗于北洗洗者洗齊則是舅獻姑酬共成一獻仍無妨姑薦脯醢也褚氏寅亮云舅姑席位當如見時注中其燕以下補經未備容饗

後亦燕朱子曰以鄉飲酒約之席在室戶外西舅酌酒獻婦於席西受飲畢更酌以酬婦婦受觶奠於薦左不舉正禮畢敖氏云舅洗酳以獻也姑洗洗觶以酬也婦酢舅亦洗於北洗皆不辭洗不拜洗其獻酢則各於其席前舅拜於阼階上北面婦拜於席西東面姑酌婦則於主人之席北而奠觶於薦東也不燕者尊卑之分嚴也張氏惠言云饗婦禮略以意言之舅降取觶於篚婦避於房舅升酌筵前北面婦筵西東面拜受舅阼階東面拜送卒觶拜舅答拜更觶洗酌阼階上酢舅舅西面拜受婦復位東面拜送婦薦脯醢亦宏有折俎舅祭卒觶拜婦答拜姑洗於北洗酌筵前北面酬婦拜卒觶婦北面於姑西答拜姑洗酌婦北面拜受姑北面拜送姑復位婦奠觶於薦左復位堉案義疏云舅獻姑薦疏云舅獻姑酬其成一獻下記亦云姑酬婦更觶自薦則一饗而已獻酢酬之節皆備也據鄉飲酒禮獻賓席前北面酬則席前北面賓酢主人則席前東南面薦脯醢此經第言一獻至所謂酬者考之於禮主人酬賓則奠於薦右鄉飲酒禮主人奠觶于薦西是也賓及主人拜送後賓乃奠於薦左

徹薦正義曰此經薦北面薦觶于薦東是也此經薦酬當亦合姑婦薦在左酢則當有舅席如婦見時所設婦東南面迭齊於舅姑酬則無酢故略之吳氏廷華云一日之間行見舅姑禮又行醴婦禮又行饋舅姑禮其禮亦甚繁乃又以饗禮責其行不但過勞恐日亦不足是當異日爲之不必强爲之說也

舅姑先降自阼階婦降自阼階

主明代己

疏正義曰賈疏云曲禮曰子事父母升降不由阼階是授婦以室之事也授之室使爲主人尊者升降之處今舅姑降自西階婦降自阼階是授婦以室之事也案舅姑同降自西階舅姑是有司授之俎葢特豚也

歸俎于婦氏人

言俎乃從之

則饗

疏正義曰通解作明得禮案賈疏云三牲是賓所當得則作所字

禮有牲矣婦氏人丈夫送婦者使有司歸之丈夫送婦者使有司歸於女之父母所得禮也作明得其禮設薦俎就之明已所得禮也亦是此意

要義作明所得禮案賈疏云三牲是賓所當得則作所字

爲是鄉射注云遷設薦俎就之明已所得禮也亦是此意

○盛氏世佐云歸者舅姑饗婦亦歸其俎者亦所以厚禮之

右舅姑饗婦

舅饗送者以一獻之禮酬以束錦

送者女家有司也賓至

以相厚古文

疏正義曰盛氏世佐云冠禮酬賓用束帛儷皮此不用帛用錦皆作帛

錦皆作帛

酬賓又從之以束錦所云女家有司者尊無送卑之法士無臣故知有司送之也

云古文錦皆作帛者胡氏承珙云敖氏云聘禮使介行禮用錦不用帛辭主君之幣也此無所辭不當用錦宜從古案昏禮用束帛此酬用束錦或亦辭昏禮之正歟小行人合六幣錦次帛繡次錦則差次可知姑饗婦人送者酬以束錦婦人送者隸子弟之妻妾

凡饗速之若異邦則贈丈夫送者以束錦

贈送也就

疏正義曰士卑不嫌外.娶先儒俱有明說敖氏以此例速之

皆就館速之若異邦則贈以束錦則賓館

疏正義曰大夫泥矣贈錦又在酬錦外丈夫送者贈以束錦婦人亦贈可知不言婦人者文略

注云就賓館者贈賄之等皆就館故知此亦

注言婦人者文略

就其館也

疏正義曰此亦就館也李氏如圭云聘賓至郊而

右饗送者

若舅姑既沒則婦入三月乃奠菜沒終也奠菜者以筐祭菜也蓋用蓫疏正義曰奠菜祭菜殺於正祭此所謂廟見也婦人必舅姑授之室使代己而後主祭祀舅姑在則降阼階時已受之舅姑與祭可矣若舅姑沒則無所受矣故於時祭之先行廟見之禮以明其職之所有所自受然後可以助祭也必三月者時祭無過三月故以久者言之若昏期近於時祭則不必三月矣下記言三月祭行亦以廟見之後乃可以主祭也江氏筠云賈疏引曾子問三月廟見云云謂卽彼祭於禰一也曾子問孔疏則謂廟見奠菜祭禰是一事萬氏充宗云然則舅姑在者高曾祖禰之廟可以不見乎觀曾子問又曰女未廟見而死不祔者以未廟見也曰祖曰皇姑則知廟見及高曾祖矣今案曾子問所云廟見是專指舅姑在者其所云祭禰卽此經之奠菜指舅姑沒者止行祭禰而別無廟見又非卽祭禰爲廟見如注疏家之說也或曰經既著奠菜之禮矣何以不幷著廟見之文曰經本詳初昏及凤興事初不及三月而後其言奠菜者特以見舅姑禮及之非主爲廟見致詳也褚氏寅亮云舅沒姑存則當時見姑亦三月廟見若舅沒姑存則婦入無廟可見斯不行

奠菜之禮矣賈疏極分明庾氏蔚之謂舅姑偏有沒者見其存者不須見亾者豈禰廟可以不見乎崔氏靈恩謂盥饋於存者廟見於亾者當舅見在姑未有專廟又何由而見乎皆屬一偏之見疏謂婦入無廟以舅尚存則權附於皇祖姑之廟耳既入皇祖姑之廟矣乃竟專見姑乎事有難處故姑沒舅存斷以不見爲正三月祭行達禮也三月祭菜變禮也不可混而爲一孔穎達謂奠菜之禮適婦乃得行之庶婦則否矣席于廟奧東面右几席于北方南面廟考妣之廟正義曰賈疏云周禮司几筵云周禮雖合葬及時同几精氣合又祭統云設同几同几卽同席此卽祭於廟中而別席者此既廟見若生時見舅姑別席異面是以今亦別席異面象生不與常祭同也敖氏云右几見席南上也凡設几倚在席之上端舅席東面而南上姑席南面而西上與生人室中之席東面者北上南面者東上鬼神則變之生時見舅姑舅無几主於筭者也張氏爾岐云席於奧者舅席也席於北方者姑席也祝盥婦盥于門外婦執筭菜祝帥婦以入祝告稱

婦之姓曰某氏來婦敖質嘉菜于皇舅某子帥道也入入室也某氏者齊女則曰姜氏魯女則曰姬氏來婦言來爲婦嘉美也皇君也疏盥不言其處如常祭可知也婦盥于門外著其異也盖祝先入筵几於室中降盥於阼階東南之洗乃出廟門帥婦以入也賈疏謂祝盥亦於門外非也某子之解敖說得之盖謂父爲大夫子爲士者也廟見祭類故以生者爲斷若其舅亦士也當稱其字曰伯某甫矣胡氏匡衷云祝接神之官論語祝鮀治宗廟則有祝明矣或曰此樂記宗祝辨乎宗廟之禮士得立廟則有祝明矣或曰此祝贊婦廟見當爲女奴曉事者如周禮之女祝婦拜扱地坐奠菜于几東席上還又拜如初扱地手至地也婦人疏正義曰吳氏廷華云坐首當爲跪盧氏弼弓曰李疑東字爲誤盖當言北○盛氏世佐云婦人拜法見於經傳者五曰肅拜少儀云婦人吉事雖君賜肅拜是也曰手拜少儀注曰凶事乃手拜孔疏云婦人除爲喪主其餘輕喪凶事乃有手拜是也曰稽顙是也曰頓首左傳晉穆嬴抱太子以適趙氏頓首于宣子是也曰扱地此奠菜禮是也唯肅拜爲正餘皆非吉禮扱地之拜盖介乎吉凶之間以致其哀敬之意歟以男子九拜例之肅拜軍中之拜手拜盖與空首相似其法先以手至地而頭來至手也稽顙即凶拜頓首是男子平敵相與之拜而穆嬴施於其臣疏家以爲私求法非禮之正然嬴遭襄公之喪則亦凶拜也始如吉拜而後稽顙爲殷之凶拜歟扱地於九拜無所似賈疏謂以手至地而首不至手又與空首不同稽首拜頭至地臣拜君之拜最重非謂拜法似之也然則扱地與肅拜異稽顙又與扱地異手拜與扱地皆以手至地而首或至手或不至手亦未精矣又案肅拜之法周禮注云肅拜但俯下手今時揖也疏引鄉飲酒注推手曰揖爲證少儀注云肅拜低頭也若然女子拜盖不折腰屈膝矣郝氏謂男子坐拜婦人立拜故婦見舅姑手棗栗殷脩拜而後奠若坐奠必先奠後拜此說得之敖氏云凡婦人之拜以左掌據地故右手執物而可以拜始末講平肅拜之法歟特牲禮主婦致爵詰酌酢左執爵拜則以左掌據地之說不辨自破矣盖扱地之拜爲不逮事舅姑者設將以生其哀慕之心焉故與凶事手拜相似也案婦拜棗拜送也奠菜于几

東席上象受也還又拜象荅拜也此禮與生時舅姑相似張氏爾岐云此在奧之席凌氏廷堪禮經釋例曰士昏禮疏云婦人肅拜爲正今云扱地則婦人之重拜也猶男子之稽首亦拜中之重故以相況也考少儀曰婦人吉事雖有君賜肅拜爲尸坐則不手拜肅拜至地也婦以肅拜爲喪主則不手拜鄭注肅拜低頭也手拜拜手拜耳是拜扱地卽手拜之類惟手拜用於凶事扱地卽手拜用於吉事爲異葢婦人之拜皆立扱地始坐拜也

婦降堂取箪菜入祝曰某氏來婦敢告于皇姑某氏贄菜于席如初禮降堂階上也室事交乎戶今降堂者敬也於姑言敢告舅尊於姑也疏正義曰敖氏云入而北面也祝亦在左告之如初禮而贄於席上之右還又拜也盛氏世佐云姑之生也婦不俠拜今乃如見舅之禮者接神之道宜然也張氏爾岐云此北方之席也

婦出祝閤牖戶凡廟門無事則閉之疏正義曰注云廟門無事則閉賈疏云神尚幽也先牖後戶閤之次第也啟則先戶而後牖矣

老醴婦于房中南面如舅姑醴婦之禮因於廟見禮之疏正義曰敖氏云不於堂醳尊者在之處也張氏

爾岐云亦象舅姑生時因婦來見遂禮之也房中廟之中盛氏世佐云上云贊醴婦贊卽老也以其助舅姑行禮故曰贊此無助故直指其人言之老家臣之長必有德而年高者爲之故使之醴婦所以代舅姑也特牲少牢禮有主婦與尸祝佐食實獻酢致酳之事古人行禮不以爲嫌也又郝氏謂三月廟見以夫婦共爲祭主非以三月爲限也苟未三月而及祭期婦可以不與於祭乎與於祭可以不先見乎此皆臆說也婦入三月然後祭行未三月而及祭期婦固不與也以其未成婦也

壻饗婦送者丈夫婦人如舅姑饗禮疏正義曰盛氏世佐云春秋宣五年經高固及子叔姬來左傳云反馬也杜注禮送女畱其送馬謙不敢自安三月廟見遣使反馬此士禮雖無反馬之事然送女者則必俟其成婦而後歸亦猶謙不敢自安之意也舅姑存則以昏之明日見於舅姑舅姑醴之婦禮成矣送者可以歸矣故舅姑於饗婦之後卽饗送者不必三月也若舅姑旣沒則必待三月廟見而後成婦記云擇日而祭于禰成婦之義也又云女未廟見而死歸葬于女氏之黨示未成婦也成婦歸葬于夫氏之墓示已成婦也而後送者乃可以歸故經言壻饗送者於老醴婦之後著其行禮之節也敖氏云此禮宜行於始嫁之時非也且婦

未受醴而先饗送者亦
失其先後尊卑之次矣

右舅姑沒婦廟見及饗婦饗送者之禮

記

士昏禮凡行事必用昏昕受諸禰廟辭無不腆無辱用昕使者用昏壻也腆善也賓不稱幣不善主人不謝來辱 疏 正義曰昕陽始也昏陰終也於禰廟然後行事也蓋據壻家言之此爲適士二廟者言其祖禰共廟雖受諸禰廟終不得云禰廟 注云賓不稱幣不善主人不謝來辱者郝氏云腆厚也辱汙也以物贈人自稱不腆謙言薄也賓至主人稱辱謙己汙也男女匹合不得言薄言汗示誠信也顧氏曰婦妹人之終始也先王於此有省文尚質之意焉故辭無不腆無辱告之以直信曰先人之禮而已所以立生民之本而爲嗣續之基尚不尚乎文辭也非徒以教婦德而已摯不用幼皮帛必可制摯鷹也皮帛也 正義曰摯使者及壻儷皮束帛也 疏 所執以相見也幼謂

雉也不用幼所以釋用腶之義此古人用幣之通法也郊特牲謂幣必誠聘禮記幣美則沒禮或失之褻靡或失之濫惡是皆不可制也可制則無二者之弊矣 腶必用鮮魚用鮒必殺全殺全者不餒敗不剝 疏 正義曰集釋校云說文有餧無餒云餧飢也一曰魚敗曰餧五經文字云餧奴罪反飢也經典相承別作餒亦爲飢餓字以餧爲餒餉之餧字書無文是也○褚氏寅亮云惟九鼎乃有鮮腶今有之者非攝盛也直取其新解之郝氏曰鮒鯽魚性相依附曰鮒殺全者謂體備盛氏世佐云殺全謂豚俎也殺骨體也全者不折也一骨分爲二曰折特牲少牢禮言俎之折者不一是皆有殺而不全也雖一體完矣而二十一體不備亦不可謂全若同牢之俎斯爲全耳

右記昏禮時地辭命用物

女子許嫁笄而醴之稱字許嫁已受納徵禮也笄女之禮猶冠男也使主婦女賓執其禮 疏 正義曰盛氏世佐云禮記曰女子許嫁笄而字雖未許嫁之婦人執其禮此敖氏之所本也然

先儒之論二笄禮則異是賀氏瑒謂許嫁者主婦爲之著笄女賓以醴禮之無女賓賈疏謂未許嫁而笄無主婦女賓使婦人而已又謂許嫁者用醴禮之朱子謂許嫁而笄主婦當戒外姻爲女賓使之著笄而自以家之諸婦行笄禮而遂禮之未許嫁者則不戒女賓主婦女賓執其禮褅記云言婦人執其禮明非許嫁之笄蓋以禮之婦人執其禮七字爲指未許嫁者言而敖則通上許嫁者爲一義此其所以異也詳褅記文敖說亦不爲無理特其所謂未許嫁笄之乎抑字而不復笄乎敖意似謂古女子皆二十笄而後許嫁許嫁復笄而字亦同惟有字而稱與不稱爲異耳韋氏協夢云笄女之禮與冠子略同冠子若不醴則醮用酒女子之笄亦可以醴與酒擇用之矣疏謂女子未許嫁而笄者始用酒意雖別之於已許嫁者而不知其說之非也蓋已許嫁與未許嫁皆以醴飲之加之特有稱字不稱字之分耳

月若祖廟已毀則教于宗室祖廟女高祖爲君者之廟也以有緦麻之親就尊者之宮

教以婦德婦言婦容疏正義曰敖氏云此據士族之貴者婦功宗室大宗之家疏言也祖女所自出之君也祖國君五廟大祖之廟不毀其餘先君若過高祖則毀其廟而遷之未毀者以其猶在今君四親廟之中也其與君共大祖者若大祖去今君五世廟未毀而教於公宮統於祖也祖廟雖不毀其禮亦與既毀者同祖廟未毀而教於宗室統於宗也

注云以有緦麻之親若三世共會祖之親者賈疏云共承高祖是四世親其禰廟是齊衰之親則最疏而言云教以婦德婦言婦容婦功者皆義文鄭彼注婦德貞順也婦言辭令也婦容婉娩也婦功絲麻也云大宗之家者皆義孔疏云大宗小宗之家悉得教之與大宗近者於大宗與大宗遠者於小宗此說不若賈疏云不於小宗者小宗卑故也若謂與國君絕服者教於大宗之家大宗絕服者教於小宗之家設有繼高祖之宗而與大宗矣此則孔說所不通也褚氏寅亮云異姓亦有宗子之室於彼教之

右記笄女教女之事

問名主人受賔還西面對賔受命乃降受賔於兩楹間南賔以女名（疏）正義曰敖氏云問名之儀主人以賔升西面賔升自西階東面問名主人阼階上北面再拜進受於楹間還於阼階上西面賔亦還於西階東面主人對賔受命乃俱降也吳氏廷華云致命皆當阿此時當亦如之當阿亦階上地但入堂淺耳

右記問名對賔之節

祭醴始扱一祭又扱再祭賔右取脯左奉之乃歸執以反命反命謂使者問名納吉納徵請期還報於壻父（疏）正義曰凡祭醴之法皆如此其記於此者以問名諸禮皆醴賔故也吳氏廷華云經醴賔以栖祭醴三此祭醴當指賔言況下明言賔取脯又言反命其爲賔之祭醴甚明賈疏以贊醴婦言之謬矣至所謂又扱再祭者據廣韻再仍也謂仍如始祭扱之以至於三也賈謂再祭分爲二祭非也

右記祭醴法

納徵執皮攝之內文兼執足左首隨入西上參分庭一在南攝猶辟也兼執足者左手執前兩足右手執後兩足左首象生曲禮曰執禽者左首隨入爲門中阨狹西上中庭位（疏）正義曰敖氏云先儒讀攝爲摺則訓疊也今人屈物而疊之謂之摺執皮攝之者中屈其皮疊而執之也內文兼執足攝之之法也文獸毛之文也內文者事未至也左首爲西上也云隨入者以其竝設嫌亦竝行也西上統於賔也參分庭一在南者參分庭深而所立之處當其參分之一故二分在北一分在南也此設皮之位亦當在西方　注云左首象生者褚氏寅亮云注是也非以西上故也故聘禮則右首矣盛氏世佐云攝皮之位說見聘禮敖云在西方非是云隨入爲門中阨狹者賈疏云皮皆橫執之近人云廟門容大扃七個注大扃牛鼎之扃長三尺每扃爲一個七個二丈一尺彼天子廟門此士之廟門降殺甚小故云門中阨狹隨入得竝也賔致命釋外足見文主人受幣士受皮者自東出于後自左受遂

坐攝皮逆退適東壁賓致命主人受幣庭實所用爲節士
謂若中士下士不命者以主人爲官長也自由也疏正義曰敖氏云釋外足見文所謂張皮也見文由也者事已至也皮以文爲美故當授受之節宜示之他時則否士謂主人之私臣非指有爵者言也自東自門東而來也士之私臣其位在門東北面後與左皆據執皮者言也受者居客之左便其先執前乃執後也聘禮曰賓出當之坐攝之逆退在東者先退由便也此記與聘禮互見當參考　注云賓致命主人受幣庭實所用爲節者賓堂上致命時執皮者庭中釋皮外足見文主人堂上受命時主人屬吏受皮者自東方出執皮者之後至其左北面受之也云若中士下士不命者以主人爲官長者韋氏協夢云士謂主人之私臣及府史胥徒之屬注以中士下士當之固非而敖氏專指私臣言亦未備

右記納徵庭實之節

父醴女而俟迎者母南面于房外房中南面蓋母薦焉重
昏禮也女奠齊於薦東立於位而俟壻壻至父出使擯者請事母出南面房外示親授壻且當戒女也疏正義

曰注云蓋母薦焉者賈疏云舅姑共饗婦姑薦脯醢故知父母醴女亦母薦脯醢云奠齊於薦東者士冠禮子與醮子及此篇醴賓禮婦皆奠齊於薦東明此亦奠齊薦東也

有正焉若衣若笄母戒諸西階上不降女出于母左父西面戒之必
正義曰不敖氏集釋作勿出房面行故云出于母左父在阼階上西面故因而戒之母戒諸西階上者母初立房西女出房母行至西階上乃戒之也　注云必有正焉者盛氏世佐云以物爲憑曰正母施衿結帨庶母施韠皆謂以物與之則此衣若笄亦父戒時子女使服之識而弗忘也

右記父母授女

婦乘以几從者二人坐持几相對持几者
石大夫諸侯亦應有物屨之但無文今人猶用臺盛氏世佐云從者二人蓋夫家之從者跪而持之者几卑故也相對各持其几之一端也疏正義曰賈疏云王后則屨重慎之

右記婦升堂法

婦入寢門贊者徹尊冪酌玄酒三屬于尊棄餘水于堂下階間加勺屬注也玄酒水貴新昏禮又貴疏正義曰敖氏曰云酌則以勺也棄餘水者不欲人褻用之也徹冪加勺兼指二尊而言吳氏廷華云周禮酒正疏云若五齊加明水三酒加玄酒爲十六尊盎以五齊各有一明水之尊也司尊彝疏云雞彝盛明水鳥彝盛鬱鬯五齊三酒幷配尊則尊有十八是以酒正疏十六尊又增出玄酒鬱鬯二尊爲十八尊也十八尊中正尊與配尊各九即此疏配尊等說也案郊特牲只有齊加明水無三酒加玄酒之文說所謂加明水不過如禮運所謂玄酒在堂醴醆在戶盎於五齊之外別加一明水之尊非謂五齊各有一明水之尊也又據彼文云明水說之似五齊各有一明水以說之不知五齊雖有異同而明水則一何必分而爲五且據司尊彝疏鬱鬯用五齊五齊用三酒三酒用水盎爲說清說醆言之如其說亦止三酒用水與鬱鬯五齊何涉此賈疏復舉以爲說謬矣

右記注玄酒之節

笄綃被纚裏加于橋舅荅拜宰徹笄被表也笄有衣者婦所以庇笄其制未聞今文橋爲鎬疏正義曰盛氏世佐云橋制漢時已不可考無論後世聶圖云舊圖云讀如橋舉之橋以木爲之似今之步案高五尺下跗午貫舉笄處亦午爲之此則漢法也郝氏曰橋笄盖曲起如橋以被覆其上奉以進曲禮奉席如橋衡聘禮勞以二竹簋方玄被纚裏有盖其實棗栗與此同二說不同請以經文折之經云加于橋則所以庇笄也當從注云笄盖者非也字从木則以木爲之當從圖命名之義或取其狀相似則如橋之說亦未可盡廢特其所稱橋衡之義亦與鄭異鄭注曲禮云橋井上榉注云今文橋爲鎬者胡氏承珙云說文橋水梁也橋之本義爲橋奉席如橋衡是也此橋所以庇笄鄭雖云其制未聞然作橋於義爲近若鎬爲盥器與此無涉故不從古文

右記笄飾及受笄之節

婦席薦饌于房醴婦之席薦也疏云醴婦時惟席薦並有俎俎則不饌於房從鼎升於俎入設於席前今據醴婦時同有席與薦饌於房中者言也盛氏世佐曰經但云席于戶牖間而不見席未設時所陳處故記之薦謂脯醢也冠禮筵在南尊在北邊豆次尊南上此宜亦如之未設時先饌于房及其設之則席在舅姑寢堂上客位脯醢設於席前饗婦之位同注說是也饗婦姑薦焉舅姑共饗婦以一獻之禮不言姑薦故記之婦洗在北堂焉洗在北堂所謂北洗北堂房中半以北洗南北直室東隅東西直房戶與隅間疏正義曰賈疏云之房無北壁故得北堂之名知房無北戶者見上文尊于房戶之東房有南戶矣燕禮大射皆云罍膳者升自北階立于房中不言入房是無北壁而無戶是以得設洗直室東隅也敖氏云室之東隅有二云在北堂故無嫌於南簷也庭中設洗水在洗東簷在洗西矣盥爲將洗齊以酬舅也無嫌於盥不洗故惟以盥見之此洗內洗也亦曰北洗凡其設之與盥者之位皆如此記主爲婦禮發之故惟云婦洗盛氏世佐曰古宮廟之制楊氏儀禮旁通圖最分明惟北堂之說略焉今以禮家言推大夫士屋皆兩下五架正中曰棟棟南兩架爲楣爲廇皆堂也棟北兩架西爲室東爲房室與房之南皆有壁有戶有牖室北有牆謂之北墉房北無牆故名其半以北曰北堂婦洗設於此云直室東隅者明其在房之西偏也謂天子諸侯有左右房大夫士惟有東房西室者此鄭義也陳氏祥道謂大夫士之房室與天子諸侯相同非也婦酢舅更爵自薦更爵相因也疏正義曰更爵者爲姑親薦己故不敢使人薦舅行禮欲其稱也不敢辭洗舅降則辭于房不敢拜洗不敢與尊者爲禮正義曰此謂舅將獻婦之時也舅降謂降洗也婦辭于房者既不從降又不敢安於堂上故宅辭也張氏爾岐云辭洗拜洗賓主敵者之禮婦於舅則不敢也凡婦人相饗無降姑饗婦人送者於房無降者以北洗簟在疏正義曰敖氏云此謂姑饗婦人送者與舅沒而姑上存饗婦者也故以凡言之言婦人相饗無降明男

女相饗則有降者如上記所謂舅降是也

右記醴婦饗婦饌具儀節

婦入三月然後祭行

入夫之室三月之後

於祭乃行謂助祭也 疏 正義曰程氏瑤田云助祭自兼適婦庶婦言賈疏惟指適婦未備若三月廟見則惟適婦以廟見奠菜象盥饋庶婦不饋則亦不奠菜也韋氏協夢云祭謂四時常祭若然則三月之前雖有祭事婦亦不行不行者未成婦也盛氏世佐云特牲少牢禮婦人助祭者內賓宗婦皆與此不專指適婦若謂助夫祭爲主婦必舅姑既沒或老而傳者乃得爲之舅在無姑仍不得爲主婦也敖氏此禮該舅姑之存沒而不兼庶婦言亦未爲備知

右記婦助祭之期

庶婦則使人醮之婦不饋

庶婦庶子之婦也使人醮之不饗也酒不酬酢曰醮亦有脯醢適婦酌之以醴尊之庶婦酌之以酒卑之其儀則同不饋者共養統於適也 疏 正義曰褚氏寅亮云醴適婦與醮庶子同則醮庶婦與醮庶子位在房外南面矣敖氏疑此席亦在戶閫非也張氏爾岐云亦昏之明日婦見舅姑時因使人醮之於房外之西如醴婦之儀婦不饋則舅姑亦不饗也盛氏世佐云或疑醮禮亦行於見舅姑之日斯時房外之位姑實在焉豈庶婦見舅姑其位亦異於適歟曰非也上文贊醴婦時舅姑尚在阼與房外之位醴畢乃入室若親醴之然所以尊適也此云使人醮之則舅姑早入於室矣無妨席於房外也人亦室老也舅姑不在其位故不云贊 注云酒不酬酢曰醮者亦如庶子醮然知亦有脯醢者以饗婦醮子皆有脯醢也云其儀則同者適婦用醴於客位東面拜受醴贊者北面拜送今庶婦於房外之西者亦東面拜受醮者亦北面拜送也

右記庶婦禮之不同於適婦者

冒辭曰吾子有惠貺室某也

皆辭擯者請事告之辭吾子謂女父也稱有惠明下達貺賜也室猶妻也某壻名 疏 正義曰賈疏云壻家見許故今得言貺室若然冶長可妻也某壻名則納采之前固有行媒以合二姓之好矣經不具者以不在六禮之內也某有先人之禮使某

也請納采某壻父名也疏正義曰使下敖氏有此字○案某也使名也疏行禮而推本於先人示不敢自爲主也

對曰某之子蠢愚又弗能敎吾子命之某不敢辭對曰

者擯出納賓之辭某女父名也吾子謂使者今文弗爲不無能字疏正義曰徐本集釋通解俱作今文○弗爲不者胡氏承珙云下文納吉對曰某之子不敎蓋至納吉則事已定而情彌親故其辭徑遂此納采則禮初行而情未愜故其辭微婉耳致命曰敢納采疏正義曰賈疏云此使者升堂對辭如納徵不言之者文不具也敖氏云此不言對則是主人惟拜而已

右納采之辭

問名曰某既受命將加諸卜敢請女爲誰氏某使者名也誰氏者謙也不必其主人之女疏正義曰某壻父名言壻父既受主人之命將加之於卜敢請女爲誰氏也注以某爲使者名加卜豈使者事乎盛氏世佐云古人有姓有氏姓如姬姜之類氏如叔孫季孫之類男子惟稱氏婦人恆稱姓記云幼名冠字五十以伯仲男子之禮也婦人既笄之後卽以伯仲爲字而稱之皆與男子異故以姓配伯仲婦人之通稱間有以姓配氏者如欒厲之妻曰欒郗郭偃之妻曰欒東郭姜之類蓋傳者以此相別耳非常稱也婦人之氏有二種而姓氏之氏不與焉一則以姓爲氏如曰姬氏姜氏是也一則以字爲氏如曰仲氏是也不同詩所稱戴嬀大任皆曰上云某氏來婦某姓也此云女爲誰氏誰字也禮本問名辭乃問字者使者不敢斥言主人則直告以女名矣若女之姓氏於媒氏傳言時已知之何必問耶注誤以問名爲問姓嫌於知而復問故以謙不必其主人之女解之非也疏家主於護注遂創爲名有二種之說此皆泥於婦人不以名行者特以婦人無外事故名不聞於人非謂有名而不稱也昭二十七年左傳云請以重見是婦人稱名之例矣周禮媒氏云凡男女自成名以上皆書歲月日名媒記云男女非有行媒不相知名然則女子未字以前其名不出於閨惟媒氏知之而男家則猶待也姜氏亦知注疏之誤而其說以問名爲問字亦未爲得又不駁注不必其主人之女云卽收養爲己女亦當姓主人之姓豈有養女仍以本姓姓之而待請其姓此尤非也男女辨姓收養之女不必不以本姓姓之不知其姓當以

賓告男家而使卜之如買妾不知其姓則卜之之例豈得言己之姓而或犯同姓爲昏之厲禁哉然其告之也亦當於媒氏傳言之時不待納采後尚煩男家之問此注說所以難通也皆義孔疏云問名者問其女之所生母之姓名云爲誰氏言女之母何姓何姓氏也亦非問女名將以卜之也問女母之姓名何爲哉又下文吾子有命以卜之也至某不敢辭皆賓在廟門外與擯者對荅之辭卽經所謂擯者出請賓執鴈請問名主人許者也賓致命於堂當曰敢問名主人則直以女名對之卽上記所謂主人受鴈還面面對者也疏以此爲致命之辭張氏謂告擯者之辭當亦不異今皆不取敖說近是而謂致命亦當云敢請女爲誰氏恐非也不敢斥言而云誰氏者使者之辭直云問名者壻父之命自納采以至請期致命之辭俱以卜之例而餘則略之徵見其例而餘則略之對曰吾子有命且以備數而擇之某不敢辭卒曰某氏不記之疏正義曰命謂問女名也備數而擇之若曰不專采己女然謙也猪氏寅亮云賓之辭若不必爲主人之女主人之辭若猶有他女名對之卽上記所謂主人受鴈還面面對者也疏以此爲致命之辭張氏謂告擯者之辭當亦不異今皆不取敖說近是而謂致命亦當云敢請女爲誰氏恐非也不敢斥言而云誰氏者使者之辭直云問名者壻父之命自納采以至請期致命之辭俱以卜之例而餘則略之徵見其例而餘則略之對曰吾子有命且以備數而擇之某不敢辭卒曰某氏不記之疏正義曰命謂問女名也備數而擇之若曰不專采己女然謙也猪氏寅亮云賓之辭若不必爲主人之女主人之辭若猶有他姓與男氏議皆者無其事而設其辭皆謙退不敢質言也注云不記之者明爲主人之女者言主人辭對以己女

之氏而記者以其可知而不記耳

右問名之辭

醴曰子爲事故至于某之室某有先人之禮請禮從者言從者謙不敢斥也疏正義曰胡氏承珙云注云今文於爲于今文於爲于疏者說文于於也象气之舒㪚氏王裁云於者古文烏也於下云孔子曰烏乎也取其助气故以爲烏呼然則以於釋于亦取其助氣釋詁毛傳亦云于於也凡詩書用于字凡論語用於字蓋于於二字在周時爲古今字故釋詁毛傳以今字釋古字也此字蓋古文之後出者此字既出則又于於爲古今字凡經多用于凡傳多用於鄭於皆禮大射儀從古文作既夕記又從古文作于者正欲見古文二字已通用耳對曰某既得將事矣敢辭將疏正義曰行禮辭也先人之禮敢固以請主人辭疏正義曰此及下主人又請固請之固如故疏之之辭言先人見不可辭固堅也某辭不得命敢不從也賓辭也不得命者疏正義曰徐不得辭己之命

陳集釋通解楊敖辭已之命辭俱作許○此及下使者又荅也敖氏云此皆擯者傳賓主之辭卽經所謂請醴賓賓禮辭許者也

右醴賓之辭

納吉曰吾子有貺命某加諸卜占曰吉使某也敢告貺賜也賜命謂許以女名也某壻父名（疏）正義曰盛氏世佐云貺字絶句非賈疏於貺字絶句非對曰某之子不教惟恐弗堪子有吉我與在某不敢辭與猶兼也古文與爲豫（疏）正義曰賈疏云我與在以其夫婦一體夫旣得吉婦吉可知故云我兼在占吉中也注云古文與爲豫者胡氏承珙云與正字豫古文段俗字

右納吉之辭

納徵曰吾子有嘉命貺室某也某有先人之禮儷皮束帛使某也請納徵致命曰某敢納徵對曰吾子順先典貺某重禮某不敢辭敢不承命典常也法也（疏）正義曰儷皮束帛所之屬不言行禮物者賔特執以將命非幣帛之可比也盛氏世佐云致命之辭宜在敢不承命之後對曰吾子順先典云云當在致命曰某敢納徵之上

右納徵之辭

請期曰吾子有賜命某旣申受命矣惟是三族之不虞使某也請吉日三族謂父昆弟己昆弟子昆弟之子度謂卒有死喪度此三族者己及子皆謂服期以內之喪也（疏）正義曰申受命者自納期服則踰年欲及今之吉也記曰大功之末可以冠子嫁子（疏）正義曰申受命也徹氏引之云卒有死喪不測之患則不得嫁娶矣何以請吉日若豫料將來則又與惟是之文不合案不無也慮憂也無憂謂無死喪也三族無死喪則可行嘉禮故惟用此三族無虞之時請吉日也此與萃象傳之戒虞左傳之備其

不虞異訓彼謂不億度此謂無憂患也對曰某固惟命是聽使者前受命者申前事也疏正義曰張氏爾岐云主人以期當自壻家來故辭之曰某壻父名也對曰某固惟命是聽使者曰某敢不告期曰某吉日之甲乙疏正義曰使者來時本受請之此乃因其固辭而告之也對曰某吉日疏正義曰使者初執謙以吉期於壻父謂皆賓與主人面相往復之詞敖氏則以吾子有賜命以下至某敢告期為擯者所傳曰某日以下方屬堂上往復之辭二說俱未安謂皆堂上致命之辭則失卻擯者傳言一段如敖氏說又未免割裂之病蓋此辭皆使者在門外與擯者所往復者也其致命於堂當曰敢請期而主人亦惟拜命而已不於堂告期者以在門外已告也仍曰請期者以壻父之命本欲使者請女氏示期所謂某命某聽命於吾子也若於堂上直告之曰某日豈得為致命乎故以吉日私告擯者而致命仍曰敢請期期於情文兩得矣不記之者如上文納吉辭之例也又案皆辭凡使者稱吾子皆謂壻父也注以擯辭之吾子為指使者其餘尚可通矣使者明云某有先人之禮而對辭乃謂使者順先典是以重禮之覘為出於使者矣其可乎或疑向使者不合稱壻父為吾子然使者之稱吾子亦非面女父之辭也況壻父是使命所自出女家顧無一辭及之豈禮也哉惟體辭曰子為事故之子指使者言納吉對曰子有吉亦指使者而意則不專指使者猶下言我與在雖為擯者自我而意亦不專擯者也何以知擯者自我也凡擯者稱女父皆稱其名此不云某而云我則非指女父矣何以不稱吾子有吉某與在也吉不中而使與擯周旋其間樂其事之有成者亦與有榮焉曰中子曰我舉情之疏者而戚者可知也問名曰某既受命將加諸卜注以以某為使者名亦非也此與某加諸卜某既申受命矣兩處語意相似某字皆當指壻父名時雖未反命而使者已受命矣將加諸卜不可謂使者卜也一使兼行二禮皆出自壻父之命故辭必稟之某敢納徵之某亦當指壻父名以此是致壻父之命也

右請期之辭

凡使者歸反命曰某既得將事矣敢以禮告主人曰聞命

矣告禮所執脯（疏）正義曰通典無告字玩賈疏意似亦無告字○張氏爾岐云凡者五禮使者皆然注云告禮所執脯者盛氏世佐云上記云賓右取脯左奉之乃歸執以反命則知此禮是謂所執脯矣葢以已之得禮明不辱命也至其在女家交際之儀酬荅之辭自當一一述於主人而記者則不及詳敖氏謂禮卽女家所受納采問名之類不若注說之安也

右使者反命之辭

父醮子

子壻也（疏）正義曰男言醮女言醴互文也取婦以承其禮亦應在廟與醴女同賈疏以不言神位故知其不在寢未免穿鑿

命之辭曰往迎爾相承我宗事

相助也宗事宗廟之事（疏）正義曰爾相謂婦也祭統記國君取夫人之辭而故謂婦爲相承我宗事卽昏義所云上以事宗廟而下以繼後世也

勖帥以敬先妣之嗣若則有常

勖勉也若猶女

也勉帥婦道以敬其爲先妣之嗣女之（疏）正義曰張淳云釋文作帥道當行則當有常涘戒之詩云大姒嗣徽音云勉帥道婦張氏之說是也帥之訓道上文已具故此不復言但曼帥道二字以見義○張氏爾岐云當四字爲句事嗣叶相常首尾叶敖氏讀勖帥以敬爲句先妣之嗣爲句句言女當勉帥之以敬彼能敬則盡婦道而可以嗣續我先妣之事矣王氏引之曰敖說是矣而未盡也之是也言當勉帥以敬惟先妣是嗣也大雅河漢篇召公是似文義與此同傳曰似嗣也經文以事嗣爲韻若則有常句不入韻士冠禮醴辭禮儀既備令月吉日昭告爾字爰字孔嘉髦士攸宜之于假永受保之備字爲韻嘉宜爲韻末二句不入韻是其例也顧氏詩本音謂相常爲韻非是

曰諾惟恐弗堪不敢忘命（疏）正義曰敖氏云堪任也惟恐不任帥以敬之事葢謙恭之辭子既對乃拜受觶

右父醮子辭

賓至擯者請對曰吾子命某以茲初昏使某將請承命賓壻

也命某某壻父名茲此也（疏）正義曰吾子謂女父某壻父將行也使某行昏禮來迎（疏）也命上敢不敬須之命也親迎而曰承命（疏）正義曰承上請立言之法也對曰某固敬具以須（疏）期荅辭故曰固

右親迎至門告擯者辭

父送女命之曰戒之敬之夙夜毋違命夙早也早起夜臥命舅姑之教命古文毋爲無（疏）正義曰毋陳閩監本俱誤作母凡他篇毋字此本亦有誤作母者可以義求之○張氏爾岐云卽記云父面面戒之必有正焉之辭盛氏世佐云賈疏云父戒之使無違舅命母戒之使無違姑命故父云命母云戒此注有姑字者傳寫誤也下文宮事謂姑命婦之事此說似泥命謂舅姑之命注中姑字非衍也宮事謂凡宮中之事不可違夫命也孟子載母戒女辭曰無違夫子與此記互相發矣注云古文毋爲無者賈疏謂說文毋爲禁辭故從今文毋爲正也母施衿結帨曰勉之敬之夙夜無違宮事帨佩巾也（疏）正義曰張氏爾岐云卽前記云母戒諸西階上之辭衿衣小帶一云衣領盛氏世佐云衿注疏無明文內則注衿猶結也又與此義不合張說蓋用說文注及詩傳漢書注應劭曰衿帶也竊疑此說於此義稍近而施帶於身而結巾於帶以爲識也庶母及門內施鞶申之以父母之命命之曰敬

恭聽宗爾父母之言夙夜無愆視諸衿鞶庶母父之妾也革女鞶絲所以盛帨巾之屬爲謹敬申重也宗尊也愆過也諸之也示之以衿鞶者皆託戒使識之也不示之以衣笄者尊者之戒不嫌忘之視乃正字今文作示俗誤行之（疏）庶母位在下故送之及門內張氏爾岐云鞶大帶其訓囊者敘以見衿鞶卽憶父母之言也盛氏世佐云以鞶爲囊者鄭義也杜注左傳以爲紳帶一名大帶賈服皆與杜同說文亦云大帶也孔疏每曲鄭而直杜以易訟之上九或錫之鞶帶知鞶卽帶也左傳疏又以內則繫袠之繫亦當爲帶然繫字从糸鞶字从革則一爲囊一爲帶自屬兩義張說近得其實上文母施衿帨說文母施衿愚眹以帶解之矣此鞶又爲帶者丈夫之帶有二一爲大帶以束衣一爲革帶以佩韍玉之等婦帶應如之鞶爲大帶則衿猶丈夫之革帶歟知衿非衣小帶者小帶散在於衣非總束其身且非所用以

佩物也凡佩繫於革帶故施衿則結帨以爲之佩抑猶有疑焉者玉藻論大帶之制自天子以至於士皆以絲爲之而內則云男鞶革女鞶絲是杜意爲不可通矣意者內則之鞶當作繁所謂小囊盛帨巾者也易與春秋傳之鞶則如字而爲大帶之別名與內則所論男女幼小時飾易春秋傳所陳命服之飾其指不同也或曰此記之鞶與繁古通可通荅母爲之結帨而庶母施囊以盛之也鞶與繁義亦用　注云視乃正字今文作示俗誤行之者胡氏承珙云賈疏云曲禮云幼子常視毋誑注云視今之示字彼注破从示此注以視爲正字以示爲俗誤不同者但古文字少故眼目視瞻與以物示人者皆作視字故此注云視乃正字今人作示是俗人以今示解古視故云誤也彼注云視今之示字者以今曉古故舉今文示而言兩注相乘乃具也承珙案小雅視民不佻箋云視今示字曲禮注云視今之示字謂此視字卽今人所用之示字古人正作視不作示耳孔疏云鄭注經中視字是舉今以辨古此說得之賈疏謂曲禮注破視從示非也

右父母送女戒命之辭

壻授綏姆辭曰未教不足與禮也姆教人者（疏）正義曰經文十四字唐石經徐本集釋通解楊氏皆有今本經注俱脫

右姆辭壻授綏之辭

宗子無父母命之親皆沒己躬命之　宗子者適長子也命之命使者母命之在春秋紀裂繻來逆女是也躬猶親也親命之則宋公使公孫壽來納幣是也言宗子無父母命之親皆沒己親命使者傳八十齊侯之事弗及若是者子代其父爲宗子其取也父命之則宋公有有父命者禮七十老而命使者行故言使命所出必母命之者亦但命子之父兄師友使之命使不得稱母命以通使也親皆沒不得已乃親命之（疏）此請期以上五禮皆氏世佐云母命之者母使子之諸父兄命五禮之使者親迎則使命其子昏辭皆稱母父諸兄不敢擅爲昏主必待母命而後爲之尊大宗也母沒則族人無敢主其昏矣故己躬命之者親迎五禮之使者親迎則告之於禰而其辭皆稱壻名也說苑載

諸侯親迎之辭直稱某國寡小君使寡人云云而嫁女之國亦女母夫人對是婦人得與外事矣又言諸侯以至士庶人親迎皆用鴈或三兩二兩而以所加琮與束脩爲異無用鴈者亦與此經不合蓋禮取諸書所成未可盡信也昏禮當使同姓主之公羊傳云稱諸父母師友說苑載大夫士昏辭亦曰某之父某之師友師友異姓而與父兄竝稱恐未安　注云母命之杜春秋紀裂繻來逆女者隱二年經書秋九月紀裂繻來逆女公羊傳裂繻者何紀大夫也何以不稱使昏禮不稱主人云然則曷稱稱諸父兄師友宋公使公孫壽來納幣則其稱主人何辭窮也辭窮者無母也何注云禮有母母當命諸父兄師友以行宋公無母莫使命之辭窮故自命之自命之則不得不稱使又云然則紀有母乎日有有則何以不稱母母不得不通也何注云禮婦人無外事但得命諸父兄師友以行耳母命不得達父沒則無醮而命之之人故不可親迎固哉哀公問諸侯故不得稱母通使又所以遠別也服注亦云不稱主人母命不通故稱使褚氏寅亮云當冕而親迎既繼世而爲諸侯無父可知而必親迎則親迎豈以父存沒而異下記云不親迎謂或有事故及疾不

得親迎之等非必指父沒者而言也**支子則稱其宗**支子庶昆弟也稱疏其宗子命使者正義曰敖氏云支子謂宗子之族人也此指其無父母與親兄者言宗亦大宗子也稱其宗子命使者宗子尊也言稱其宗則非宗子自命之矣下文弟稱其兄亦然此支子與庶子異庶者對適而言支者對宗而言有庶子而爲宗者如庶子爲父後者是也有宗子而爲支者如身是繼禰之宗而父非適長則於祖爲支矣身是繼祖之宗而祖非適長則於曾祖爲支矣推而上之即至爲繼高祖之宗而於大宗仍爲支子也曲禮云支子不祭祭必告於宗子以支子對宗子言與此同喪服傳所云者非宗子之正解也宗五宗也大宗一小宗四稱謂昏辭所稱之名如曰某有先人之禮之類是也父在則某是父名無父則是繼禰之宗子名身繼禰則稱繼祖之宗身繼祖則稱繼曾祖之宗其他可類推矣**弟則稱其兄**弟宗子之母弟疏正義曰此亦謂無父者褚氏寅亮云注所以必指宗子母弟者見所稱之兄非大宗子則必小宗子也假如宗子沒而母弟之次者存季弟行昏禮亦不得稱次兄何也雖其兄而非宗子也則仍從支子之例而稱其繼祖之宗子敖氏

謂有兄則不稱宗子尚親也似失記者之意

右記使命所自出

若不親迎則婦入三月然後壻見曰某以得爲外昏姻請

覿女氏稱昏壻氏賣稱姻覿見也（疏）正義曰敖氏云親迎之時主人迎壻以入母立於房外壻奠鴈而降是亦見壻之父母矣若不親迎則壻須別見故於此時爲之必俟三月者婦無舅姑者三月而廟見故此壻行禮於婦家亦以之爲節也下文云某之子未得濯溉于祭祀然則此在廟見之後祭行之前乎盛氏世佐云敖氏創爲無父者不親迎之說據昭元年左傳楚公子圍娶婦事曰圍布几筵告于莊共之廟而後迎禮也豈以無所承命而廢鬼神陰陽之大典乎隱二年經書紀裂繻來逆女公羊傳曰譏始不親迎也莊二十四年公如齊逆女杜注云禮也詩曰韓侯迎止于蹶之里冕而親迎孔子以告哀公是諸侯之迎且不以無父廢也況大夫以下乎敖氏之云其爲臆說無疑矣　注云女氏稱昏壻氏稱姻者義取男女則男稱昏女稱姻者義取壻氏稱昏時往娶女則因之而來及其親則女氏稱昏壻氏稱姻義取送女者昏時往男家因得見之故也　主人

對曰某以得爲外昏姻之數某之子未得濯溉于祭祀是

以未敢見今吾子辱請吾子之就宮某將走見主人女父也以白造

緇曰（疏）正義曰溉敖氏作摡辱牢禮摡鼎七俎摡鼏皆作摡今本釋文作溉字皆作摡張氏云釋文云摡古代反少也二字各別此當爲摡○敖氏曰濯洗也溉拭也濯溉於祭祀謂祭祀則濯溉祭器此非主婦之事乃言某之子亦謙辭也王氏引之云注疏不釋數字釋文亦無音案數當爲吾所角切爾雅曰數疾也其已之遲數鄭注數讀爲速是也言前此驟爲昏姻其時未久某之子尚未濯溉于祭祀某是以未敢往見吾子也　對曰某以非他故不足以辱

命請終賜見非他故彌親之辭命謂將走見之言今文無終賜（疏）正義曰通解他氏爾岐云非他故謂以非他人之故而未見案非他即詩兄弟匪他之義親親之辭也言某以至親故不敢辱士人

走見之命請終賜見之云今文無終賜者此從古文有終賜者蓋以辭謙爲得禮耳

對曰某得以爲昏姻之故不敢固辭敢不從不言外亦彌親之辭

古文曰正義曰此所謂禮辭也得爲昏姻則異于賓客外昏姻疏所以不敢固辭也先辭其見而後不辭其摯亦異於賓客注云古文曰外昏姻者校勘記曰以得唐石經徐本通解楊氏敖氏俱作得以集釋校云上言某以得爲外昏姻之數以者自以也此乃云某得以爲昏姻之故以者指壻以之也正與故字語氣相貫今注疏本從敖氏說改經耳胡氏承珙云上言自以得爲昏姻之驟故謙而言外下言得其壻以我爲昏姻之故故親而不復言外邵晉涵謂上言外昏姻此不宜異非也

主人出門左面面壻入門東面奠摯再拜出門出內門不出大門者異於賓客也壻見於寢門入大門出內門入大門者異於寢門贊者壻有子道不敢授也摯雉也疏正義曰敖氏云主人出門左面面則近於門矣此異於兒賓客之位蓋親之也壻入門亦入門左也記似脫一左字此賓主服玄端郝氏曰主人出壻入門皆大門也主人以迎賓之禮出壻不敢當先入門東面奠摯再拜

如父子禮不敢親授也主人不荅拜示不敢受也盛氏世佐云見壻之異於見賓者主人出門而左不拜不揖入是已不必以不出大門爲異也凡出門則以東爲左入則以西爲左記於壻入門下云東面則壻亦入門左矣不言左省文也疏云案聘禮賓出由門左面向北面從賓執摯入門右從君臣禮也辭之乃者然入門右者與摯當北面此云東面明與聘禮有閒當以敖說爲正案注言雖也以別於厥壻親迎執厥此當執雖賈疏未得注意

擯者以摯出請受欲使以賓客禮相見疏正義曰敖氏云壻既出擯者東面取摯以出面面于門云欲使以賓客禮相見者案聘禮賓執摯入門右從臣禮辭之乃出由門左面向北面然故知所請受者請還從賓客相見受之注

壻禮辭許受出已見疏正義曰受摯入女父者亦如聘禮受摯入門東面主人也褚氏寅亮駁之曰經明言主人與出之文敖亦如士相見禮在中庭盛氏世佐云此禮蓋與聘禮上

摯入主人再拜受壻再拜送出摯乃更西入也敖氏云壻東面辭既許則進訝受其摯入立于寢門外之右東面向主人也褚氏寅亮駁之曰經明著入與出之文敖以爲訝受於門中臆說也授受之節義禮正義卷三

儐介親主國君相似壻受摯入門左主人再拜于中庭壻進北面授摯還復位乃再拜送也張氏爾岐云壻出更以請見主婦告擯者乃入見也**見主婦主婦閤扉立于其內**主婦主人之婦也見主婦者兄弟之道宜相親也閤扉疏正義曰敖氏云擯出請入告主婦乃位於此然後壻入必出乃入者婦人無外事扉左扉疏婦入者禮更端不敢由便也主扉左扉者盛氏世佐云左扉是也門以向堂爲正左扉西扉也閤而扉立于其內主婦之正位也益取夫東婦西之義士喪禮閤東扉主婦立于其內凶禮變於吉也敖氏據之而以此扉爲東扉誤矣賈疏云兄弟之道宜相親也者爾雅母與妻之黨爲兄弟故知主婦於壻者兄弟之道也**壻立于門外東面主婦一拜壻荅再拜主婦又拜壻出**必先一拜者婦人於丈夫必俠拜疏正義曰于丈夫之于要義作與○主婦與壻行禮乃俠拜者重始見也壻東面則主婦南面不相對禮經釋例曰婦見舅姑如臣之見君女父見壻如主人之見賓陽尊陰卑之義也**主人請醴及揖讓入醴以一獻之禮主婦薦脯醢**

儐及與也無幣疏正義曰敖氏云此略如聘婦之禮幣異於賓客而無俎盛氏世佐云主人送壻于寢門外因請醴之遂及壻揖讓而入也及之云者嫌使擯者請之且以見壻見主婦而出亦主人送也故云及當作乃非也入入寢門也此時壻尚未出大門士冠禮云賓出主人送于庙門外請醴賓賓禮辭許此宜如之但賓見於寢則爲寢門而非廟門耳注云無幣異於賓客者案士冠禮醴賓酬之以幣昏禮禮輕大射酬賓客皆有幣此無幣故知異於賓客也**壻出主人送拜拜**疏正義曰敖氏云送請送于外門外

右記不親迎者見婦父母之禮

鄭氏注

績溪胡培翬學

士相見禮第三

鄭目錄云士以職位相親始承摯相見之禮祿記會葬禮曰相見也反哭而還朋友虞祔而還士相見於五禮屬賓禮大小戴及別錄皆第三疏正義曰單疏本始承文集釋毛本俱有○之禮者謂始仕爲士者因職位相親而始行執摯相見之禮是鄭專指有位之士而言也然其實未仕之士以道藝相親而相見當亦用此禮又此篇主言侯國之士以然亦兼天子之士在內賈疏謂天子之孤卿大夫士與諸侯之孤卿大夫士執摯既同禮亦無別是也不云見而云相見者據經賓初以摯見主人主人復還摯見賓是迭爲賓主故云相見也王制六禮相見居其一張氏爾岐云經初言士相見禮次言士見于大夫又次言大夫相見又次言士大夫見于君末及見尊長諸儀皆自士相見推之故以士相見名篇云祿記會葬禮曰相見也反哭而還朋友虞祔而還者案祿記原文云相趨也

卷三終

大夫相見見君三節文與本篇相似猶可曰自士相見推之也至凡燕見于君以下則其體宛似戴記且與彼大同小異者今案自凡燕見于君以下文體與經不相似非周公作張氏盛氏以爲記文說亦有見今並錄存之以誌來者

士相見之禮摯冬用雉夏用腒左頭奉之曰某也願見無由達某子以命命某見摯所執以至者君子見於所尊敬者取其取介交有時別有倫也雉必執摯以將其厚意也士摯用雉服也夏用腒腐臭也左以自達也某子今所因緣之姓名也左頭頭陽也無由達言久無因緣以命者稱述主人之意今文頭爲脰〔疏〕正義曰自此至賓送于門外再拜言士與士相見之禮其細目則再請返再辭摯而後見賓初以摯見次請賓反見次主人還摯見賓而禮成○摯唐石經及嚴本集釋經注俱作摯釋文作贄云本又作摯今本多作贄石經考文提要云案儀禮識誤云此卷中摯字經注凡四十有四皆從手今計經摯字二十監本作摯者四作贄者十有六岐出今从唐石經宋本

出宮而退相揖也哀次反哭而退朋友虞附而退此皆謂送葬之事故鄭云會葬禮也彼注云相趨謂相聞姓名來會喪事也相揖嘗會於他也相問嘗相惠遺也相見嘗執摯相見也附當爲祔孔疏出宮而退謂柩出至大門外之哀次而退去也既封而退謂至壙竟而退也虞祔而退謂至主人虞祔而退也此五者恩薄者退速恩厚者退遲鄭引相見也二句者明皆是之士相見於五禮屬賓禮其別有八雖未言相見然相見亦是賓主相接之法故鄭云屬賓禮也郝氏敬云士相見禮士君子初相接之禮也古之君子論行而結交行苟同矣未遽合也必有介以相通有辭以相命有摯以相將有儀以相敬然後無苟合而免失身之悔然則儀禮一經特制相見之禮其以是與○張氏爾岐云經本言士與士相見遞推至兒君見禮已備凡燕兒于君以下博言圖事進言侍坐諸儀法始類記文體例矣盛氏世佐云此篇之經止士相見一章自士見于大夫以下皆記也其中見大夫

儀禮鄭注儀禮圖統作摯注見於所尊敬集釋無於字以將其厚意也集釋無也字今所因緣之姓名也據疏或本無名字嚴本俱有○釋文願見賢遍反凡卑於尊曰見敵而曰見謙敬之辭也今案禮記少儀曰聞始見君子者辭曰某固願聞名于將命者不得階主敵者曰某固願見方氏慤云願聞名于將命者以其尊而不可以遽見故欲先聞其名與之相敵則不必先聞其名直曰願見而已此隆殺之辨也今此士與士相見體敵故云願見不云願聞名也

注云摯所執以至者君子見於所尊敬必執摯以將其厚意也者案鄭注大宗伯云摯之言至也通典云摯者至也信也君子於其注曲禮云摯之言至也以表忠信不敢相褻所尊必執摯以相見明其厚心之至也陳氏祥道云禮云無辭不相接也無禮不相見也欲民之無相瀆也又云君子於其所尊不敢質也故貴至於邦君賤至於庶人以至婦人童子相見不依摯不足以爲禮義此論摯之大略也云士摯用雉者取其耿介交有時別有倫也者曲禮曰凡摯天子鬯諸侯圭卿羔大夫雁士雉大夫摯而不稱德不足以爲義也云士摯用雉者不可指食籠狎而服之是其性耿介也李氏云雉春交秋別既別不褻是其有時有倫也

云雉必用从者爲其不可生服也者書舜典曰五玉三帛二生一死摯一死郎謂雉也白虎通云士以雉爲摯者取其不可誘之以食幅之以威必死不可生畜士行威守節从義不當移轉也云夏用腒腊腐臭也者周禮庖人曰夏行腒鱐鄭司農云腒乾雉案乾則不腐臭故夏時用之秋蓋春則先從冬後從夏秋則反之亦若履然與云左頭陽也者謂頭陽故在左也曲禮曰執禽者左首首與頭同鄭注左首尊孔疏左陽也首亦陽也左首謂橫捧之也云無由達言久無因緣以自達也者言願見之心雖久而無介紹以自通也云某子今所因緣之姓名也者郎介紹也按鄭解鄉飲鄉射俱以某子爲姓氏此云姓名者賈疏謂彼對面語故不言名此非對面之語若不言名直稱姓是何人故以姓名解之其說是也云以命者稱述主人之命也言某子以主人之命相就敷氏云以命主人若無見之之意者蓋主人之命有介紹先容亦不得謁之之意雖有介紹先容亦不得見也語極明顯云今文頭爲脰者臧氏琳云賈疏謂鄭不從今文者以其脰項也不得爲頭故不從也案說文頁部頭首也肉部脰項也二字義別鄭注士相見禮從古文不從今文頭爲脰者以其脰項不得爲頭故不從也案說文頁部頭首也肉部脰項也二字義別鄭注士相見禮從古文不從

今文注士虞禮從今文不從古文可謂各得其當矣**主人對曰某子命某見吾子有辱請吾子之就家也某將走見**有又也某子命某往見今吾子又自辱來序其意也曰某子卽上某子賈疏謂某子是中間之人故賓主共稱之是也張氏爾岐云某子亦所因者之姓名以其前來通意故主人自謙言其曾命某往見也某者主人自名也　注云有又也者詩長發有虔秉鉞箋云有之言又也云某子命某往見今吾子又自辱來者是申言解有爲又之義敖氏作本字解云有氏駁之謂當從注爲是云走猶往也者辱謂有所屈辱盛氏駁之謂當從注爲是云走猶往也者賈疏謂直取急往相見之意非走驟之義故釋從往也云今文無走者賈謂無走於文義不足故不從今文從古文也

賓對曰某不足以辱命請終賜見命謂請吾子之就家

疏正義曰注謂字閒葛俱誤在子字下

疏○張氏爾岐云命謂主人請就家之命不足辱不敢當也**主人對曰某不敢爲儀固請吾子之就家也某將走見**不敢爲儀言不敢外貌爲威儀忠誠欲往也固如故也今文不爲非古文云固以請也

疏正義

曰注固以請下嚴徐通解俱有也字集釋及毛本無○此賓再請而主人再辭也　注云固如故也者前云請吾子之就家今仍云然故云如故也云今文不爲非者賈疏謂非敢於義不便故不從今文云古文云固以請也者賈疏謂固請於文從便若有以字於文紓緩故不從古文今案下注云今文不爲非亦不從今文也固以請古文多以字蓋涉下文賓對之辭而誤衍

賓對曰某不敢爲儀固以請言如固請終不爲非

疏正義曰對唐石經補刻誤作用注言如故集釋作故嚴本及各本俱譌作固程氏瑤田云按上注云固如故也今解此固字若作固則如字不可通矣今從集釋**主人對曰某也固辭不得命將走見聞吾子稱摯敢辭摯**不得命者不得見也稱舉也辭其摯爲其大崇也古文曰某將走見

疏正義曰此賓三請主人許出注云走猶出也者與上注走猶往也殊者賈疏云彼據向賓家門故云走猶出也云稱舉也者爾雅釋言傳舉也郝氏義疏云傳又通作稱書敢行稱亂史記般紀作敢行舉亂士相見禮聞吾子稱摯聘禮賓稱面鄭竝

云稱舉也云辭其摯爲其大崇也者爲用摯禮大崇不敢當故辭之也云古文曰某將走見者賈疏云上已云某也更云某將走見文便古文更云某將走見文曼故不從也賓對曰某不以摯不敢見見於所尊敬而無摯嫌大簡者此釋所以必用摯之義也白虎通云相見有摯何所以相尊敬長和睦也故財帛者所以副至意也然則平等而相見亦有相尊敬之意故注云然主人對曰某不足以習禮敢固辭言不足習禮者不敢當其崇禮來見己者案己

疏 正義曰此賓嫌其無摯簡略而主人再辭其用摯也不敢當其崇禮來見己是原其所以託言不足習禮之故禮謂賓客往來之禮不云不敢當而云不足習禮謙以辭之也賓對曰某也不依于摯不敢見固以請言依於摯謙自卑也今文無也

疏 正義曰注末四字毛本脫嚴徐集釋通解俱有注云言依於摯謙自卑也者依於摯謂託之以通意無所託則不敢見是謙自卑之辭也云今文無也者謂古文作某也不依於摯今文無也字鄭從古文作某也者取其配文

足句非有他義後同主人對曰某也固辭不得命敢不敬從出迎于門外再拜賓荅再拜主人揖入門右賓奉摯入門左主人再拜受賓再拜送摯出

右就右也左就左也受摯於庭既拜受送則出矣不受摯於堂下人君也今文無也疏 正義曰注既拜受送嚴徐俱有受字盧氏據疏同嚴徐作今文無脫也字○此賓固請用摯而主人許之文非也今文無也四字集釋通解毛本傳言注云右就右也左就左也者謂主人就門右入賓就門左入門大門也門右北面西上李氏云下記云君在堂升受送則出矣者謂主人既拜受摯賓既拜送摯而禮畢卽出矣明末與敘般懃故須也者意謂臣見君當受摯於堂此於庭是下人君也楊氏復云注謂下人君此義難曉案聘禮賓至于近郊君使卿用束帛勞賓受于舍門內諸公之臣則受于堂又案聘禮賓私面于卿受幣于楹間言之則受于堂爲重受于庭爲輕其義可知也今案楊說

亦通云今文無也者義已詳前主人請見賓反見還主人送于門外再拜請見者爲賓崇禮來相接以矜莊歡心未交也賓反見則燕矣下云凡燕見于君子博記反見之燕見于君至凡侍坐于君子博記反見之燕義臣初見於君正義曰上賓出主人不送而使擯者請再拜奠摯而出疏見賓亦不辭而反見者賓本爲見來也賓還主人送再拜賓不荅拜義詳士冠禮褚氏云反見之儀則曲禮所云凡與客入者一節倫之注云請見者爲賓崇禮來相接以矜莊歡心未交也賓反見則燕矣者江氏筠云賓之來介以通名摯以致敬其禮過崇是時相接以矜莊賓主之意兩皆未伸故主人須請見請見亦猶是相見而得以交歡心者蓋賓反見則爲燕見矣燕見之禮與始之致尊嚴者不同非燕飲之燕也令案賈疏以禮賓響賓歡燕爲解誤甚方氏苞王氏士讓吳氏廷華章氏平皆辨之云凡燕見于君至凡侍坐于君子博記反見之燕義者此因經但言反見而反見之爲燕見其義未詳故引下文以明之江氏筠云案下文凡燕見于君至凡侍坐于君子雖不見此兩士燕見之禮然卽階之辭君所在則知此得升堂矣卽言之妥而後傳則知此得安坐矣於博陳與言之儀則知此主與賓得各言所有事於詳論侍

坐之法則知此賓於主不嫌坐之移時此鄭之所謂交歡心者也豈燕飲之謂乎且鄭於凡燕見于君節注云此謂特立圖事非立賓主之燕也其義固自明之矣云臣初見於君再拜奠摯而出者鄭欲明下燕見之旳爲反見其初見時竝無此法又欲見臣之于君其初見禮與此之賓主略同則此反見時亦猶彼之燕見而非復如始之矜莊相接可知矣自賈疏目反見爲酋燕而後之論者竝疑此爲春秋戰國時公卿下士之儀經義不失之愈遠乎○以上

賓見主人**主人復見之以其摯曰擯者吾子辱使某見請還摯于將命者**復見之者禮尚往來也以其摯謂擯時所執來者也鄭傳也傳命者謂擯相者疏正義曰注謂擯相者毛本作也嚴徐集釋通解楊放俱因辱臨而已出見之若賓使之然故謙言使某見也○案還摯謙不敢當也士於士不終辭摯而有還摯大夫於士則終辭摯而無還摯君於其臣則受之於外臣則使擯還之大夫於嘗爲臣者亦然者禮尚往來曲禮文王氏士讓云賓旣見而主人復見之所謂相見也云以其摯謂擯時所執來者也者言其摯卽

賓所執來之摯也云鴈曩也者說文云鴈不久也又云曩鴈也是二字通莊子曰曩子行今子止以曩對今則曩爲曩時也此經作鴈爲正字或作鄉作嚮作向皆古字通用作晌則俗字也云將猶傳也傳命者謂擯相者論語闕黨童子將命馬注將命者傳賓主之語出入是將猶傳也周禮司儀注出接賓曰擯入贊禮曰相擯相實一人然則傳命卽謂擯者矣經云還摯于主人**主人對曰某也旣得見矣敢**將命者敖氏云不敢席主人之摯前時也傳命者謂擯相者論語闕黨孚讓其來荅己也疏正義曰賈疏云上言主人者據前爲主人而言此云主人者謂前賓今在己家而說也張氏爾岐云此下凡稱主人者卽前賓梅賓者卽前主人注云讓其來荅己也者章氏平云案鄉飲酒注云事同曰讓窃誤今案辭與讓大同小異注所謂讓事異曰辭此以辭爲讓恐轉**賓對曰某也非敢求見請還摯于將命者**言不敢求見嫌褻主人不敢當也今文無也疏正義曰注末四字毛本脫嚴徐集釋通解俱有○上主人以旣得見爲辭故賓以非敢求見但請還摯爲對也注云言不敢求見嫌褻主人不敢當也今云非敢求見嫌褻主人不敢當相見之法直云還摯而已**主人對曰某也固辭不得命敢不從**許受之也固辭故也**賓**

對曰某不敢以聞固以請于將命者言不敢以聞謂不敢以還摯之事聞之主人但固請于將命者而已益自謙之辭注云又益不敢當疏正義曰張氏爾岐云不敢以還摯爲對也**主人對曰某也固辭不得命敢不從**許受之也異日則出迎同日則否疏正義曰注云異日則出迎同日則否者李氏云此不言主人出迎正主人猶出迎褚氏云今人異日則愈敬古人以異日爲敬同日則出迎同日則否亦因荅者之敬心以爲差也敖氏云不俟主人之迎而卽自入蓋急欲還摯且尊主人也夫還摯何爭此斯須之頃而汲汲如是且賓旣尊主人主人顧傲然自尊不出迎乎揆之情理斯不然矣經不言者儀已具上文耳張氏爾岐云此上賓主之辭皆擯者傳道云**拜送摯出主人送于門外再拜**疏正義曰經明言還摯則摯卽其來之摯可知吳

氏章句謂禮尚往來復見宏別有摯非也敖氏云授受不著其所如上可知○以上還贄復見

右士與士相見之禮

士見于大夫終辭其摯于其入也一拜其辱也賓還送再拜終辭其摯以將不親荅也凡不荅而受其摯唯君於臣耳大夫於士不出迎入一拜正禮也送再拜尊賓疏正義曰此下分爲五節士見大夫大夫一也士嘗爲大夫臣者見大夫二也大夫士庶人見君四也他邦之人見君五也皆由士與士相見之禮推之○注尊賓楊氏賓作賢　注云終辭其摯以將不親荅也者終辭不受也士於士受其摯於親荅時還之也不言一辭再辭文省大夫於士不親荅故不受其摯也敖氏云士於大夫降等者也受摯而不荅則疑於君荅之則疑於敵使人還之則又疑於待舊臣是以終辭之也云凡不荅而受其摯唯君於臣耳者君謂本國之君也若他邦之人則使擯者還其摯故知不荅而受其摯唯君於己臣然也云大夫於士不出迎入一拜正禮也者案經云于其入也一拜其辱也明不出迎可知凡主於賓不出迎不出送入一拜皆降等之禮宏然故鄭以爲正禮也曲禮曰士見於大夫大夫拜其辱與此文同孔疏亦引此經釋之云送再拜尊賓者程氏瑤田云賓退之賓謂見大夫之士今案送而再拜卽降等之客亦然是尊之也凡送賓無論尊卑皆再拜惟喪禮之送賓也一拜○吳氏紱以此爲卑見尊之禮則由士推之凡卑見尊者皆可用此禮也

右士見大夫

若嘗爲臣者則禮辭其摯曰某也辭不得命固辭辭禮一辭其摯而許也將不荅而聽其以摯入有臣道也疏正義曰嘗集釋通解毛本俱作常唐石經嚴徐楊敖俱作嘗案作嘗是也戴氏震云唐石經作常卽嘗之俗體今从○儀禮紺解云嘗爲其家臣而今爲公士者如趙文子所舉管庫之士是也嘗爲臣則非始見矣亦必以摯者以始升爲公臣而見也敖氏云禮辭之者異於現爲臣者也現爲臣則不辭許也者案某也辭不得命以下卽其許之之辭也云將不荅而聽其以摯入有臣道也者上士見大夫以將不親荅而終辭其摯此亦將不荅而聽其以摯入爲其有臣道與

凡爲士者異也賓入奠摯再拜主人荅壹拜奠摯尊卑異不親授也古文壹爲一疏正義曰敖氏云荅一拜者主人尊也言主人荅拜是不拜其辱矣今案曲禮曰大夫於其臣雖賤必荅拜之鄭注辭正君是現爲臣者且荅之況舊臣乎注云奠摯尊卑異不敢授也者是亦以臣禮見也云古文壹爲一者詳士冠

禮賓出使擯者還其摯于門外曰某也使某還摯還其摯者辭正君也疏正義曰敖氏云賓還而主人不拜送亦異於不爲臣也以其不現爲臣故當還摯某也大夫名吳氏疑義云下某擯者名

賓對曰某也既得見矣敢辭辭君還其摯也今文無也疏正義曰注末集釋通解毛本俱作今文無也嚴徐俱作今文無脫也字注云辭君還其摯也者解經辭爲辭還摯也言君者以嘗爲臣則有君義也

擯者對曰某也命某某非敢爲儀也敢以請還摯者請使受之疏正義曰郝氏云某非敢爲儀也擯者述主人命己之辭敖氏則以爲擯者自爲之辭盛氏云第三某字若作擯者自名終於義未協以還摯非出自擯者意也郝說似勝

賓對曰某也固辭不得命敢不從再拜受受其摯而去之者此因經無賓還之文故注補之謂受其摯即還之也疏正義曰敖氏云再拜者象受之於主人也注云受其摯

子之賤私不足以踐禮敢固辭家臣稱私踐行也言某臣不荅者不受摯疏正義曰注云家臣稱私踐行也不足以行賓客禮賓客曰外私又曰大夫者爲私人也云賓客所不荅者不受摯故言某不荅者不受摯者賓客之禮凡褚氏云上主人辭摯而云不足以習禮謙辭也此則直云賤私不足與行禮則是質言之非謙矣語似同意大別

擯者對曰某也使某不敢爲儀也固以請言使某尊君也耳疏正義曰此還摯有三辭初言使某大言命某末復言或言命某則取傳言之義耳敖氏云使某故鄭分別解之謂言使某是其正尊君之義也云使猶命也是無甚分別矣與鄭異

賓對曰某固辭不得命敢不從再拜受受其摯而去之者此因經無賓還之文故注補之謂受其摯即還之也疏正義曰敖氏云再拜者象受之於主人也注云受其摯

右士嘗爲大夫臣者見於大夫

下大夫相見以鴈飾之以布維之以索如執雉鴈取知時飛翔有行列也飾之以布謂裁縫衣其身也維謂繫聯其足

疏正義曰儀禮識誤云釋文以二字經曰飾之以布維之至下句不應獨曰維此必今本脫去之以索三字今增入今案戴氏震盧氏文弨皆從識誤是也但嚴本及各本維下俱無此三字未敢遽增而附其說如此○王制曰諸侯之上大夫卿下大夫五人大夫也詳聘禮君與卿圖事下儀禮釋官云案卿爲上大夫是上大夫卿三卿下大夫五人夫大夫爲下大夫此對文耳散文則通曰大夫此經諸篇之內有兼卿與大夫總言大夫者有上大夫單言大夫者各依文求之可也相見以鴈者周禮大宗伯曰卿執羔大夫鴈曲禮亦云卿羔大夫鴈是下大夫相見以羔也如執雉者謂執鴈亦左頭奉之與執雉同注云鴈取知時者賈疏謂以其木落南翔冰泮北徂隨陽南北今案大宗伯注亦云鴈取其侯時而行云飛翔有行列者說苑云鴈者行列有長幼之禮故大夫以爲贄白虎通云以鴈爲摯者取其飛成行止成列也大夫職在奉命遍四方動作當能自正以事君也此皆以鴈爲鴻雁之雁經義述聞則謂鴈贅也詳士昏禮納采用鴈下云飾之以布謂裁縫衣其身也者曲禮曰飾羔鴈者以繢鄭注繢畫也諸侯大夫以布天子大夫以畫孔疏飾覆也畫布爲雲氣以覆羔雁爲飾以相見也大宗伯注云士相見之禮卿大夫飾摯以布不言繢此諸侯之臣與天子之臣異也此卿大夫飾摯以布不繢此諸侯尚無王朝侯國之分豈一飾之微反繢與布各別乎且經明言飾若以布而不繢何取乎飾也今案吳說似有理此經言布曲禮言繢相兼乃備此云飾以布言其以布爲質也彼云飾以繢言其于布上畫之也二經似不必爲王朝侯國之別矣裁縫衣其身謂裁布縫之以衣其身也云維謂繫聯其足者維有繫聯之義故解經維之以索爲繫聯其足也索也繩也雉不言維者云既裁縫衣其身翼並在內矣止繫聯其足可也敖氏謂繫聯其足翼添翼字欲補注未備不知翼無須於繫耳

四維之結于面左頭如麗執之上大夫卿也羔取其從帥羣而不黨也面前也繫聯四足交出背上於胷前結之也如麗執之者秋獻麗有成禮如之或曰麗孤之摯也其禮蓋謂左執前足右執後足

今文頭正義曰注羔取其從帥從嚴徐作後集釋通解
爲脰疏楊氏俱作從識誤曰羔取其後帥案監本後作
從疏引注文亦作從至其下釋乃云凡羔羊皆有引帥若
卿之後君之命者也此釋亦誤以從爲後後字近從傳寫
誤也校勘記云按作從是也黃氏丕烈云單疏魏氏皆作
從嚴本誤秋閱監葛本俱誤作法注云羔取其從帥羣
而不黨也者賈疏云凡羔羊皆有引帥若卿之從君之命
者也今案春秋繁露云羔有角而不任設備而不用類好
仁者執之不鳴殺之不啼類从義者羔食于其母必跪而
受之類知禮者故羊之爲言猶祥與故卿以爲摯說苑云
羔者羊也羊羣而不黨故卿以爲摯白虎通云卿以羔者
取其羣不黨卿職在盡忠牽下不阿黨也云面前也者詳
士冠禮云繫聯四足交出背上於脅前結之也者繫聯四
足此解經四維之亦以索可知蓋以索繫其前足又繫其
後足從腹下交出背上於脅前結之故云結于面也云如
麛執之者秋獻麛有成禮如之者經云左頭則與雉鴈同
矣而復云如麛執之者雉鴈兩足羔四足故其執之之法
當如麛也麛鹿子蓋古時有獻麛之禮今禮文殘闕不可
考矣賈疏謂庖人秋行犢麛故云秋獻麛若然庖人云春
行羔豚亦當有獻羔禮何必云如麛也云或曰麛孤之摯

也者此鄭虔存異說耳周禮大宗伯及大行人皆云孤執
皮帛唯白虎通云古摯以麛今以羔雁何以爲古者質
取其內謂得美草鳴相呼麛與麛同當爲或說所本云其
禮蓋謂左執前足右執後足者其禮謂獻麛之禮左執前
足右執後足是左頭也云今文頭爲脰詳前○賈疏云執
摯者或平敵或以卑見尊皆用摯尊無執摯見卑之法檀
弓云哀公執摯見己臣周也大夫雖摯異
豐者彼謂下賢非正法也**如士相見之禮**大夫雖摯異
正義曰注云大夫雖摯異其儀猶如士疏
於士然其相見之儀則同也敖氏云此相見之禮蓋兼侯
見者言之也張氏云士與士相見敵者之禮也兩大夫相
見亦敵者故其儀如之王氏士讓云此經言敵鈞者相見
若上下大夫之互相見則經無明文○李氏紱云意下之
者見士及玉藻大
夫見士之禮與

右大夫相見

始見于君執摯至下容彌蹙下謂君所也蹙猶促也促恭
慤貌也其爲恭士大夫一也

疏正義曰盛氏云此當以執摯爲句云始見于君執摯者見摯唯新臣有之常朝及燕見則不用也舊以執摯至下四字爲句非 注云下謂君所也者經義述聞云君所不得謂之下鄭說未安敖云至下謂當帶則是解至下爲卑也然但云極卑而不指其處則安知不更下於帶乎極古人無此不了之文法且上文摯冬用雉夏用腒左頭奉之釋文奉芳勇反是摯當奉不當提正當用奉者當心之禮何得同於提者之當帶邪此云至下蓋謂執摯者行至君之堂下至堂下則與君益近故其敬益甚下文遂云容彌蹙也古者謂堂下爲下鄉射禮笙一人拜于下又曰命弟子贊工遷樂于下聘禮記曰若君不見使大夫受自下聽命公食記卿擯由下注不升堂也禮運曰澄酒在下論語曰拜下禮也皆其證矣今案以下爲堂下解最直截鄭云君所者蓋謂堂下即係君所說亦可通敖氏解至下爲當帶則盛氏亦駁之其說不可從也云蹙猶促也促恭慤貌也者鄭解蹙爲促而又以爲恭慤貌者言其恭敬誠實踧踖不安之貌如是也詩小明攸事愈蹙毛傳蹙促也或謂蹙與蹴通哀公問孔子蹴然辟席注云蹴然敬貌云其爲茶士大夫一也者經不言士明臣之見君皆然故云士大夫一也

庶人見于君不爲容

進退走 容謂 疏正義曰賈疏以庶人爲在官府史胥徒之趨翔屬王氏昭禹謂非特府史胥徒而已凡民在焉王說是也方氏慤云古者天子諸侯耕耤巡方大詢時田皆與庶人接故庶人有見君之禮或謂下節注庶人之摯鶩五字當在此節據大宗伯庶人執鶩注云鶩取其不飛遷則兼凡民在內矣曲禮庶人之摯匹鄭注說者以匹爲鶩 注云容謂趨翔者張氏爾岐云庶人見於君不爲趨翔之容進退唯疾走而已即曲禮云庶人僬僬今案不爲容甚于蹙進退唯疾走而已即曲禮云庶人僬僬今案走所謂不爲容也

士大夫則奠摯再拜稽首君荅壹拜

言君荅士大夫一拜則於庶人不荅之庶人之摯鶩古文壹作一 疏正義曰稽首至地拜之重者再拜稽首臣見君之禮也壹拜者以其始見故也盛氏云案士大夫始見君之禮其詳不可聞矣以聘禮賓覿入門右北面奠幣再拜稽首及覲禮侯氏入門右坐奠圭再拜稽首參之則士大夫奠摯處當在門東拜亦北面也是時君位蓋在堂上荅壹拜者遜荅之也曲禮曰大夫見於國君國君拜其辱熊氏謂以初爲大夫敬之始爲是與上文注云臣初見於君再拜奠摯而出謂拜畢即出無升堂入摯之事也今

案盛氏謂奠摯不升堂是矣至以覿與覲例之謂奠摯當在門東恐非蓋覿與覲其後尚有升授之文故初時入門即奠之此無升授之事則其奠不必與覿覲同處但經無明文難以臆擬矣　注云言君荅士大夫一拜則於庶人不荅之者上經竝言庶人見君之禮而此荅一拜惟據士大夫言之是君於庶人不荅拜也餘已詳前

右大夫士庶人見於君

若他邦之人則使擯者還其摯曰寡君使某還摯賓對曰非己臣也敖氏云人蓋通大夫士而言是也其執摯來見也則使擯者還其摯不言于門外省文也賈疏云凡臣無境外之交今得以摯執見他邦君者謂他國之君來朝此國之臣因見之謂若掌客卿皆見以羔之類是也然不盡此凡他邦之臣出亾來此國者亦當以摯見又定八年左傳公會晉師于瓦范獻子執羔趙簡子中行文子皆執鴈亦是他邦臣來見也篇末他國之人則曰外臣故此稱外臣也敖氏云不有言外之也不敢辭尊君也再拜稽首受（疏）正義曰他邦之人謂他邦之臣

亦若受於君前然也今案此與嘗爲大夫臣者使擯還摯同然彼則受而後還此則不言受但言還彼還摯賓三辭乃受此則不辭而受者儀禮無受他臣摯法故奠卽還之亦無抗禮於他君法故辭卽受之也

右他邦之人見於君

凡燕見于君必辯君之南面若不得則正方不疑君（辯猶正也）君南面則臣見正北面君或時不然當正東面若正西面不得疑君所處鄉之此謂特見圖事非立賓主之燕也疑度之　（疏）正義曰以下祳記諸儀分爲六節燕見于君一也進言二也侍坐三也賜食賜飲四也先生異齒者見士五也廣言稱謂及執幣玉之儀六也○注鄉之嚴本作嚮○郝氏敬云燕見謂私見非公朝行禮之時今案公朝行禮面位有一定此燕見面位無定也注云辯猶正也者鄭注玉藻辯色始入亦云辯猶正也鄭意蓋謂臣之見君當以北面爲正故必正君之南面乃可北面鄉之故注又云君南面則臣見正北面也云君或時不然者解經若不得三字謂不得君之南面則君或西面或東面也云當正東面若正西面者謂君西面則臣

當正東面君東面則臣當正西面也此釋經則正方三字方猶鄉也曲禮曰立必正方是也云不得疑君所處邪鄉之者據注又云疑度之則訓疑爲擬謂不得擬度君所處而邪鄉之凡臣之事君無一不當出於正故其見君面位亦不苟如是也云此謂特見圖事非立賓主之燕也者鄭恐人疑燕見爲燕飲之燕故特辨之圖事詳聘禮君與卿圖事下張氏爾岐云注知燕見非立賓主之燕者以燕禮君在阼階以西面爲正也**君在堂升見無方階辭君所在**升見升堂則升東階君若在堂則升堂見之也正禮升堂有一定之階此則無之惟辨君所在耳敖氏云方猶常也與上正方之方異義注云君近東則升東階君近西則升西階者言或東或西無一定之階惟以近君爲便也若燕禮則君升自阼階賓主人升自西階有定階矣故知此亦非立賓主之燕也案天子諸侯皆三朝外朝在路門外治朝在路門內有堂有階亦詳聘平地無堂無屋無階惟燕禮然則此節所云見當在燕朝在路門外皆係上之燕見未必專在堂也

右燕見於君

凡言非對也安而後傳言凡言謂己爲君言事也安安坐則對不待安坐疏正義曰傳言猶出言也若君問可對也古文安爲綏疏凡進言之法自言曰言因問曰對二者不同也云安安坐也者爾雅釋詁文敖氏訓安爲安謂安和其志氣乃言褚氏云郭注爾雅卽引此經爲證又詩以安以侑毛傳亦云安安坐也可見古人訓安總以安坐爲義無有言心之安和者且此安字指俟君安坐而言不指己說今案褚說是也云若君問可對則對不待安坐也者禮君子問更端則起而對是君有問卽宜速對經云安而後傳言乃專指自言者言之不兼對在內也云古文安爲綏者胡氏承珙云說文無安字案鄭注曲禮大夫則綏之云綏讀曰安又國君綏視云安字見禮經小雅許葢偶遺之今案此今文安正字古文綏俗字**與君言言使臣與大人言言事君與老者言言使弟子與幼者言言孝弟子父兄與衆言言忠信慈祥與居官**

者言言忠信也博陳燕見言語之儀也言使臣者使臣之禮也大人卿大夫也言事君者臣事君以忠也祥善也居官謂士以下

疏

正義曰敖氏云今本言忠信慈祥大戴禮注引此無忠信字今有之者蓋因下文有言忠信三字而誤衍今案唐石經嚴本俱與今本同盛氏云有忠信二字於義亦通況此本流傳已久未可輕刪也○張氏爾岐云所與言之人不同則言亦各有所宜言雖多端大旨所主不離乎此今案與君言言使臣者方氏苞云人君治政成民一日萬幾而要道莫如使臣能使大臣羣臣皆稱其職而各盡其材則萬事得理而民無不安矣與大人言言事君者方氏云始仕者雖有職事尚未得自達於君故與居官者言但言忠信至於大人則忠信不必言當勉以事君之大義所謂以道事君也與老者言言使弟子者老者爲後生所取法故與之言使弟子之事賈疏云書傳大夫致仕爲父師士致仕爲少師教鄉閭子弟雷次宗云學生事師雖無服有父兄之恩故稱弟子也今案此經所謂老卽指年高德劭之人不必定屬父師少師賈說似泥與幼者言言孝弟於父兄者幼者卽承上弟子言論語曰弟子入則孝出則弟又曰入則事父兄孝弟爲人之本故與幼者惟言及此也與衆言言忠信慈祥者上言老與幼此言衆則是强壯有作爲之人又下別言居官者則此衆係泛指民庶非有位者可知凡人與人相接必以忠信爲要忠信則蠻貊可行不忠信雖州里難行故與衆言以此爲先也又人與人相接貴有親厚之意而不可有乖戾之心慈祥者天地之善氣而仁德之流行也常言言及此則有以消其惡念而人皆可爲善矣與居官者言言忠信者此指庶司百執事之人必以忠信爲事上接下之本也但上與衆言兼及慈祥此不言慈祥者方氏云居官而偏於慈祥則容奸引惡而反爲民害矣非衆人之比也注云博陳燕見言語之儀也者自與君言以至居官衆人所謂博陳也此皆從容燕處講論之言非因事陳說故知爲燕見言語也儀疑當作義上節安而後傳言及下三節是言其儀此則言其所當言之義也云言使臣者使臣之禮也者論語曰君使臣以禮故知此所言者乃使臣之禮也或疑之禮也之字當作以非云大人卿大夫也又云居官謂士以下者古者建國必立三卿又有五大夫皆所以佐君出治者其下上士中士下士及庶人在官者皆屬於卿大夫不能自達於君是士以下與卿大夫尊卑迴殊鄭見經言大人於君下而又別言居官者故以卿大夫爲大人以士以下爲居官者其解甚確而或且疑之不知此經

大人猶言大臣以別於居官之爲小臣云爾云言事君者臣事君以忠亦論語文云祥善也者爾雅釋詁文

是始視面謂觀其顏色可傳言未也中視抱容其思之且爲敬也卒視面謂觀其顏色可否也毋改謂傳言見荅應之閒當正容體以待之毋自變動之閒當正容體以待之毋自變動爲嫌解惰不虛心也衆謂諸卿大夫同在此者皆若是其視之儀無異也古文毋爲無今文毋爲終

疏 ○正義曰石經考文提要云毋改監本毋譌母吳氏疑義云大人當台天子諸侯卿大夫凡德位尊者言之與上大人不同褚氏云此大人君與公卿大夫俱在內注專指君故專指公卿大夫俱偏今案吳褚之說是也注云始謂進言之初必先觀其顏色可否故視面也論語曰侍于君子有三愆未見顏色而言謂之瞽云中視抱容其思之且爲敬也者抱在衿下帶上謂既進言之後不敢視面而視抱者容聽言者思之且以視下於面爲敬也云卒視面察其納己言否也者謂欲察其言之聽納與否故又視面也此論與言時之視有此三者與曲禮所云天子視不上于衿不下于帶國君妥視大夫衡視論語常視法不同

也云毋改謂傳言見荅應之閒當正容體以待之毋自變動者謂傳言而聽者未荅則當正容體以待之毋自變動失容也褚氏云此當以注正容體義爲長敖氏謂不可以久故或改則經文始中卒三視已屢變矣何得云毋改乎云爲嫌解惰不虛心也者解與懈通言其所以毋改者爲恐自變動則容體近於懈惰且似不虛心以待聽言者之荅也云衆謂諸卿大夫同在此其實非君亦有同在之人褚氏謂公言諸卿大夫同在此者鄭意以此大人爲君故所俱可衆人同在是也云皆若是其視之儀無異也者謂同在此之衆人其視君之儀一與此同也云古文毋作無詳昏禮今文衆爲終者賈疏云以上已有卒卒爲終故從古爲衆也胡氏承珙云若衆爲終不獨與卒視面卒字爲複且上文云毋改鄭云毋自變動不必複言終皆若是矣敖繼公謂衆字無意義宜從今文作終非也今案衆字古有終音故今文訛作終有終春秋傳有魯大夫衆仲明堂月令云衆雨蚤降本衆作終春秋傳有魯大夫衆仲明堂月令云衆雨蚤降釋草云樂貫衆是也**若父則遊目毋上于面毋下于帶**子於父主孝不主敬所視廣也因觀安否何如也今文父爲甫古文毋爲無

疏 正義曰注古文毋作無作通解毛本俱作爲嚴

徐集釋俱作作○敖氏云此謂與父言之時也其異於大人者遊目耳今案上節云凡與大人言此云若父緊承上說則敖以此爲與父言之時是矣曲禮曰士視五步鄭注士視得旁遊目五步之中也視大夫以上上下遊目不得旁此經云遊目亦謂得旁遊也但其上下仍有節限曲禮又曰凡視上於面則傲下於帶則憂故此經直云毋上于面毋下于帶也　注云子於父主孝不主敬所視廣也者此釋所以得遊目之故蓋非不主敬也但敬心不如孝心之摯耳云因觀安否何如也者謂所視廣則得觀親之安否也　敖氏云上經所云視面只一直線不旁遊也若旁遊則目光可四注矣蓋不四注不足以察親體之安否敖氏謂與視面視抱無異如是則何謂遊目今案褚說是也　若不言立則視足坐則視膝　不云今文父爲甫詳冠禮則伺其行　疏正義曰此云若不言則上爲與言時明矣李起而已　疏氏云荀子云坐視膝立視足應對言語面案視足視膝統謂視大人與云不言則伺其行起而已者案立而行則足先動坐而起則膝先動故注以伺其行起解經視足視膝也敖氏以爲益恭失之矣

右進言之法

凡侍坐于君子君子欠伸問日之早晏以食具告改居則請退可也

則伸問日晏近於久也具猶辦也改居謂自變動也古文伸　疏正義曰注及國中賢者也志倦則欠體倦作信早作蚤　疏字問日晏日下敖氏有蚤字具猶辦也辯釋文作辦張氏識誤云注曰具猶辦也案釋文云辦皮莧反從釋文校勘記云案張氏所見注作辦與今本異說文有辨無辦則當以辨爲正作辦非也作辯尤誤今案嚴本亦作辯非○此及下節論侍坐于君子之法自欠伸以下數者皆倦怠厭客之意故侍者可以退敖氏云卑幼之於尊長請見不請退而此乃得請退者緣君子意也可者許之之辭　注云君子謂卿大夫及國中賢者也者賈疏云禮之通例大夫得稱君子士賤不得也又鄉射禮注云君子有大德行不仕者然則君子亦德位尊者之稱也云志倦則欠體倦則伸者陳氏澔云氣乏則欠體疲則伸郝氏敬云張口曰欠舒體曰伸張氏爾岐云欠引氣伸撟體皆足與注說相發明云問日晏近於久也者謂其時之久也

云具猶辦也者特牲宗人告有司具注同具字不作器俱解注云猶辦具爲備辦與廣雅釋詁訓具爲備同也郝氏張氏謂從者以僉具告君子敖氏則謂君子告從者盛氏云以僉具告蒙上君子而言亦謂君子告其從者案此說是也告從者即謂告以所僉已具辦否也若敖云所僉之具則解具字未的矣云改居謂自變動也者謂君子不安其位而自變動是有倦意也云古文伸作信早作蚤者胡氏承珙云說文伸屈伸之伸假僭字也信或爲申是屈伸字作注云信讀如屈伸之伸假僭从人申聲禮記儒行竟信其志伸漢時已通行故鄭許皆從之耳早正字蚤古文假僭字作漢書多僭蚤爲早晚字鄭注王制引詩四之日其蚤作其早而箋詩不破蚤字者始以假僭人所共識歟此經鄭俱以古文不從古文取其當文易曉耳○禮記曲禮曰侍坐於君子君子欠伸撰杖屨視日蚤暮侍坐者請出矣鄭注以君子有倦意也撰猶持也孔疏撰杖屨者君子自執杖在坐著屨升堂脫之在側若倦則自撰持之也視日蚤暮者君子或瞻視其庭影望日蚤晚也少儀曰侍坐於君子君子欠伸運笏澤劍首還屨問日之蚤莫雖請退可也鄭注以此皆解倦之狀伸頻伸也運澤皆玩弄也金器弄之易以汙澤孔疏還轉也謂君子自轉屨也今案此二經皆言侍坐請退之事而文與本篇有小異又玉藻曰侍坐則必退席不退則必引而去君之黨云云亦侍坐於尊長之法竝錄於此以備考

夜侍坐問夜膳薑請退可也

膳葷謂食之菽氏無葷物慈薤之屬食之以止臥古文葷作薰○注云問夜侍坐之法問夜問其時數也者亦因時之久而問也時數賈疏謂若鐘鼓漏刻之數也云膳葷辛物慈薤之屬者禮記內則膾春用葱又云脂用葱亦作蔥薤又云茖山蔥蒜山韭是葱薤之產於山者葢韭菜也釋草又云茖山蔥蒜山韭爾雅釋草韭鴻薈郭注即二者其味作辛故云辛物說文蒜葷菜也玉藻注又以薑爲葷是葷不止葱薤故言之古文葷作薰者賈疏云玉藻膳於君此非謂不食肉也云古文葷有葷桃荋作此葷鄭注論語作薰義亦通若作薰則春秋一薰一蕕薰香草也非葷辛之字故疊古文不從也臧氏琳云禮記玉藻膳於君有葷桃荋注葷桃荋辟凶耶也大夫用葷葢及辛菜也葷或作葥又祭義葥蒿悽愴注謂香臭也說文火部無葥字故鄭注士相見禮從今文

作葷而不用古文葢以聲同通俗又注玉藻從葷不從葢則以葢爲俗字也據玉藻注則祭義當作葷賈疏謂鄭注論語作葢論語經無葢字葢鄭注中有此字然鄭注玉藻既定作葷不宜復自用爲當亦俗寫誤也章氏平云案說文亦以葷爲臭菜薰爲香草但古文假僭依聲恐不得以後世字訓律之今案今文作葷是正字古文作薰是俗字臧氏謂聲同通僭依聲其說是也

右侍坐於君子之法

若君賜之食則君祭先飯徧嘗膳飲而俟君命之食然後

食君祭先飯於其祭食臣先飯示爲君嘗食也此謂君與之禮食膳謂進庶羞既嘗庶羞則飲俟君之徧嘗也今文呫疏正義曰注於其祭食毛本於其作食其敖氏作謂嘗膳君程氏瑤田云食其二字可疑敖作謂君亦難據信盧氏云宋本作於其今案嚴本集釋亦俱作食其戴校集釋改食爲於黃氏校錄云作於其爲是謂於君祭食之頃也此謂君與之禮食嚴本及各本如是楊氏此作食集釋與下有臣字膳謂進庶羞敖無進字今俱從嚴本○若君賜之食謂侍坐於君而君或賜之食也此句直貫下節本節是言無將食者之禮下節是言有將食者之禮不以客不客分也夏氏所云先飯者飯黍稷也徧嘗膳者嘗庶羞也飯嘗畢則以酒漱口而飲俟又必君命之食然後食者黍稷庶羞已飯嘗畢若已食然故必君命之食然後食也今案盛氏疑君命之食然後七字爲衍文非矣

侍食於君君祭先飯於其祭食臣先飯示爲君嘗食也此謂侍食於君祭則先飯矣若爲君嘗食者論語注云君祭先飯鄭注於君祭則先飯矣二注義同亦可證此注於其祭食之確爲於字也賈疏云凡君食必有膳宰進食則不正嘗君前之食是也今此文謂膳宰不在則侍食者自嘗自已前食既不嘗君前食則不正嘗與之禮食者謂君與臣小小禮食法仍非正禮食正禮食者則公食大夫是也彼君前無食此君臣俱有食故知小小禮食此即玉藻云若賜之食而君客之則命之祭然後祭也客禮則臣亦得祭祭也故玉藻言君命之祭然後祭也二文不具也經義述聞云士相見所記者侍食之常禮玉藻所記則見客於君者也常禮則臣不祭故士相見但言君

者不同鄭注賈疏强合之非也論語那昜疏曰敵客則得先自祭降等之客則後祭若臣侍君而賜之食則不祭若賜食而君以客禮待之則得祭叉須君命之祭乃敢祭也此言君祭先飯則非客之禮也那氏之說足以正鄭賈之失矣叉侍食之常禮與見客於君之禮所異者祭不祭耳其餘則同今拨本篇言若君賜之食則君祭先飯明當君祭之時臣卽先飯與玉藻言客之言命之祭而後言先飯者自殊不得牽合爲一述聞之說是也褚氏云君若客之則命之祭卽此經君祭先飯云云是也若不以客禮待之而適無嘗食者則此經若有將食者云及玉藻若有嘗羞者一條是也若有嘗食也當分三節看此經視玉藻少客禮待之一層玉藻視此經少不以客禮待之而無嘗食者一層兩經參考始備始明今案那疏多本玉藻孔疏唯云此言君祭先飯則非客之之禮也乃那氏斷語鄉黨圖考常駁之恐非蓋論語言侍食於君君祭先飯與此節正同非客禮也云膳謂進庶羞者此云徧嘗膳玉藻云辯嘗羞知膳卽羞也然周禮膳夫注云膳牲肉也羞有滋味者是二字對文異散則通徧嘗庶羞則飲者玉藻注云飲利將食正字辯假字也云既嘗膳者盧氏詳校改云爲文臧氏琳云釋文

引穀梁傳未嘗有呫血之盟呫嘗也今穀梁莊二十七年傳作歃血無呫嘗也語惟玉篇口部引穀梁與此同知古本作呫說文口部無呫有餂云相謁食也穀梁傳當本作餂訓爲食與嘗義合廣雅釋詁呫嘗同訓爲食則餂爲呫之本字無疑呫既訓嘗呫下不當更作嘗字葢古文徧嘗膳今文偏呫膳之呫嘗膳當作今文云呫膳文字脫嘗字衍也案此注疑有脫誤如臧氏說卻亦可通○又玉藻曰侍食於先生異爵者後祭先飯言先生異爵則非君也此侍食得祭而云後者以其爲降等之客故後主人也少儀曰燕侍食於君子則先飯而後已此雖非專指侍君食言然先飯後食之證也

食不嘗食周禮膳夫授祭二字嚴徐集釋楊敖俱無案周禮原文有鄭節引以證嘗食也無者是○此與上節皆是侍食之常禮上節謂膳宰不氐此節謂膳宰在也據此經言若有將食者則上節是無將食者可知玉藻曰若有嘗羞者則俟君之食也夏氏炳云俟君之食然後食飲而俟與此節正同此不言飯飲而俟者省文也

膳宰進食則臣正義曰注膳夫下通解毛疏正膳宰也膳宰進食則臣正義曰注膳夫下通解毛疏

若有將食者則俟君之食然後

賜會之意未終故不待命侯君會卽會也此會亦謂黍稷
玉藻又曰君命之羞羞近者命之品嘗之然後唯所欲則
會席羞矣又曰君未覆手不敢飧君飧又飯飧飯飧者
三飯也君飧徹執飯與醬乃出授從者皆士相見所不具
必合考之而君賜會之禮始畢矣　注云將會猶進會者
將猶進也進會者卽指謂膳宰也云膳宰進會則臣不嘗
會者對上注示爲君嘗會也玉藻注云不嘗羞膳宰存也
與此注義同云周禮膳夫品嘗會王乃會者彼注云品者
每物皆嘗之道尊者也諸侯掌膳會之官謂之膳宰天子
謂之膳夫其職掌正同故引周禮膳夫文以證也餘詳燕
禮膳宰具官饌于寢東下**若君賜之齊則下席再拜稽首受齊升席祭**
卒齊而俟君卒齊然後授虛齊受齊者於尊所至於授齊
若欲其醻然也今文醻正義曰若賜之齊無君也疏坐授人耳必俟君卒齊者
曰再拜稽首受登席祭之飲也玉藻曰君若賜之齊則越席飲卒齊而俟君卒齊然後授虛齊
與此節略同孔疏謂此爲朝夕侍者得賜齊法非燕飲大
禮是也曲禮曰長者舉未釂少者不敢飲鄭注不敢先尊
者盡齊曰釂燕禮曰公卒齊而後飲也孔疏謂曲禮與燕

禮合而與士相見及玉藻違案士相見玉藻二文皆先君
卒齊而此云後飲者此據燕飲正禮故引燕禮以證之玉
藻及士相見謂私燕之禮故不同也又玉藻孔疏云此經
先再拜稽首而後受燕禮興受齊降席下奠齊再拜稽首
則先受而後再拜與此不同者熊氏云燕禮據大飲法故
先受齊而後奠齊再拜此經據朝夕侍君而得賜齊故再
拜而後受是本篇所云與玉藻合與曲禮燕禮異也經云
下席又云升席褚氏云據此知上於侍飲侍會時堂上亦
有席侍會不祭而侍飲祭者方氏苞云君已祭臣先飯而
徧嘗膳至會時又祭則褻矣酒異齊則祭無嫌饋會禮尸
每獻必祭祝佐食主人主婦又各祭酒是也敖氏云臣先
卒齊亦先飯嘗膳之意君立而授虛齊則授齊亦先於
君矣皆與大飲之禮異也案玉藻此下有云君子之飲酒
也受一齊而色洒如也二齊而言言斯禮已三齊而油油
以退亦本篇所未具又案左傳云臣侍君燕過三齊非禮
也若燕飲大禮則有獻有酢有酬有旅酬有無算齊非止
三齊而已故知此節爲尋常侍飲法也　注云受齊者於
尊所者案曲禮曰侍飲於長者酒進則起拜受於尊所鄭
注降席拜受敬也燕飲之禮鄉尊孔疏前一說謂尊所者
以陳尊之處也侍者起而往尊處拜受酒是以尊爲盛酒

之尊後又引何氏云尊
嚮尊謂主人尊也是以
至於授爵坐授人耳者
無立授之文故知坐授
說是也云必俟君卒爵
俟君卒爵蓋欲其盡爵
爵無君也者胡氏承珙
此文上下與玉藻文略
取屨隱辟而后屨君爲之興則曰君無爲興臣不敢辭君
若降送之則不敢顧辭遂出謂君若食之飲之而退也隱
而不敢辭其降於
已大崇不敢當也疏正
巡俱作遁嚴本作巡○玉藻亦曰退
則坐取屨孔疏坐跪也初跪脫屨堂下爲敬
故退而跪取屨也曲禮曰戶外有二屨言聞則入言不聞
則不入孔疏謂室有兩
尊卑不同則長者一人
於戶內者一人而已矣
室若平常行禮則脫屨
皆於堂下曲禮曰侍坐於長者屨

不上於堂解屨不敢當階鄉飲酒禮司正請坐于賓賓主
人介衆賓皆降說屨揖讓如初升坐燕禮賓及卿大夫皆
脫屨升就席故少儀又曰凡祭於室中堂上無跣燕則有
之是初脫屨在堂下退取屨亦在堂下也玉藻此下有云
坐左納右坐右納左亦本篇所未具孔疏納猶著也若坐
左膝則著右足之屨若坐右膝則著左足之屨不敢顧辭
退也者上言君賜食賜齊則此言退即謂食之飲之而退
郝氏謂不回顧君告辭是也　注云謂君若食之飲之而
也楊氏以此與上別爲一節非矣云隱辟倪而遂巡者曲
禮曰就屨跪而舉之屏於側此隱辟即謂屏於側也又曰
鄉長者而屨跪而遷屨俯而納屨此而後屨即謂納屨也
倪與俯同遂巡即釋辟字意云辭君興而不敢辭其降於
己大崇不敢當也者張氏爾岐云君無爲興臣不敢辭即
臣辭君興之語也今於君降送而不敢辭者經云君若降
送之言若不定之辭明非常
禮故云於己大崇不敢當也大夫則辭還下比及門三辭
下亦正義曰注亦字通解作猶○敖氏云大夫起而退
降也疏則君興下階則君降及門則君送于此三節皆辭
之故曰三辭大夫位尊不嫌與君爲禮故得辭也此著大
夫則上之不敢辭者爲士明矣今案章氏平讀大夫則辭

爲句謂士不敢辭大夫則辭也褚氏謂當以辭退下三字連讀案退下及門皆指臣言敖氏分折極細若三字連讀義難通矣　注云下亦降者上經君降送之降謂降階此下亦謂降階也

右臣侍坐賜會賜飲及退去之儀

若先生異爵者請見之則辭辭不得命則曰某無以見辭不得命將走見先見之

先生致仕者也異爵謂卿大夫也之者出先拜也曲禮曰主人敬賓則先拜賓　疏　正義曰先生異爵者尊于士前辭辭其自降而來走猶出也先見辭之而不見許也曰字直貫至將走見句某無以見張氏爾岐謂無故不敢輕見姜氏謂無德可以辱見盛氏則云以因也言已欲見尊者而無因見則見字指見先生異爵者言其說較勝　注云先生致仕者也異爵謂卿大夫也有士見于大夫之禮此則先生尊而請見卑是自降也云先見之者出先拜也曲禮曰主人敬賓則先拜賓者前經主人出迎于門外再拜賓荅拜固是先拜矣然彼之拜爲迎賓此拜爲先見其所以拜不同張氏惠言云當出門北面再拜如相見賓擊之拜與鄭解先見爲先拜故引曲禮以證之曲禮本文作客此引作賓者二字通也吳氏疑義云以本欲往見今先見之於家曰先者對往見爲後也其說亦通敖氏謂先拜之先當作走非矣

右先生異爵者見士

非以君命使則不稱寡大夫士則曰寡君之老謂擯贊者辭也不稱寡者不言寡君之某言姓名而已大夫卿士其使則皆曰寡君之某檀弓曰仕而未有祿者君有饋焉曰獻使焉曰寡君之老　疏　正義曰注不稱寡者毛本作君嚴徐集釋作者是也○此節疑有譌舛解者雖多卻少確詁今惟擇其近是者錄之以待後人考定焉李氏云玉藻曰大夫私事使私人擯則稱名公士擯則曰寡大夫寡君之老公事爲擯謂聘也上大夫曰寡君之老下大夫曰寡大夫儀禮細解引三禮館議云此經據玉藻釋之文義自明非以

君命使句所謂大夫私事使也則不稱寡大夫句所謂私人擯則稱名也士一字爲句所謂大夫有所往必與公士爲擯也則曰寡君之老句所謂公士擯則曰寡大夫寡君之老也此說依文衍義似屬可從然士上必添公字士下必添擯字乃明且寡大而上下分屬亦少的義戴氏震校集釋云玉藻篇上大夫曰下臣擯者曰寡大夫自名擯者曰寡大夫寡君之老下大夫自名擯則曰寡大夫寡君之老稱名公士擯者稱上大夫曰寡君是上大夫自稱下大夫曰寡大夫然必公士擯乃得稱之此文當云非以君命使則不稱寡大夫寡君之老互相爲義衍士則曰三字經文士之老下本無士字經文士擯則曰寡君之老稱寡大夫寡君之老正與玉藻公士之老互相爲義衍士則曰三字耳經文士云據賈疏大夫下本無士字經文士字因下文士大夫則曰下臣而衍也今案盧氏文弨朱氏大韶亦俱從戴說然唐石經及各本皆有士則曰三字未可必其爲衍也汪氏中校本改士爲使云據鄭注讀經不稱寡君之某可證矣注讀經不稱寡爲句又云其使則皆曰寡使則不稱寡君之某也云大夫使者謂大夫以君命使則當曰寡君之某也二語反復相應上不言大夫下不言以君命使也則不稱寡大夫句所謂大夫有所往必與公士爲擯也則曰寡君之老句所謂公士擯則曰寡大夫寡君之老也此說依文衍義似屬可從然士上必添公字士下必添擯字乃明且寡大而上下分屬亦少的義戴氏震校集釋云玉藻篇上大夫曰下臣擯者曰寡大夫自名擯者曰寡大夫寡君之老下大夫自名擯則曰寡大夫寡君之老稱名公士擯者稱上大夫曰寡君是上大夫自稱下大夫曰寡大夫然必公士擯乃得稱之此文當云非以君命使則不稱寡大夫寡君之老互相爲義衍士則曰三字經文士之老下本無士字經文士擯則曰寡君之某也二語反復相應上不言大夫下不言以君命使也則不稱寡君之某也云大夫使者謂大夫以君命使則皆曰寡君命卿士二字非釋經士字乃指上大夫卿而言古者通謂六卿爲卿士案方氏苞亦謂士當作使其說不如汪說之善然經作士已久改使亦嫌無據也其餘敖郝諸家之說尤無足取此文似當在闕疑之列矣注云謂擯贊者辭也者言此皆擯贊稱謂之辭非自稱也者言不稱寡者不言寡君之某言姓名而已者盛氏云不言寡君之某指大夫言不兼士也下大夫曰寡大夫上大夫曰寡君之老故言某以該之案言姓名者據玉藻云大夫私事使私人擯則稱名也云大夫卿士其使則皆曰寡君之某者案卿士謂上大夫也或謂卿字爲衍文似無確據云檀弓曰仕而未有祿者君有饋焉曰寡君之賜盛氏云注引檀弓蓋取使焉曰寡君之義證公事使則稱其君曰寡君也之老者盛氏云注引檀弓蓋取使焉曰寡君之義證公事有寡君之老之文而衍耳今案盛氏釋注俱是此注與經亦未盡協姑依文釋之

凡執幣者不趨容彌蹙以爲儀

不趨主愼也以進而益恭爲威儀耳正義曰敬文則玉亦稱幣小行人合六幣是今文無容疏也對文則幣爲束帛皮馬及禽摯之屬是也此執幣亦指見君言故容彌蹙與執摯見君者同不曰執摯而曰執幣者蓋兼朝聘見他國之君言之故云凡

也注云不趨主愼也者賈疏據玉藻謂趨有疾趨徐趨二種此經不趨者謂不爲疾趨故云主愼也又謂徐趨則下文唯舒舉前曳踵是也此不爲疾趨亦不爲徐趨但徐疾之間爲之案玉藻曰圈豚行不舉足齊如流又曰執龜玉舉前曳踵縮縮如也鄭注皆以爲徐趨之事賈說本此云以進而益恭爲威儀耳者案進而益恭釋經容彌蹙之義也云今文無容者胡氏承珙云無容字則於義不明孟子其容有蹙古文有容義長故鄭從之

執玉者則唯舒武舉前曳踵

曳踵唯舒者重玉器尤愼也武迹也舉前曳踵偏躡跲也今文無者古文曳作拖釋文集釋通解俱从手毛本从木作柂

疏正義曰曳加點非拖本俱無朱子云案注疏以舒字絕句矣其說近是今案注摘唯同唯武則舒然則讀武字屬下讀也盧氏云上凡執幣節疏舒二字爲訓非以武字絕句是也案明以舒武連讀校勘記云注疏實不以舒字絕句玉藻曰君與尸行接武大夫繼武士中武皆以武字爲句古文曳作拖嚴徐釋文集釋通解俱从手毛本从木作柂案說文手部有拖字木部無柂字从手爲是○張氏爾岐云執玉本朝聘鄰國之事因言執摯相見遂兼及之今案此及執幣兩節皆因執摯類及也

注云唯舒者重玉器尤愼也舉前曳踵偏躡跲也今文無者古文曳作拖釋文集釋通解俱从手毛本从木作柂案說文手部有拖字木部無柂字从手爲是○張氏爾岐云執玉本朝聘鄰國之事因言執摯相見遂兼及之今案此及執幣兩節皆因執摯類及也

尤愼也者玉視幣更重故舒徐其武較之不趨者爲尤愼也云武迹也者曲禮曰堂上接武鄭注亦云武迹也中人之迹尺二寸云舉前曳踵後跟也謂將行之時初舉足前後曳足跟行不離地恐致躡跲也云今文無者者上執幣者有者字此執玉者亦當有者字無者脫也云古文曳作拖者案曳拖聲義並同檀弓貧手曳杖釋文曳字作拖鄭以曲禮諸篇多作曳踵故不從古文也

凡自稱于君士大夫則曰下臣宅者在邦則曰市井之臣在野則曰草茅之臣庶人則曰刺草之臣他國之人則曰外臣

宅者謂致仕者也致仕者去官而居宅或在國中或在近郊之地今文宅或爲託古文茅作苗刺猶刻除也疏正義曰戴氏云經當作上大夫攻前疏云玉藻上大夫字摩滅各本訛作士大夫曰下臣與此同也盧氏云石經士字甚清楚不如戴說今案自稱于君何以但言上大夫而不及下大夫與士如戴說則此節有脫誤矣各本作士仍之草茅之臣毛本草作艸唐石經嚴徐閩本釋文集釋通解要義敖氏俱作草注謂致仕者也致仕者通解毛本脫

下四字嚴徐集釋俱有刺猶劉除也此句嚴徐集釋通解陳單注本俱在注末今文宅或爲託陳單注本毛本俱在任近郊之地下毛本在注末今文宅或爲或字通解無文字有或字集釋有文字無或字今從集釋○張氏爾岐云此與君言之時其自稱有此數者之異今案士大夫敖氏謂見爲臣者是也統口下臣而不分別者與出使擯贊辭異也他國之人敖氏云亦謂者也致仕者去官而居以市井草茅之臣謂士大夫而下別云庶人曰刺草之臣故注以致仕者訓之與孟子不同案孟子在國曰市井之臣臣在野曰草莽之臣皆謂庶人此經先言宅者而後言庶人則宅者與庶人異若如敖說以宅者爲未仕而家居者則與庶人不傳質爲臣者正同經何爲區別乎故知市井草茅士相見與孟子文略同而實異姜說是也周禮每以國中與野對言故知此在國中或在野也云周禮載師之職以宅田任近郊之地者鄭於彼注易先鄭之說以宅田爲致仕者之家所受田而即引此經宅者爲證也儀禮釋宮云案書酒誥曰越百姓里居傳云於百官族姓及卿大夫致仕居田里者彼言里居即此經言宅之義天子畿內公卅三

采地三等大夫九三公致仕者之田三次國二十一卿致仕者之田六小國六十卿大夫致仕者之田二十七並見王制注諸侯亦當有卿大夫致仕者之田但其數未聞耳云刺猶劉除也者廣雅釋詁云劉削也然則刺草即謂削除其草矣云今文宅爲託古文託字爲長謂羈旅之人寄託於此國者也襄二十七年左傳衛子鮮出奔晉託于木門終身不仕是其證託者若仕則自稱于君與士大夫同不仕則或曰市井之臣或曰草茅之臣而已孟子庶人不傳質爲臣不敢見於諸侯今文託字爲長謂羈旅之人寄託於此國而不仕亦是不傳質爲臣者故其自稱于君者相若也案宅者之義當以鄭注爲正此亦可存備一說胡氏承珙云說文侂寄也从人庄聲庄古文宅與言部託字音義略同故今文假託爲宅古文又假苗爲茅洛陽伽藍記有魏時苗茨之碑苗茨即茅茨也鄭於經文則皆從其正者○劉氏敞補士相見義曰自天子至于庶人皆有摯摯者致也所以致其志也天子之摯鬯諸侯玉卿羔大夫雁士雉鬯也者言德之遠聞也玉也者言一度不易也羔雁也者言進退知時也雉也者言死爲志大夫以進退爲志士以死節爲志明乎其志之義而其節也故天子以遠德爲志諸侯以一度爲志卿以有禮爲志大夫以進退爲志士以死節爲志明乎其志之義而

天下治矣故執摯也者致志者也君之摯以事神臣之摯以養人唯君受摯者唯君受養也非其君則辭摯不敢當養也古者非其君不仕非其師不學非其人不友非其大夫不見士相見之禮必依于介紹以言其不苟合也必依于摯以言其道可親也苟而合唯小人無恥者能之君子可見也不可屈也可親也不可狎也可遠也不可疎也賓至門主人三辭見賓稱摯主人三辭摯所以致尊嚴也大夫以禮相接士以禮相諭庶人以禮相同然而爭奪興于末者未之有也人苟悅而相若者末必爭苟簡而相親者末必怨是故士相見禮者人道之大也所以使人重其身而毋邇於辱也所以使人愼其交而毋邇於禍也唯仕於君者召而往未仕而見於君者冠而奠摯在邦曰市井之臣柱野曰草莽之臣君雖召不往也是故雖有南面之貴千乘之富士之所以結者禮義而已矣利不足稱焉刑罰行於國所誅者好利之人未有好利而其俗不亂者也無介而相見君子以爲諂故諸侯大國九介次國七介小國五介

右廣言稱謂及執幣玉之儀附士相見禮

卷四終